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九九冊目次

讀四書叢說八卷 （元）許謙撰 元刻本 〇〇一
大學通一卷中庸通一卷論語通十卷孟子通十四卷 （元）胡炳文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〇八

讀四書叢說八卷

（元）許謙撰

元刻本

讀四書叢說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許謙撰。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已著錄。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黃溍作謙墓誌、亦稱是書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所載卷數與本傳相同。明錢溥祕閣書目尚有四書叢說四冊。至朱彝尊經義考則但據一齋書目編入其名、而註云未見。蓋久在若存若亾間矣。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亦非完書。然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卽益以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意該。或有難曉、則爲圖以明之、務使無所凝滯而後已。其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證、有足補章句所未備。於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

吳師道讀四書叢說序
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為
而其徒記之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
金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
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發明
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
固蔑以加矣門人高弟不為不多然一再傳之後不泯
滅而就微則泮渙而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
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
為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齋為標注點抹提挈開示
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孟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

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己意併載之君上承淵源之
懿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
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言表咸說具於胸中向難開陳
陳無少疑滯抑揚反覆使人昧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
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為一時之盛今
觀叢說之編其于章句集註也奧者白之約者暢之要
者提之異者通之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于
訓詁名物之缺考證補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
微牾則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
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欲通
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

君之說亟非適道之津梁示學者之標的歟先是君未
沒時州人有得其書而刊之者君聞亟使人止之且恐
記錄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達為善本諸生謂予嘗
辱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北山首見勉
齋臨川將別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
錄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囑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
守為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
傳緒不差闡大光明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
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
平時其言好惡同異喜大耻小延平語以吾儒之學理
不患其不一所難分不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

書數十萬言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讀字求
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為人
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
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併著之君名謙其世系履
行與凡他經論著詳其友人張樞子長所為行述茲不
復贅云
黃溍作墓志曰先生叢說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嘗曰聖
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
義廣讀者或不能悉究其義以一偏之致自異初不知
未離其範圍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右白雲先生文懿許公所著讀書叢說六篇先生之
子元與門人俞實吏等之所校讎其文字無譌舛可
誦習東陽張樞考其終始而序次其說曰古者左史
記事右史記言春秋者左史之流而書者言與事皆
記之也古書篇第至多聖人取其嘉言善行可以垂
世立教适於時切於事者定著爲書百篇凡聖賢傳
道之微旨帝王經世之大猷盡在是矣遭秦滅學漢
興掇拾補綴於焚棄之餘雖有所佚亡猶幸其不遂
堙没而無傳於世也於是立之學官以教學子孔安
國始爲書傳辭義簡質至唐孔穎達撰正義以推演
其說其以後書說寖廣見於著録者數十百家疲精
神弊枯竹間有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以出夫二家

之說焉朱子之爲經於書屬之門人蔡氏固嘗質疑
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也
本朝設科取士並絀衆說而專用古注疏蔡氏猶以朱
子故也蔡氏之說或有未備仁山先生文安金公於
書表注通鑑前編引書語中說剖析而著明之矣先
生受學之久聞義之邃獨患是經之傳出於朱子之
門人苟一毫之不盡則學者無所折衷非所以稱
國家崇奬訓厲之意迺研精覃思博求其義爲之圖說
以示學者使人人易知焉於是言行並彰細大畢備
書之奧義微旨至此無餘緼矣叢說中所引傳疏諸
家之說或采掇其辭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蓋
皆有所裁定而畢致其意非徒隨文引援而已雖其

說時時少異於蔡氏而異者所以爲同也先生嘗誦
誦金先生之言曰在我言之則爲忠臣在人言之則
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正六年門人南
臺監御史白野普化怗睦爾與其僚大梁楊公惠移
浙東廉訪使謂先生之遺書雖已行於世而學者倦
於繙録使得鋟板以傳此誠學者之幸廉訪使既受
牒轉移浙東宣慰使請下屬郡取於校官羨財以給
資用如監察御史言於先生所著詩名物鈔八篇四
書叢說二十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樞聞古之有道
有德者必推己之所明以發人之所未明己得之而
後施於人禮樂政教之謂也夫豈自爲己哉其或遯
迹無位不能見之事業將以正人心覺來世者莫大

乎爲經自世學不明而士之爲經者各騖其偏私以
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
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
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奇新不求近名卒以救往說
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没而其言立
其施於人者博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尚考行易
名而今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
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傷黃公溍所爲墓志序銘茲
不述至正七年丁亥歲夏五月壬寅朔序

讀大學叢說

東陽許謙

序

章句序作三大節每節又分作兩段

自篇首至非後世所能及爲第一節

首兩句言大學之用蓋自至之性言得於天之理人人皆同然其至不能齊言得於天之氣人人皆異是以至全之言因氣之昏弃引物欲故失其善一有至後其性言得其氣之至淸至淳者爲聖人自然能盡其性於是體天道立標準而敎化其民欲人復其已失之性此原三皇二帝立敎之始

三代之隆以下言設敎之法至周大備

自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爲第二節

周衰至鮮矣言上無聖君而聖人在下移其敎於下君師之職始分此天運之失常世道之大變然敎法尤詳聖人有位者其政敎止及於當時孔子之道有所畀付筆之於書而傳敎於萬世人雖沒而書則存後有興者可復振

俗儒記誦以下言人亡敎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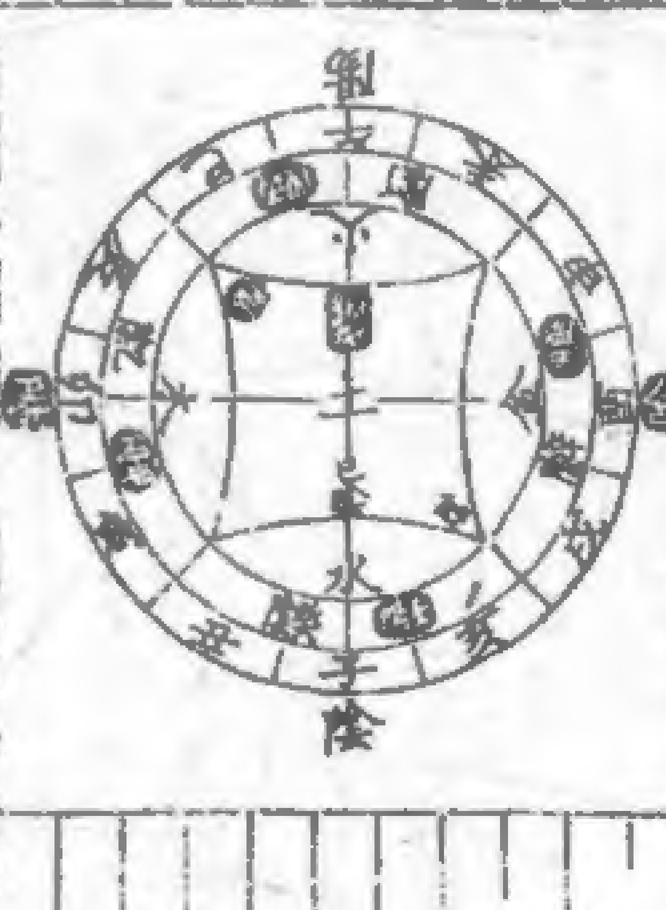
自天運循環至篇終爲第三節

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

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

性圖

陰陽五行相涵之圖



陰陽五行合下齊有非是先有陰陽後生五行古人察氣之來往便立陽陰之名又見流行者有微有甚又立五行之名康節推天地自開闢至于復闔十有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一元之間只是一箇大來往而已一元有十二會則子至巳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氣之來爲陽午至亥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氣之往爲陰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小而歲月日時大而元會運世只一般今於一歲之氣上易見冬至之日陽氣生於九泉之下至春則上至地面漸舒布夏而盛秋則收斂冬而伏藏又復起于九泉矣循環無端以歲序則自春始爾一元亦不過如此然則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之間各有陰陽有陰陽則有五行矣

木神爲仁火神爲禮金神爲義水神爲智土神爲信凡言往來開闔只是說氣然必有理爲之主氣譬如舟所以乘載理譬如柂所以運舟者也此所謂神即理之妙者也大抵說陰陽五行只是說氣而理自然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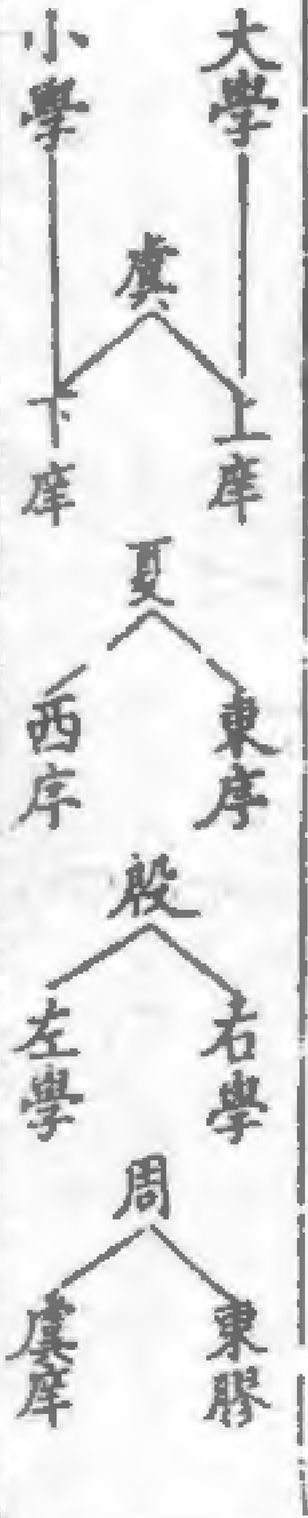
太玄木爲性仁金爲性義火爲性禮水爲性智土爲性信五性本於五行者如此細玩其理無不脗合鄭康成乃謂水神爲信土神爲智者非是

天之生人理氣俱到然有此氣故理有所泊是以說者多是先說

氣如中庸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
是也此序却先單說理然後言氣質又著然字反接蓋要見人
性本善而全皆可為聖賢却被氣質有偏故受而生者不等是
人皆可以學文又不可不學也
氣禀不齊大約且分四等曰清濁純駁清者智而濁者愚純粹者
賢而駁雜者不肖此以四者不雜兩端極處言之若清多濁少
濁多清少純多駁少駁多純少或清而駁或純而濁萬有不齊
故人之資質各各不同
聰明睿智聖人之資質聰明不專在耳目蓋主於心而言也聽得
精審見得明了皆是心上事睿是思通乎微智是知識周徧睿
如物格智如知至
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質之稱
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
天命為君師天非能諄諄然命之也天理只在人心天下朝覲訟
獄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人心既歸即知天命歸之
矣故孟子曰天與之人與之

治者法制禁令賞善罰惡凡政事施設皆是教者躬行心得能感
化而可推充者也大小學之教固在其中
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為至高至中之喻今匝角亭子之棟最可
見故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此是聖人更天位為父子則極於
慈孝為兄弟則極於友恭至於百度萬行一言一動無非天理
之正中立此標準於上然後臣民莫不仰視爭趨興起而效之矣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
子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
子弟曰百姓曰鄉萬民則司徒主鄉學之教曰胄子曰國子弟
而成均又國学之名則典樂主國學之教也
三代之降是專指夏禹商湯武王周公之盛時是言聖人一代之
興必損法度改制作亦因前代之舊而增益之至周公則大備矣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
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氏注曰上庠
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

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孔
氏疏曰養老必於學者以其孝悌也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
謂士及庶人在官者



陳祥道曰四代之學如此而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記曰
天子設四學周之制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成均以成性也又
曰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
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
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
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
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即祀先賢於西學也
所謂祭於瞽宗者也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

膠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
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尊
上東而下西商尊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而右學東
序蓋與成均竝建於一丘之上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
養老更也

陳氏周學圖

商之右學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
夏之東序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

朱子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亦因
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
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
頖宮周學也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孟子曰夏曰校

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項安世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以成性也有虞氏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而命之曰序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至於商先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備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廱郊言其地璧言其象皆假借字也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州皆立夏序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矣

項氏周學圖

右天子之學即下宮之學諸儒之言不同

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名曰頖宮長樂陳氏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以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也

右諸侯之學即國都之學

鄉 五州 鄉大夫卿	萬二千五百家	遂 五縣 遂大夫中大夫
州 五黨 州長中大夫	二千五百家	縣 五鄙 縣正下大夫
黨 五族 黨正下大夫	五百家	鄙 五酇 鄙師上士
族 四閭 族師上士	百家	酇 四里 酇長中士
閭 五比 閭胥中士	二十五家	里 五鄰 里宰下士
比 比長下士	五家	鄰 鄰長無爵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疏曰按書傳說云七十致仕而退老歸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漢書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陳祥道禮書曰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又曰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注鄉飲酒義云庠鄉學也此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又曰黨有庠疑夏殷禮也

右鄉學天子之制百里爲近郊二百里爲遠郊有六鄉二百里爲遠郊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國三里之郊 按上注疏所言則閭里以上凡

鄉州黨族遂縣鄙酇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爲小學餘皆大學也

大戴禮曰王子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束髮而就大學白虎通亦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曰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按大戴禮是王子入學歲數書傳前說是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入學歲數遲速不同程子止據大戴禮酌中爲定朱子從之

灑埽應對進退是其所行故教以其節六藝非幼少能盡行故教誦其文灑者播水於地以浥塵埽者運帚於地以拚塵也 實水于盤攘袂及肘堂上播灑室中握手灑之節也 如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鄉而扱之如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又如凡拚之紀必由奥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之類是埽之節也扱音吸拚弗運反鬣力輒反帚也擖又作揲舌也擖以涉反執箕以舌自鄉也 如先生問焉終則對如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入如長者不及毋儳言毋勦說毋雷

同之類應對之節也　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
退不敢退如侍坐於君子請見不請退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
還屨問日蚤莫請退可也之類進退之節也
禮謂五禮吉禮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之禮凡十有二凶禮喪荒
弔禬恤凡五賓禮朝宗覲遇會同問視凡八軍禮師均田役封
凡五嘉禮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凡六　樂謂六樂雲
門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
樂　射謂五射白矢謂矢貫侯過見鏃白參連前放一矢後三
矢連續而去剡注羽頭高鏃低去剡剡然襄尺謂臣與君射立
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則失井反襄音
讓　御謂五御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馬動則鸞鳴和應
則和應逐水曲謂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謂若毛
詩傳云褐纏旃以為門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也舞交
衢謂在交道而車旋應舞節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
使左當人君以射之　書謂六書象形謂日月之類象形体為
之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會合人意也轉注謂
考老之類建類一首左右相注　處事謂上下之類　假借謂令長
之類一字兩用　諧聲謂形聲一也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工可
為聲　數謂九數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粟布以御交質變易衰
分以御貴賤稟稅少廣以御積冪方圓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
輸以御遠近勞費盈朒以御隱雜互見方程以御錯糅正負句
股以御高深廣遠衰初危反稟力錦反冪莫狄反朒女六反
天子元子將繼世有天下衆子將封國為諸侯以至二字包諸侯
在其中諸侯元子將繼世有國衆子將為大夫公卿大夫元士
適子皆將繼世有祿位不問賢愚皆必當學者公卿大夫元士
之衆子則與凡民同擇俊秀入大學焉
漢有秀才士之美稱也此史萬人之秀曰俊凡俊秀只是人才出
衆之名
次第言小大入學之年節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八條目
心得不是知得是此身体道而行理與神會契合之妙者所以著
在躬行之下
日用如飲食起居皆是彝倫只是五者之常倫

性分是從天理大原頭分來底職分是見與他位君臣父子長幼
朋友隨事合當做底
陵小山也夷平也陵夷言丘陵斜阤漸漸與地夷平　教化廢壞至
於無類此
誦傳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之傳是傳之當時與下詔後世封說
支若木之末流若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支流餘裔却
是止把水與衣二者來比謂支分之流餘末之裔也
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節目謂八條
即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為規模上七條為節
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節做工夫行至
于極然後可以天下平
俗儒是害於內者異端是害於外者凡非聖人之道而別立異論
者皆異端此是總名虛無寂滅又是其中目之大者老氏以無
為道而其用專以清靜為宗釋氏以萬物皆空然後見其本性
而以寂滅為期聖學止是五常人倫一切都是實事全然相反
矣　權變詐也謀陰計也術數小道智數也百家各自立意持
論人人不同諸子小說是也衆技陰陽卜筮醫藥種樹雜技是
也一切就功名者專以功利惑世百家衆技又以新奇詭異鴟
福射利之說誣民所以人皆昧昏奔趨之不暇是故流連汩沒
不復知仁義之歸是充塞而不能行也　雜出乎其間是俗儒
異端之間蓋老釋二教雖背正道然其立言高遠又與塵俗勢
利之塗故彼他立得根基牢若可與正道角此外則必須依傍
以成說故必出乎二者之間　漢藝文志權謀家兵法也數術
家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也方技家醫藥之類也此序
盡用彼名而所該者或廣
如月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
行
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底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痼如
病著於身而不可愈
戰國以來固是治少亂多然五季五十三年間五易代八易姓千
時天下分裂為十餘國爭地殺人無日無之至於弑父弑君某
擄頹奪攘篡詐無所不有人倫盡喪天理消亡自古以來未

有其於此時故曰季世
治休美而敎詳明
表而出之章而顯之
指歸趣向趣言其始歸言其終
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爲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
朱子不得爲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切

經

經一章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下逆順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敎人之法其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

凡言道有二意天理氣化運行不息者謂之道人由義理而行亦謂之道聖人贊易多言天之道餘經中所言皆是言人所行之道也此大學之道又非二者之謂却是言大學中敎人循爲之方猶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

凡言德亦有二意得天理而存於心者德也行道有得於心亦德也此明明德字就得處言則是上一意及加明之之功而有得

於己然後有下一意

人之初生禀天地之氣以爲形禀天地之理以爲性理無有不善則其性亦皆善所謂德也以其虛靈而能具萬物之理而可應萬事故謂之明德氣則有清濁淳駁之不同得清者爲智得濁者爲愚淳者爲賢駁者爲不肖此朱子所謂氣禀所拘及其有知又爲物欲牽引於外內有私意逐物而起此朱子所謂物欲所蔽也氣禀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物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因此二者所得之明德竟被昏昧學者當慎開發昏塞之功變化其氣質消去其物欲使此德復明此明明德之意人之生同得此理與我無異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亦如我之用功明其德此新民之意

天以善理賦人而人受之存於心者爲性故性字從心從生具有此心即有此理也得此性存於心其本則盡具萬物之理其用則可應天下之事故謂之德然性是單說理德是就泊在氣上處說故如此光明洞徹縱橫妙用應物無窮不可離氣言之然不可離氣言之蓋此理搭在正通氣上方能如此明若搭在物之偏塞氣上如何會具衆理應萬事是故不可離氣言之也但不可道明德是氣耳此要體認

三句固是大學之綱領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爲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爲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事對舉而新民亦是明德中事

知止謂知至善所在定以理言靜以心言安以身言慮以處事言得謂得其所止

定靜安屬知慮得屬行定靜在事至之先安在事至之際慮在處事之時得在應事之後靜如不惑安如不動心朱子以不惑解不動心固若一般今且借此分開體認二節靜是明物理各見有定向後其心自然無紛擾故曰如不惑安是事來之時素有以應之如俗語不手忙脚亂故曰如不動心看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曾子皆是就臨應事上說　此安字與朱子所言略有不同然亦不妨通意試審思之

物即事也事即物也物有形而事無迹故至善就明德新民以己對人言故曰物五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事朱子語錄曰對言

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則兼事在其中如仁者不過乎物所謂物亦只是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此處上明字又與篇首上明字稍不同此謂推明明德之道於天下下明德字包章首明明德三字章句使天下之人使字体貼上明字意

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

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旣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爲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

八條目前段自下說上者明明德新民工夫後段自上說下者止至善之功効

格物致知以知言誠意以下以行言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比本字與身而言上該誠意正心下對家國
天下厚謂家薄謂國與天下家者父子兄弟夫婦所在固所當
厚國與天下皆推此以後之故當薄其勢自然如此此非是教
人薄於遠正是教人厚於近也君子之學只是要明得分輕重
之分既明則家厚而國天下薄自不容已

章句人之所得乎天原明德之所從來虛靈不昧解明字具衆理
應萬事解德字虛靈正說不昧反說作一貫看下推虛故靈虛
是体靈是用推虛靈故不昧虛靈是体不昧是用推虛靈不昧
故能具衆理虛靈不昧是体具衆理是用推其具衆理故能應
萬事具衆理是体應萬事是用又分看推虛靈故能具衆理推
不昧故能應萬事人之所得至萬事者也是明德正訓下三轉
却是就上明字但爲氣禀至有時而昏原其所當明然其本体
至未嘗息者猶其所可明下言明之之方復其初言明之之效
氣禀是內根物欲是外染氣禀濁駁甫微甚則物欲所染有淺深
明明德是要變化氣質消除物欲氣禀已一定物欲則日增用
功者但要隨時隨事止遏物欲使不行開發氣禀使通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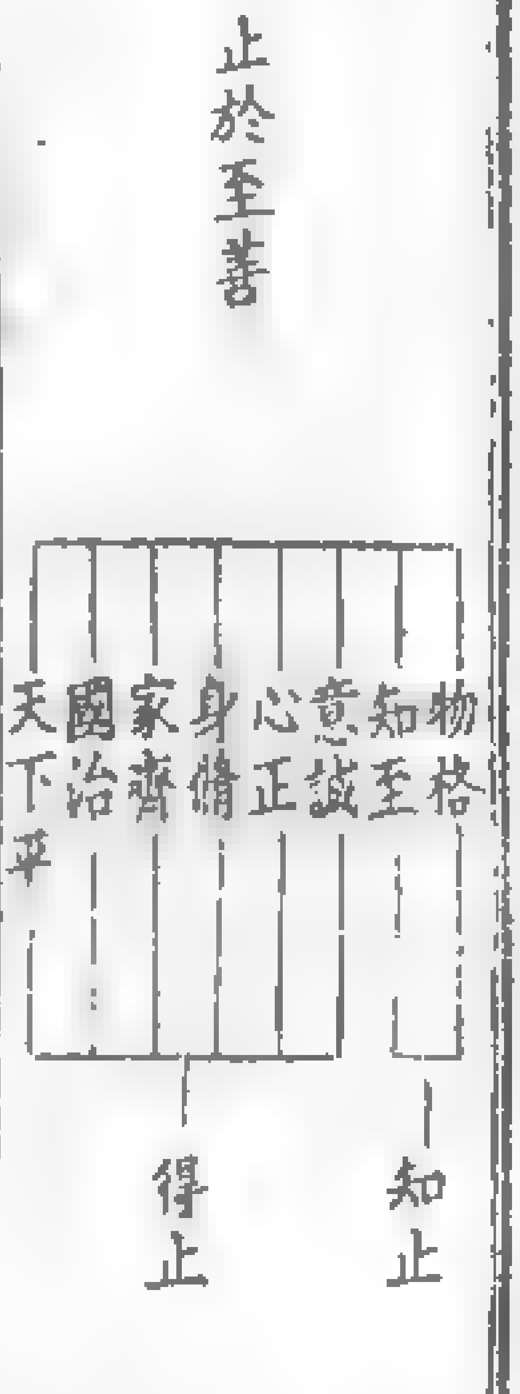
開發吾本有之光明所能至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即是義理極處即中必至於是
是不可不及不遷是不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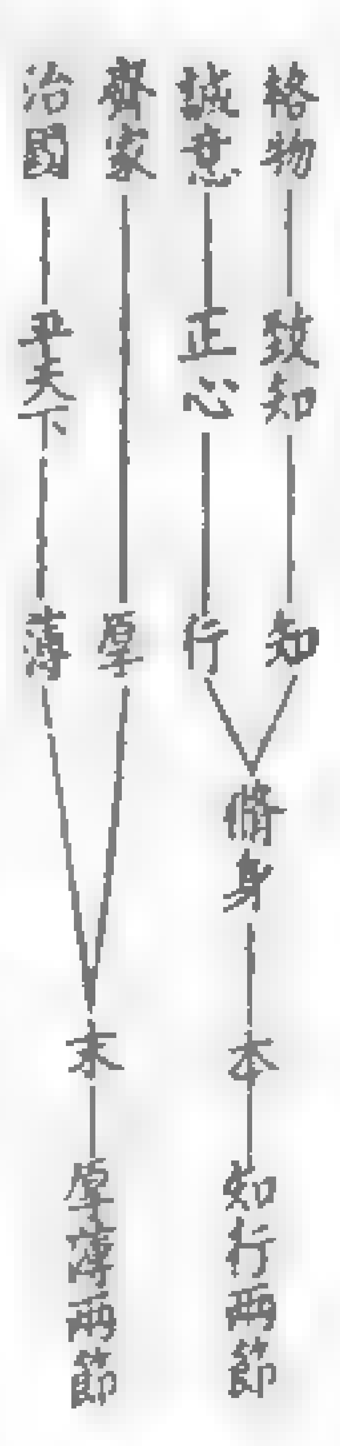
事理當然釋善字極釋至字

脩身以上至新民之事結八條目前節工夫而上至於明德新民
二綱物格知至至所止之序結八條目後節効驗上貫知止能
得五句而總於止至善之綱

三綱領八條目圖



本末圖



傳首章

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
明其德也曾子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
明德字

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
甲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顧諟上明字
明命即明德就天付予處說謂之明命就人得之而言謂之明
德

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末故遏使不是顧天之明命
雖是就付與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
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

帝典即堯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俊德即明
德

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功事者全當法此而用功
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
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

傳二章
古人沐浴用盤盛水以杓取水澆身以盤承之故刻銘猶今文言
果能眞能此一節自新即明明德之意
日日新是接續意又日新是無間斷不已意
第二節文公以新民爲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
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新民工
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
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矣
第三節周雖舊邦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
日新一節言自新接上明明德作新民是新民工夫其命維新言
新民功效第四節無所不是指言明明德新民兩事用其極言
兩事皆止於至善下接至善傳
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
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傳三章
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王者所自治王畿居天下之中四
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中各有至善之理人
當止之也
緝熙與敬止是文王作聖功用緝熙是接續光明謂明德常明無
時止息而又敬而行之則事事得其當而止於至善也緝熙体
上言敬止用上言爲人君以下是曾子之旨言文王止於至善
者如此君臣父子交是事仁敬孝慈信是五者之則即至善也
此五者人倫之大故曾子提出言之天下事無大小皆有至善
所以貴於窮理而力行
五止是曾子就文王之德之實而言使學者效之所無不敬而止
於至善也如文王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無凍
餒之老畀人不學之類止於仁也崇侯譖文王欲殺紂怒囚之
羑里文王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
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及既釋之乃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所謂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止於敬也禮記言文王爲世子事
王季之節及言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
以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止於孝也君子慈其子莫大於教
之使成聖賢之德文王之子武王周公爲聖人康叔封聃季載
爲賢者畢公召公亦以爲文王子則止於慈可見矣文王治岐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平虞芮之田而歸者四十餘國又如文王
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又如汝墳詩言魴
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則止於信可見矣
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德也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
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磋磨
緒序而進功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
至工夫不輟切磋曾子以喻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
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
曾子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脩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
天理流行直行至是處瑟兮以下皆以發言瑟兮僩兮曾子謂
恂慄是德存於中者赫兮喧兮曾子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
著
賢親樂利金先生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
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衆其賢中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
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廛安居樂業沐其餘澤
也
邦畿一節言物各有當止之地只平說止字緡蠻一節言知止穆
穆一節言止於至善淇澳一節言明明德止至善於戲一節言
新民止至善
章句丘隅岑蔚之處是山岑幽蔚之地岑銳則網羅弓矢不可
到蔚蔚則障蔽學不可及可謂知其地之善而止之
朱子注文王之詩曰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
不已其敬如此注敬見得緝熙乎純嘏同使我得繼而明之以
至於純嘏也注敬之言有緝熙于光明曰緝而明之以至于光
明而注此則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或問曰連續光明自無不
敬而所止皆莫非善也以二詩之注例之則此熙字非指光明
之實乃緝之熙之見緝續之光明之也其重在敬字謂緝熙其
敬而自然止至善也二詩言緝熙純嘏緝熙光明而此詩則緝
熙其敬也
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是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之

閒曲折隱微處
推類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
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友弟恭之目又推凡天下
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
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彊毅曾子以恂慄釋瑟僩而朱子
謂恂慄者嚴敬存乎中金先生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
密是不麤疎武毅是不頹惰以此最轉体認則瑟僩之義可見
宣著盛大是四字兩意總解赫喧二字
講習討論是一串說省察克治是兩節事所講之又重習之復討
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審察精詳此求凡有未善
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
饒雙峯曰咏嘆言其詞淫泆言其意味溢乎言詞之外
也

傳四章

聽訟是新民之末節治國平天下豈專在聽訟乎況齊家一條歸
訟更用不著古人言語不是道雖是解經亦偶假聖人兩句來

說一事以爲例爾此章當自下看上從大畏民志起聖人言爲
人上而聽斷獄訟得其平我亦與衆人無異然爲治者致民有
所訟方爲之剖斷亦末矣必使民皆無可訟之事乃得其本也
此語有未發之意故曾子引之而續以明之其意蓋曰何以使
民無訟蓋上之人能使無情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天下
事是非自有一定爲人不肯認己之非而妄與人爭故致訟及
至訟庭亦以非爲是用虛妄誑誕之辭強辯力爭以惑上聽上
之人爲其所誑而亂事之真是非則人無所忌憚訴訟者紛然
而起無實之言既不行則無訟矣又言何以使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必大有以畏服民之心志然後可然此句猶是歇後語不
曾說破何以使民志服是使讀者自思其實德明便可服人心
此謂知本一句只是結聽訟之本不是結凡新民之本詳讀可
見
聽訟是新民一端新民末也然須有其本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
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凡人爭訟必有一
直一曲只是爲聽訟者可瞞故雖理屈者也敢來爭若聽訟者

德既明則人自不敢欺人既不可欺其上則不敢爲惡不敢飾
非而民德亦新自然無訟可聽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
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傳五章

此謂知本饒雙峯云知本只是物格二字之誤知字仿佛與物字
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
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不必作衍文
大學在礼記中其次第錯亂不齊程子曾正之而未盡朱子重正
之分爲經傳其餘傳與經相合皆有條理惟格物致知無傳而
大學工夫始於格物若無傳則格物與用功之方朱子取程子
之意爲格物致知傳致知在格物是推極我之心知在窮究事
物之理只是一意但在我在物不同耳所以只作一傳不分爲二
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是先解致知即是格物一事見
在字意明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推知與
理之原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言氣禀物欲蔽者
不可不致格大學始教是言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爲始謂是

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
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但只把致格兩事統說在
裏惟極我之心知在窮究事物之理格物之理所以推致我之
心知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
來格去忽然貫通如知事人之理便知事鬼之理知生之道便
知死之道又如曾子聞一貫之說便說出忠恕來盖事雖萬殊
理只是一既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
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礙如冰消凍釋怡然與然處格物工
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
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礙方是然後又去格一物不可於一
事之中做半節工夫了便且住譬如看文字且於一章中窮究
其訓詁辭語旨意隱微處無不洞曉了然後看第二章此是一
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精粗無不
到天下事物至多固不可件件窮格但格得物多後不揀見甚
麼物來只把這道理格將去自然貫通文公曾把破竹譬喻大
意謂初破時逐節破數節之後一直破開去更無滯此喻最

红099 012

切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全体即前具衆理大用即前應萬
事程先生教人格物有三事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
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文公取在格物致知或
問中然三事又當以讀書為先
表裏精粗事事皆有且如子之事親其道當孝此是表如孝經一
書之中有許多節目又諸書言孝節目不一此是裏粗是節目
中之所當然謂其間事為禮節也精是節目中之所以然謂事
為禮節中之至理也
此章須兼看或問

傳六章

誠意只是着實為善着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毋自欺是誠意
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愼獨是
誠意地頭
揜慊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慊者
徒為人曾子以毋字禁之使人凜然知所戒又以二如字表之
使人知所趨

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僞也二如字曉者當實為
善去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為也此二句作兩層看
前愼獨以心言後愼獨兼所處言
潤身体胖已含脩身意
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
誠中形外
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
實也
苟且是去惡不決徇外是為善非為己也
章句於經云意者心之所發發如言初動處又於愼獨云審其幾
幾亦是初動處此固言心纔動便要實然心以体統言意即是
心發而應事處初動固要誠應事至於終亦要誠若只是初發
人未知時要誠及至事形之後却不以誠可乎愼獨而謂之審
其幾者是一動便須誠其實直至事之終首尾皆誠不然則發
已形見了此時於工夫却何所屬又不可入正心之目也下文
言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則是著於事為明矣而亦曰愼
獨又十目手所視指及潤身体胖皆歸之誠意則意字相關前
後始終可謂分曉
銷沮閉藏銷沮出於無心閉藏却是用意大凡為惡亦是有此氣
充此惡念行出出小人平時可謂張王為是他已曉得惡不可
為故見君子之事為善者一時慚愧前張王之氣銷沮自不可
留於是暫為善以閉藏不善厭鄭氏讀為黶注閉藏貌朱子加
銷沮字是閉藏之原若不銷沮則不肯閉藏也陸氏有烏斬烏
葉兩音說文厭琰反釋曰中黑也正是暗晦意思今宜讀從烏
新
用力之始言致知用力之終言誠意序不可亂謂致知然後誠意
功不可闕謂致知又不可不誠意

傳七章

有字當重看須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是人不可免者但不可有
之於心若一事有之於心則應他事皆不合理即是心不得其
正
集義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分限應去都不關

自家心事纔繫於物心便為其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或是
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過去了又却長
留在胷中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這都是為物繫縛愚
按朱子說此三箇有所可謂推明詳盡子莫執中事未來之有
所也莊周緣督應事際之有所也顏子不遷怒事過後不有所
也
事未來不可有意事已往不可留心
忿懥四者情也中庸言喜怒哀樂禮運言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是
情之名聖賢隨事提出告人所以不同
前言心不正是心雖在所應事上而情之用不當或以怒應當喜
者或以樂應當哀者後言心不在是心不在所應事上謂身心
全不相關所以前節便要察後節便當敬
懥等累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
大學忿恐好憂四字稍輕下四字尤重此章兩節前節說正心後
節說脩身
四者心之用固人所不能無傳是有所二字為重事來感此心隨

其輕重大小以理應之而適於中事既往則此心便消釋如此
則不是有所事來動此心彼他若得重則應之於重如忿至於
懥恐至於懼好至於樂憂至於患此是有所或固滯於心而以
忿懥疑當喜者以好樂疑當憂者亦是有所蓋四者便是喜怒
哀樂但喜怒哀樂是平說此稍不同忿懥怒也但忿是怒之暴
懥而怒而有未結意好樂則喜與樂也但好樂字有力而近於
欲恐懼憂患皆哀之類也但恐而至懼憂而至患皆有過當意
金先生謂此四者重累其辭即是情之勝而滯之深也朱子用
欲動情勝字蓋欲動是事來之初情勝是應事之際若此事已
往情猶留滯移以應他事而不當亦情勝也
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以下言既誠意又須正心

傳八章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本十事以其意思相似作五句親愛畏
敬哀矜是好上事敖惰賤惡是惡上事此十事亦日用常行必
不可去者但不可偏一偏則非好惡之正
金先生曰敖惰只是常情之所忽如卑幼僻妻之類若一向偏於

忽之則亦有不知其善之弊又曰前四事是心上失故在正心
章此五事在事上失故在脩身章
誠意章正言工夫又反覆言其弊正心脩身兩章皆是反說其病
緊要工夫只在誠意意既誠則所行都是善一邊事但恐遇事
時又有未盡善又要逐節關防

傳九章

孝弟慈三字是自脩身上說來以求齊家之原人自能孝弟慈
之道推之治國便是事君事長使衆之道
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
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
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前言孝
弟慈而此獨就慈上言者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就愛民處言
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僨事又
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爲善難爲惡易不可忽如此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一句只就桀紂上說桀紂雖惡其出
令亦未嘗不善只是民不從而從其好

藏乎身不恕是存乎身者無可推之道
孝弟慈而爲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是善底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仁
讓貪戾而國皆從是善惡兩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是舜帥天
下以仁而民從也一家仁讓一國仁讓而言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言
宜其家人詩中本言女子能宜家曾子引此以明孝者德化行於
閨門之內而使女子能宜家進一說第三引詩而言父子兄
弟足法亦是我之威儀全與善感誠心德化感格上下而父子
兄弟之慈孝友恭皆可爲天下法然後民法之也
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
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
爲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
治國平天下一曰感化二曰推充已有德人感而化於善者上也
推此道而充廣者次之然人不能盡化而所觀感者亦未必盡
天下之事故須有禮樂政教使人有可效之法是以大學中皆
具此二意此章章首至成教於國是化三所以是推保赤子是

就政所以使衆一條上說是推仁讓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
化有諸已無諸已是推三引詩是化

傳十章

此章分作四節看自章首至失衆則失國爲一節自是故君子先
慎乎德至不善則失之爲一節自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爲一節
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爲一節四節中又分爲小段看
第一節專反覆言絜矩分五段
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
老老長長恤孤是上之人能盡此則足以感於下興孝弟不倍
是下民觀其上而化之好善惡惡人心所同故上之人盡孝弟
慈而民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矣則上之人凡所
好惡民無不同者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
守其分以遂其孝弟不倍之心而不拂其好惡之情然後可不
然則上下與節不能均平齊一也是以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品
量位置以爲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故有絜矩之道上三句是
化絜矩是推

九章言孝弟慈十章亦言孝弟慈九章是推充是正說孝弟慈者脩身也所以齊其家推而治國者也十章是感化是發凡說上之人孝弟慈下之人便能如此則是凡上之人所欲得者下之人皆所同欲既爲人上則境內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無以成治平之功然而地大民衆必有規撫法制然後可以周徧而公平故須度義以取之故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絜矩之原在識其端而推已耳所推者只是好惡兩面在上者已之好惡無不得則使人人各得其好惡至於大小高下厚薄則隨人所當得之分

矩以器言即木匠之曲尺也以義言則方也總言則用曲尺以度方絜矩只是度義兩字

第二段專釋絜矩之義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自守所當得之分不侵越出外上之人如此則下民化之亦循其矩而不敢侵其外也

且如君十卿祿爲君者但於十分之外多有所取若不損百官便是損於民我所得既多它所得必少此即是不能絜矩凡事皆是如此

第三段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

此段言能絜矩之效

第四段節南山詩家父所作其首章曰節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赫赫顯盛也師大師三公惔燔也談言也卒盡也斬絕也監視也上兩句興兼比體下六句賦體言節然高大之南山維見其石之岩岩然此赫赫然尹氏居大師之位乃下民之所瞻望者今乃暴虐無道下民憂之其心如火焚但憂之極而不安默也甚而至於不敢相戲言語可謂極矣如此則國家既已放至斬絕汝何不監視之乎此家父刺下民困於尹氏之虐而爲此詩也大率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處却當兼下文看尤見分曉言爲人上者赫然如此則當謹絜矩之道不可稍有所偏偏則爲天下僇

此段言不能絜矩之害

第五段引文王詩言殷家未失衆之時則能配上帝既失衆之後則不能配上帝矣當監視之而知天之大命不易得也命不易即喪師而不配帝也下得衆言未喪師失衆言喪師也

此段結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

第二節言爲人上者明德爲本而財用爲末財固是國家所以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爲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中分五段

第一段君子先慎乎德至此有用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

第二段德者本也至施奪言當脩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

第三段財聚財散兩句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下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年年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

第四段言悖貨悖入兩句又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

第五段引書以結之與上文王詩相應

第三節言用人蓋治天下之要事在於用善人故也中分七段

第一段引楚書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曾子取其意而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第二段語見檀弓蓋重耳出亡在外而有父喪秦穆公使人弔之意欲使之爭國而舅犯之言如此大率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

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第三段引秦誓專言爲政者好惡之公私此段又當分作兩截看尚亦有利哉以上是一截以下是一截每節當假作三人休休中心樂易之意有一个臣其心誠一樂易而能容物者此

以在上為政者言有技以才言彥聖以德言上而斷斷休休之人見下有才有德者則能舉用而容之使可與國家而利及子孫衆民此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人

下截人之有技上自然含斷斷休休之反之意謂有一个臣其心傾雜傾險而不能容物者見有才者妬之有德者阻之使不得進既不能容引善人則惡人進以敗其國家而不能保子孫衆民此一截言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

第四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則放流上文媢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下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

第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第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

第七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善人也驕泰惡人也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此節雖主用人言然為君者自忠信則能用忠信之人其原又在上

章句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第一得失以人言之第二得

失以事言之第三得失就心上言至上之人心不善則事皆不善而失之故曰語益切

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一尚德尚財之得失二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之絜矩則失

第八節言生財之道前節但言內德而外財此節直言生財之方而生財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

第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呂氏解極明白切當而朱子謂務本節用太為精當生衆為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

第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第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絜矩者本多是推意此段却是化

第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豚雞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況為君者專事聚斂以奪民乎

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不過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

伐冰之家章句謂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周礼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大喪共夷盤冰共冒鑑胡監反鑒大口者春夏祭時用鑑盛冰而致祭物於其中以禦溫熱之氣防其味之變也夷尸也夷盤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實冰其中而以尸床寘其上所以寒人死之尸也

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生財之利

第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為再三戒用人之詳也

天灾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人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

此段言小人不能絜矩而生財之害

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於用人取財處為要於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讀大學叢說

讀中庸叢說上

東陽許謙

序

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之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孔子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孔子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此是言堯舜以前夫子翼易始於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自伏羲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不知其名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又不如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為始也

聖人大率有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行所謂性者也有學而成之聖積而至於大而化之所謂反之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然神明不測之聖也此言上古創始有位道與天合之聖人言動皆可為天下法則者為道統之始下此皆是接傳其統者

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為人而立法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至天祿永終王文憲以為舜典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此正傳心之要也

理與氣合而生人心為一身之主宰又理氣之會而能知覺者也

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亦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設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為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於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為道心之用矣如鄉黨所言飲食衣服之類皆人心之發在聖人則全是道心君子於每事皆合乎理義則亦無非道心也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朱子書傳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大旨皆同而傳注與作文之体自不同故此語尤簡潔易看

人心是所欲為之事道心是發應事之理人心聽命於道心只是事皆順理　危者既安則便是道

微只是隱微之意故難見今添妙字是貼繞微字說不必重看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

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辨別服理明至善審然後可精其動處也

私字就形氣上來善既見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為一人之私故必欲得於外以濟乎己所以易流於欲下當與公字對却用正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正則公意自在其中而正字於己切

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兼前道學字前面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者宜專指夫子之教哉

更迭交互推演紬繹

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為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慮遠慮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也固執者守之一也時中即中也惟君子為能執之也

綱維言道体之大綱與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

盡言綿奧

孟子推明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七篇

上言異端下言老佛是異端至多楊朱墨翟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

為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真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

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為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近易見也然而道德非聖賢所言之道德心性非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辨也儻無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又焉得辨之乎

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

章句輯畧或問三書既備於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脉絡却相貫穿通讀中庸一書分為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所章然其後有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皆詳畧所以正謂綱維細謂纓與諸說同異以下

專言或問

中庸

中庸大學二書與論孟二書不同論孟或聖賢自立言教人或隨問而答或記聖賢出處動靜日用皆是一條一件各具意趣庸學皆成片文字首尾備具故讀者不難然二書規模又有不同大學是言學中庸是言道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中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以名篇

解題

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逆而不正過是越過於中不及是未至於中不偏不倚是竪說中字指未發之体而言無過不及是横說中字指已發之用而言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出中字

平如地之平而無杌隉危峽當者一定之理無詭異又常久而不可變易惟其平正便可長久奇異險怪便不可長久乎横說常竪說此是正解庸字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須可庸乃中庸之道

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事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譬如置物不偏者在四方之正中不畧近東西南北之一邊不倚者井植倚於一邊而不正以心體而言不偏者渾然中正而無頗不倚者不著於喜怒哀樂之一事雖皆指未發而言然自有兩意不偏指其体之本然不倚指其用之未發

常字該前後自前而言則常定而無異自後而言則常久而不易

不偏不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詁正道定理兩句是釋中庸之義

始言一理者首章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而言之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合為一理者末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德以下是也究其極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

首章

首三句言性道教之名義總人物言之而主於人率性之謂道一句該上句而貫下句故篇中皆是說道而性教在其中蓋氣化流行不息者天之道也是理也人得天道之流行者為性當順此而行者人之道也所謂率性也亦是理也然率性惟聖人為能之聖人之治己則盡己之性接人用物則盡人物之性以衆人當率之而不能以失其生之本故以己之安行者品節之以為教使各知治己接人用物之道與之飭各得其宜則人與物莫不各得遂其性矣如此則雖開說名義而未嘗不貫穿為一也自道也者至篇終皆是明人當行之道而教其進之之方也

首三句是總說人物第二三句脩道固是人上意思多然聖人脩道亦和物都脩了物雖不可教是教人處物之道如春田不圍澤不殺胎不殀夭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林魚不滿尺不粥之類皆是順物之性而成就之不逆生意之意如馬絡頭牛穿鼻亦是也然於義反欠為老成

性即理也在天地事物間為理天賦於人物為命人物得之以生為性只是一物所以地頭不同故其名不同

理存於心故不可須臾離不可者有背其不能離之之意有戒其勿離之之意

不睹不聞己之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不睹不聞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說以言其定体如此戒懼恐懼與慎獨對說此言脩道之方前節是存養即致中之事後一節是省察即致和之事

戒懼不睹不聞謂但於不接物不當思慮時常敬以存其心究其極則至於無所睹聞之際亦當戒懼工夫至此而極密非謂止於不睹不聞時用功尋常只於此過故章句謂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玩常字雖字亦字可見蓋戒懼慎獨兩事包括定心之動靜故凡非有所主之思慮及接物時皆在戒懼界

限裏如此看然後與不可須臾離一句意脉相接續
經中於不睹上用戒愼字不聞上用恐懼字雖是分説其實合説
蓋不睹不聞只是無聲色無可見聞處非有兩端故章句總用
敬畏字以敬字體戒愼畏字體恐懼下又總言雖不見聞亦不
敢忽只是兼舉互見今且先當分戒懼與愼獨兩項界限蓋愼
獨是就裏面說出戒懼是就外面說入但起念頭處便是愼獨
境界無所思而有所睹聞自外來者皆屬戒懼境界獨是心欲
應事見聞是事來動心界限亦甚分曉不睹不聞是就極處說
章句用常存字雖字亦字皆是補貼起此意蓋心意不動之時
自有睹聞至於無所睹聞皆當敬畏然至於不睹不聞之地則
敬畏之工夫尤難但用意則屬已發矣愚嘗妄為之說曰當此
之時此心當無物而有主然又要看得眞會得活若著箇物字
主字而欲無之有之則又大不可矣以此體之而實存之久當
自見言愈多則愈為病矣

或問戒愼恐懼工夫如此與不思善惡及致虛靜篤之說何以異
曰冰炭不相入也彼學專務於靜吾道動靜不違彼以靜定為

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切截斷然後有覓聖人之學事來則應
事去則靜應事時既無不敬至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然
虛靜惟虛靜故愈靈明而發以應事無不當雖無睹聞若有當
思固思之無害但所思者正爾非以靜為功而置心如槁壁也

諸書不曾言戒懼工夫惟中庸言之蓋子思自性上說來學者欲
体道以全性若無此工夫則心未發時可在道之外邪

天者理之所出心者理之所存心知即理動即天知故有顧
於心則著見明顯莫大乎此豈必待人知之乎

中庸愼獨兼大學兩愼獨意大學愼獨是誠意地頭故先專主於
心而後乃兼於身中庸前既言戒懼工夫故愼獨兼外說章句
謂隱是暗處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內外言之細事非是小事是
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見聞者亦只是毋自欺之意

致中和是戒懼愼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
效驗

致中是適向裏極底致和是推向外盡頭

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
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君心正氣順則自然睟而盎背動容周
旋中理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
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
職又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育位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
全尔

此章首言性道敎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懼
愼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
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愼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
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敎在其中其用功處只
有戒愼恐懼愼獨六字而已

此書以中庸名篇而第一章乃無中庸字未發之中非中庸之謂
也蓋率性之謂道一句即中庸也此句總言人物是說自然能
如此者在人則惟聖人能之是中庸也若衆人則敎之使率其
性期至於中庸也

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蓋人物之
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隨所遇有生人物之

異氣通者為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為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
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
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

天生人物是氣也而理即在其中理主乎氣氣載乎理二者未嘗
可離故本文天命之性雖專言理而章句必須兼氣說若不言
氣以成形一句則理若在何處安有所謂人物蓋言氣則有善
有惡言理則全善無惡故子思專舉理以曉人謂此理具於心
者謂之性即道心也率者循此而已脩者品節此而已學者學
此而已自可欲之善進而至於大而化之全此而已章句云天
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總說却分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兩
句下猶合也一句隱接理亦賦焉說於是人物之生以下却
是專說理以釋性字若不兼氣來說則氣字說不去既全是
理則人無不善又何須教

動靜闔闢往來屈伸只是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定陰陽之名然
寒不能遽暑暑必不能遽寒皆有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五
行之名既正則見得造化或相生以循環或相制以成物錯綜

交互其用無窮矣然而陰陽生五行而五行又各具陰陽亦不可指其先後也

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爲健順五常之德蓋健是陽之德順是陰之德五常是五行之德七者亦皆因氣而有此德人物雖皆有只是人全具而物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虎狼父子有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他德之類

健者陽之德順者陰之德五常者五行之德然此健順不是言乾健坤順就造化上說此是就人物上言其性自具此七者

性中只有五常而此加健順是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礼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礼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謂順理之自然者行之即是道率字不是工夫只是順說蓋中庸首三句且只說性道教三者之名義聖人品節爲教之後下面方說學者工夫

品節是品量節約

氣稟或異應上氣以成形說此其所以聖人立教也

人物所當行者固人物各率性之道然惟聖人能盡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故可品節之以己之所能者使人能之以物之所當然者使人用之

人之所以爲人一句代天命之謂性一句蓋言性則人物之所共者此段言人只就人性上說中庸是教人全性之書故也人全其性亦只是盡爲人之道而已

天地萬物本吾一体章句前面皆言理言性到此乃言体字蓋理性無形恐難体認此則就實處言之包下心氣二字父母之於子同体而分形天地乃吾之大父母軀之身本大父母之遺体惟其一体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而其效驗如此但致和主於行事中節而言不但在我身之氣順萬物便能育也與上心正即能感天心之意頗不盡同此言當細体認蓋萬物育不專在默然感應須要所以處物之道施於政事者得其宜則是事雖在外乃我在內之氣得以達之須著如此轉一轉看

兩箇一体字意不同

二章

語錄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比並体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乎時既有小人之心而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盡此小人非但是愚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無定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眼目

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却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慎獨事而言如此似有可疑今詳朱子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体之用故復如前解題

而全舉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体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襯在君子字上其下却云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体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意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曾六章皆與此不同故於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皆用上說以二章爲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與此君子中庸一語不可同論

三章

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

四章

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

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而道字便是

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稟氣淸而淳者則爲聖人知之至行之及自合乎中稟偏於淸者則爲知知者唯務於知旣不以行爲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於淳者則爲賢賢者唯篤於行旣不求知其至則所行以至敦切而過中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遠道又如下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之義愚不肖之不及却只是一般

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総於知蓋二者皆欠眞知尔若眞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智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不足知不及行正言知賢者之心蓋是他心惟通這一路更不管那一路

五章

前章主於知此章主於行蓋知然後能行旣知之又須能行故此二章發明次第如此

金先生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嘆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三達德

六章

好問是有疑而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芻蕘無不詢之察迩言是於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達於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採之以觀民風亦察迩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智而不自用故好問察迩擇善而用其中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民事幽隱因芻蕘之言而聞者則亦揚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執兩端而用中謂衆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却有處之厚薄不同却將己之權度在心者度而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於此事之宜者行之

(章句)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言惡者掩覆涵容足見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播告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

推原精切舜本然之智也又好問察迩欲周天下之細故也此其所以爲智之大也歟

七章

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在罟擭陷穽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意之能守

八章

擇守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謂擇卽見之行事所以下面只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在復過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服膺是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固也

舜知是全体之知顔仁是每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循擇之未全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歟可全也三月之違可見此意

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淸未及孔子之持智者之過如曾晳之

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謂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言顏子之仁而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矣

九章

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爲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故此二章處於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事蓋謂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体上言

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終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

十章

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顏淵仁爲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

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爲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

務者故以爲問
南方之强雖君子之强然亦未是中庸不及於强者北方是過於
强者君子則爲後四者之强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强不及中北方之强過於中固皆未至
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强者居之皆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强至
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强
哉皆是技者君子說
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
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
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
之甚而善者衽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章内兩而强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强者後而字是承上向虛字兩
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而善人長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
之人
四强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
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貫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於未達

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應事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
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略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
者方是强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者如此
四强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体殷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
則防弊以教學者歟
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可出之理君
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知只言出以後事蓋君子平日
自脩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人亦爲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則
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爲富貴所淫
則爲事物所汩亦爲所汩者知未盡爲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
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塞爲强若國無道不變平生
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蹙不能全其生亦
必死而安於天可推而言之雖已仕若遭國變而無道則必
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强者歟
章句含容形容寬之量巽順体然柔之容皆不可以爲正訓
資質既寬柔其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道之來直受

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巽順故也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
以接物言衽金革死而不厭却只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著斡旋說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行之又方是曰非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仍
甚是說仁重
十一章
素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
索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
或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塗而不力以
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
不違乎中庸則不爲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
亦未嘗有所悔又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乎孔子前既
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
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爲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
已者雖欲辭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二節乃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
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
前聖言至死不變强哉矯此又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
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窮阨窮而裕如者爲尤難故子思連引
聖言以爲戒此亦章中一意
第一節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故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
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强而强二是
當强而不强三是不賴勇而裕如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索隱行怪知
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不
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
十二章
費者用之廣當作芳味反若符味反者則姓也章句此音當改

兩君子之道無異。别後夫婦前後天地字皆不同夫婦知能只是
衣食起居日用之常皆道之費隱端夫婦是言夫婦暗室幽微
之處亦道之費天地有憾是言天地之偏反形容道之全察乎
天地是指天地之大正發明道之廣蓋此章以君子之道費而
隱一語發端夫婦聖人於人上見道之費鳶飛魚躍於物上見
道之費下又再提起道字而言造端是就夫婦知能處與其至
隱微者明道之至近又言天地是就鳶之上魚之下推極以明
道之至遠此章不言工夫只是言費造端只如為始兩字不可
作工夫看

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
及百工技藝瑣細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
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大小二字接道而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者為功不能全也君子
之語大小而莫能載破者為道無不在也天地對大小猶有憾
對莫能載破金先生曰物有限量則可載道無限量故莫能載
物有罅隙則可破道無罅隙故莫能破

鳶飛魚躍大槩言上天下地道無不在偶借詩兩語以明之其義
不專在於鳶魚也觀此則圍乎兩間者飛潛動植何所往而非
道之著且蒼然在上塊焉在下者又渾非道之著乎則人於日
用之間雖欲離道有不可得者其可造次顛沛之頃不用功於
此哉

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体認欲其灼然如見皆
不言功夫然既知自吾身之小以極天地之大萬物之微無非
是道則道不可離當体之而不可少有間斷明矣

中庸三大章前章言中實此章言費隱後章言誠中庸者道之用
於萬物無所不在其体固隱是亦費而隱也但中庸是就人事
上言道之用費隱是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蓋先言中和見
道之統攝於人心次言中庸見道之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見
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則見聖人與天地為一中和以戒懼慎
獨為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為入德之門費隱則於
諸章雖言其大者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所以
求至於誠也

章句近自遠而四字中間包盡事物之無窮此是解及其至三字
是就始終兩端說

体之微指理性言舉全体指道之全体言二体字不同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
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
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
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孔子世家亦
載其事老聃為周柱下史明習典禮故往問之

春秋左氏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
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
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
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
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雉為五工
正九扈為九農正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
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聖人不能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是兩様意思孔子不得位是

在天而非己所能堯舜病博施是其勢而非力所能二者皆是
舉大綱說其實細事末節不出道之用自有聖人不能者

缺只是不足意覆載生成分言天地各有所主間不可全寒暑災
祥合言天地氣數之變有不能已者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此雖言鳶魚而非獨言鳶魚也正謂道於天
地萬物無不在爾

活潑潑地此是程子形容子思用鳶魚兩語使人知化育流行如
此活潑潑地學者須真見得天地萬物皆如此流動充滿活潑
潑地略無滯礙之意方可

十三章

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曰行道不可以為道此為字輕猶
言謂之道

睨邪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詩言伐柯者取則
不遠子思謂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
非柯之比故執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爾行道
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第三節言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無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体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体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 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 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上就事不言一毫既交而言之己之所願者則必使人亦得之亦當如此推

事父事君事兄上三以自訓用字意其重非語助也蓋求責於人者乃道之當然而已行之乃未至此故欲用以事父君兄先施之際以責人者責之於己使必合乎道之當然則事父也孝事君也忠事兄也弟施之朋友也信我之所行亦若責之於人者矣此節專言自脩以下向爲重亦恕之道也

人倫有五夫婦之倫不可自反故不舉下文君庸德庸言兩句開定謂盡人倫不過在庸德庸言之間行與謹字對德辭不足故當勉於行言每有餘故當謹而不敢盡

庸德庸言謂如上四事所以責己欲盡其道者亦不過常道亦但行之難故每不足則當勉而至言之易故每有餘不可盡其出若是則言行相顧豈非篤實之君子乎此雖接上四未能而言推而廣之於凡天下之事皆當如是也

第一節言脩己第二節言治人第三節脩己治人之方第四節即是忠恕是推己上不願勿施是從裏面推出下以事未能却就外面反推入然推而知其未能則於及人必欲其能是又就裏面推出也

章句衆人望人此衆人只是天下人所同行所可至公共的道理又以等級言則與聖人相對說正是体貼改而止之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二師救鄭又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章丁謂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只就此章內摘出說焉字非是孔子眞不能於此與十二章聖人有所不能意自不同讀者不可一律看

十四章

輯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游氏曰上不陵下下不援上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辛者當篤信而已矣諸正鵠亦行有不得之說也此二家說此章極明

君子道中庸不過因其所居之位行其所當然無思出乎其位而外慕也素位而行是正說不願乎外是反說兩類乎外即是不能素位而行下面却自作兩節分說去呂氏之說已詳盡居富貴自有富貴所當行之道不能行所當行者固不可而位有高下任有大小又當隨所宜而行若有不中其節者皆非也居貧賤亦有所當行之道安分樂天不厭不懾常守不變若有不甘爲之意皆非也凡人非富貴則貧賤此是人之大分至於夷狄患難又是上兩等人或有遇之之時亦各於其中行所當行此所以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自得是從容無急迫滯礙而自快足之意此說素位而行也次兩句不陵不援再言不願乎外陵下援上皆願外也呂氏游氏之說已明又如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祀先人豚肩不揜豆難爲下也管敬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難爲上也亦陵下援上之意皆非中庸也正己不求於人結上二句無怨亦說己無怨既是正己不求於人則凡事惟恐不自盡亦奚暇見人之不足於我而怨之哉故己有所蘊固有當得於外者天不畀而無不平於天人不從而不歸罪於人所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此句又是戒君子當如此小人行險以徼幸反此一句說以射爲比又引夫子之言證正己不求人之意

十五章

正鵠見論語射不主皮章

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
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
後十二章先言脩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
四章則言正已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
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夫婦人倫之首故先言夫婦之道常人處夫婦之間多褻狎不剛
又夫嚴厲二者皆不可也是以古人貴相敬如賓者處夫婦之
道和而正則善矣為琴瑟之聲和而正故以為比此章首言夫
婦兄弟次之家人又次之自內以及外即大學三引詩之意
人自處其家使正而和如此則其能孝而父母之心安樂可知矣
章句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則父母安樂之和妻子結詩上二句宜
兄弟結中二句使言父母順則詩下二句皆言效驗也

十六章

十五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
齊明二字只就心上說盛服乃說身齊是用功并其思慮之不齊
者而一於所祭之鬼神明是既齊而心之体明潔不雜可交於
鬼神也
凡鬼有三曰天神地示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之神
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
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之示皆陰類也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
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
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
中却是合陰陽來格
如在上如在左右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言在上又在左右猶
塞滿都是鬼神此是於祭祀時見体物不可遺與所以章句言
乃其体物不可遺之驗這是就祭祀人所易知之鬼神上指出
使人知大鬼神之德如此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謂神之來格也既不可測度是有
祭則鬼神必臨之矣其可厭怠而不敬乎
微者隱不可見聞也顯者理之明著也此是誠之不可揜撥者也
第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節主祭祀而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
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也

章句天地之功用天主神而言地主鬼而言此以天地間二氣往
來大体言之是橫說鬼神造化之迹造是造就萬物以神而言
化是物既成氣盡時至而消化去以鬼而言是豎說鬼神所以
造化萬物者其理之妙不可見至於鬼神往來始可見尔故曰
造化之迹
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功如功業是能如此者用如用事是見如
此撫寫者天地無非生成萬物其功用於生成處見此是合說
鬼神造化乃天地陰陽之妙用亦是造化萬物也其所以然者
不可見其可見者形於物之成敗生死上與故曰迹此是開說
鬼神天地之功用是陰陽相合者總言鬼神也造化之迹是兩
頭說鬼神是見他如此成又見他如此敗其蹤迹皆有實是見
如此之見賢遍反
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
耳
二氣之良能謂二氣自然之善道能如此屈伸消息者良能二字
精妙
鬼神者陰陽之靈靈字易見靈字便包含著祭祀之鬼神
二氣是閑說前節是陽後節是陰如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如有二
物相磨盪一進一退一氣是合說共是一箇氣來則全來便是
陽去則全去便是陰鬼神於二者之閒皆可見都只是這氣在
人体認故曰實一物而已
視弗見聽弗聞性也体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
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鬼神是言鬼神之全是大底鬼神後
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示人鬼及諸小祀亦皆鬼神却是從
全体中指出祭祀者是小底鬼神使人因此識其大者
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陰與陽合為物之始陰與陽散
為物之終上言氣至而伸為陽為神氣反而歸為陰為鬼是就
兩頭說此又言陰陽二氣合而生離而死是就中間混同處說
陰陽鬼神無往不在只要人看得活
陰陽合散又是陰與陽之氣二者相合生物為物之始及其久也
此物中之陽氣上升陰氣下降其物即死為物之終是就一物
上說陰陽

体物者爲物之体也幹事者爲事之質幹也此倒用之則体字幹字俱是用字

礼記祭統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君子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礼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此齊明之說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君謂香臭蒿謂氣烝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因說脩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君蒿之意親切謂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此百物之精爽也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所引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復伸之氣與祭義所指自不同讀者詳之

十七章

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以至後引詩又發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領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以身言之也德爲聖人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是全其心豈非孝之大者爲天子以尊之至矣以天下養養之至矣宗廟饗子孫保雖就舜言之然欲子孫之安富尊榮歷世之久皆父母之願人之情也今皆得之則此五者豈非皆孝之大者

爲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爲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爲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礼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之卽是就舜身上說昔者舜傳禹禹旣卽位祀舜爲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舜封子均於商蓋禹改封於虞後有虞思是也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孫保之也舜之德至上使祖父如此榮盛綿遠是所謂大孝

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金先生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爲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栽培傾覆如春至草木有發生之意故天以雨露滋長之秋冬草木有黃落之意天乃以霜雪彫零之此以物言也以人言之有此德者天必以上四者與之無其德者天必棄絶之如大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桀紂以天子而喪其身此栽培傾覆之意

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節不是說盡此節之意

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祐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所引詩是節節說上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三節意只是箇感應

十八章

十八章十九章皆以周事繼大舜而言二十章又以孔子繼周皆是聖人所行所言是道之費而無不合於中庸者

無憂專就國家上說如文王囚羑里之囚若可憂矣雖聖人無入不自得然亦是一身事父作子述却是言國家事周家上世節節有憂患自夏君棄稷不務不窋自失其官守逃之西戎至公劉方復遷豳大王又爲狄人所侵遷岐雖肇基王迹而身遭憂患矣王季雖勤王家啓國漸廣亦但守舊國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守諸侯之舊至武王方受命爲王故惟文王用得無憂二字蓋文王上承已大之國已不勞力不逢變故以歸之子適當商家天命未絶之時已得從容其間至承天命者戎衣奄有四海乃是武王事文王都不費力

贊武王之言與贊舜者同但此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彼言德爲聖人微有輕重亦論韶武之意歟此顯名亦聖德也

末猶後也終也蓋周自大王王季文王累世積德累功國土已大最後至武王始受天命爲天下君周公乃承之而追王先王如比說末字則與上下文都相貫穿訓末爲老恐未安蓋武王之
齡古書末一
追王三王武王既滅商在商郊已行之礼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牧野之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又書武成金縢康誥酒誥諸篇皆可見所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只是又推大王王季之意而以天子之礼祀先公也斯礼也以下又是因此以定上下之通礼
章句實始翦商見論語泰伯至德章
先公組紺以上通鑑前編曰堯封棄於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迁於豳路史謂稷生臺璽臺璽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敬傳亦謂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偽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組紺号太公史記作公叔祖類諸盩下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盖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爲大王之父據號文而言也
輯畧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

十九章

前章言文武周公此章又言武王周公蓋武王有天下後周公可以制礼二者皆繼志述事之大者然章內皆是言礼蓋主於周公而言謂制爲宗廟祭器祭服薦獻之礼而於宗廟之中又制昭穆序爵序事酬燕之礼又推爲郊社之礼然祭祀一事中推至於極則郊天禘祖乃其至大者非聖人大孝孰能若此此皆貴之大
此章雖連言武王周公其實主周公而言周公合先王累世典礼定爲居制中間損益合乎時中又可爲之萬世其制大備矣此獨指祭祀一礼而言祭中又只主於宗廟推及郊社示此皆舉一端言之於宗廟中自有許多曲折可見道之費推至於吉礼之全其費可知又推至五礼備其費又可知也
舜之孝行於一家故只謂之大孝周制礼達于天下故曰達孝體
双峯意亦如此
脩廟只是掃埽盤飾常使嚴潔之意譬如今人居室整潔掃塵灑埽之類古注脩埽糞也
宗廟之礼所以序昭穆舍兩義昭穆本是給祭時大廟設主而有此名宗廟之位由此而立祖宗既以此爲序則子孫世世皆一昭一穆緣上世次序而定此言序昭穆謂廟中行礼以及族毛皆用昭穆爲序則此序字主於人而言之意爲多昭穆又不止廟中尋常尊卑亦皆以此爲序也
宗廟之礼一節五事礼意至爲明備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自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群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擬事之純熟者爲之賢者既得事則不肖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耻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者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肖皆思礼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礼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礼又厚於踈遠者見制礼之意文理密察思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燦然
天子諸侯之祭礼只亡雖間有散見於礼中者今不可知其詳矣所存有特牲饋食礼諸侯之士之祭礼也少牢饋食礼諸侯大夫之祭礼也大抵祭必立尸以擇賓賓一人與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姪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酬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只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而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

也主人奉觶酬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乃酌以進賓賓受之奠
而未飲兄宗弟子奉觶于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
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
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上受之賓
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于篚此
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奉觶於其長亦先自
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衆觶酬兄弟之賓長兄弟觶酬
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弟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天子祭禮亡不可考楚茨之詩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
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祭祀
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既尸
已出而諸宰及君婦徹去俎豆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
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
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始祖廟大夫亦有始封者如三桓之家即慶
父叔牙季友爲始祖廟亦百世不遷士則無始祖廟只是父子自
亦以己蓋位卑者流澤不能遠而士又無采邑故也

三命可通上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二
廟祭祖祢
官師凡有司之長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祢卻於祢廟并祭
祖
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胤
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曰之爲則盡
包上所陳者在其中蠡山先生亦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
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書注疏赤刀寶刀赤刀削其刃必有赤
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
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琬琰琬圭琰圭也夷常也或以爲東夷
之美玉天球雍州所貢之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
河胤古國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貝如車渠車渠車罔也謂貝之
大如車之罔鼖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鼖
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
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
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注疏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行

與用同膳謂煎和也腒音渠乾雉鱐音搜乾魚膏腥與生同也
羽鴈也膏脂也香牛脂臊犬脂腥雞脂羶羊脂羔豚物生而肥
犢麛物成而充腒鱐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
四時之氣尤盛爲人物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
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今
按四時食物不同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禮宜惟宏
綱大用法天體道至於一食之際莫不盡其曲折其文理密察
如此四時之宜食脂膏之宜用必自有深意注疏之言未必得之
薦其時食章句引周禮一語而以之類兩字該之雖是包下三語
然如詩獻羔祭韭冬薦魚春獻鮪月令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
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穀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
稻皆先薦寢廟此類皆是也
子姓者子之所生猶言子孫也
在外公侯伯子男在內公卿大夫士皆爵也言公侯則諸侯之駿
奔走者也卿大夫則朝臣之執事者也
宗謂大宗伯小宗伯掌祀事內宗也薦加豆籩外宗之佐王后皆

是也內宗王同姓女之有爵者外宗王姑姊妹女之有爵者視
大祝小祝有司則如宮正執燭天府陳寶器司几筵設筵几
凡司尊彝詔酌辨用鬯人供鬯鬱人掌祼內宰贊祼獻司徒奉
牛牲羞肆司馬羞牲魚授祭內饔割亨司樂以其屬作樂隸人
徹俎司士賜爵之類凡執事于廟中者皆是肆他歷反亨音庚反
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
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
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
可知之彷彿若此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
先王
論語專爲禘發其說精中庸泛言祭祀其說詳恐未記有詳略

讀中庸叢說卷上

讀中庸叢說卷下　東陽 許謙

二十章

金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看章首至不可以不知天爲一節達道達德至天下國家矣爲二節九經爲三節凡事豫至不誠乎身爲四節言誠爲五節博學以下爲六節此章朱子以爲皆孔子之言金先生謂聖人之言簡自仁者人也皆子思之言雜引夫子之言反覆推明之

第一節文武之政全体大用雖無不舉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修身修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爲要

修道以仁之仁是仁之全包四德者

敏樹是樹藝之樹是活字

仁者人也此是自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渾成而意深遠体味之則其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朱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以生者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皆是就源頭指出示人與他處解仁字不同宜子細看

有仁便有義如陰陽對待親親自父母至子宗族其厚薄自有人情不能已者賢之高下其尊之之心有不容不重輕者則所謂殺等皆是自然而然此見聖人制礼只是因人情而節文之而已

君子以下四不可以不意頗不同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君子通上下言之君子須用修身此不可以不字乃平正說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言事親是修身大節人而不事親何修身之有於衆目舉其要也此不可以不字專指一事而言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言事親又當知人此不可以不字是兼言之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欲知人須當知天此不可以不字亦平正說

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說盡中庸是修德之事敎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

子曰二字非衍文上知仁勇兩節子思之自言此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與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文法同

知斯三者章句以爲三近此處似指三達德不必獨指三近

第三節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況朝廷乎語錄謂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則財字不獨知材字意亦兼貨財而言之章句所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却是言舉天下之財用足也蓋下民皆視上之所爲而比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事爲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餼稟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者莫不勉爲工巧而天下器用无不足

齊明所以齊其心盛服所以齊其身非礼不動總一身而言視聽言動之類皆在其中

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財必不能向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故去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

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恩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却在上下文貴與大臣士條內

語錄勸親親也以多一親字勸者所以致吾親親之心而尉係其意

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此言官盛任使是使不意其義不可一途取

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

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厚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

第四節達道達德九經行之皆在乎誠故此節專提誠不可不誠之意誠則出言制行應事行道無所不可又惟至於誠身而止然誠身又在先明善明善即格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修也

言素有誠則臨時句句著實無虛妄不誠則說不去如鎖預供事

素有誠則臨事平行將去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疑不誠使有困

臣行事有誠則所行皆無疚病雖遇患狀患難莫不從容不誠

則將枉道矣首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以當出之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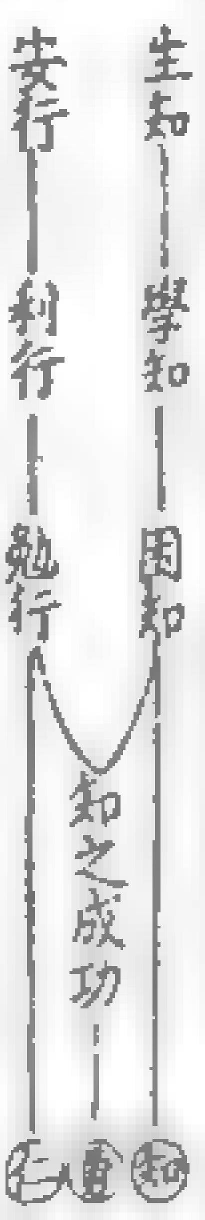
語錄道前定不窮一句連上三句都包在裏具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都處置得

自章首皆言上之牽下至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說盡脩道之
教無所不該不可執一論
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
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
明言之誠者天之道言天自然眞實而無妄誠之者人之道言
又當体天道以至於誠聖人與天同誠故不思不勉而中道夲
者未能故必擇善固執以至乎誠
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二者字若間斷與二也字相應誠者不勉
而中誠之者擇善固執二者字指人而言是說盡誠之人與未
至乎誠之人
誠固是眞實無妄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心而言者誠者天之道
此指理而言誠之者此指心而言下誠者字雖以聖人之心而
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
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
第六節言誠之之目至於變化氣質方是能誠者
博學五句須作十字看先看下字後看上字不知着當學審慎當
博學而有疑當問問須是審雖問而知之是自外人又須心思
以得之思則必慎思既得則辨析剖判使之明而無纖毫滯礙
然後行之行須是篤學問是資之於人思辨是求之於己盖
學須要自得故雖有學問兩節工夫又恐入耳不能注心未爲
自得也子思示人誠之之方至矣
博學五事言人爲學工夫條目節次可謂詳矣然當細看博學是
總說一句在上由聖賢每教人博學夫子謂博學於文顏子謂
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盖爲學規模不廣淺見嵬聞
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爲學之意至以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
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知是逐一
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辯意暢如樊遲問仁知既
闇於師又質諸友必達其意而後止況學者未必有樊遲之資
而答者亦非孔卜之徒與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
可也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
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微無纖毫疑滯然
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以至於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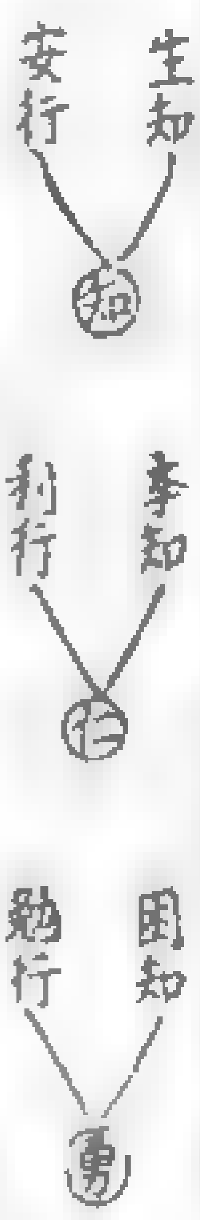
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精習安能擧緣而上
不勉而中安行仁也不思而得生知知也從容中道所謂不賴勇
而後如者此知之知仁勇也誠者也學問思辨擇善也學而知
者也行固執也利而行者也博審慎明篤勇也此仁之知仁勇
也學問思辨之未至而弗措困而知者亦擇善之事也行之弗
篤而弗措勉強而行者亦固執之事也弗措而必致百倍之功
者勇也此勇之知仁勇也二者皆誠之者也
中庸之書廣大高深到此章方說出下手處大要三達德乃入道
之門而誠爲之本學問五者乃誠之之目其所以誠之惟欲盡
五達道
春秋傳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簡容一行字數
行者書於方方所不容書於策儀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
百名書於方名即字也古者削竹爲簡長二尺短者半之故
字少者書於簡稍多則書於木板又多則以韋連諸簡謂之策
而書之今章句但訓策爲簡者從古注也
章句有是君有是臣合今古說君是文武則臣是太公周召之倫
方策所載之政乃其所行者若後世有能如是之君臣則文武
之遺政固可擧
有君有臣而政無不擧脩身至於仁則有君矣君既仁則下興起
爲仁一也仁則心無私察人之明二也上既有賢者樂從三
也以是三者故有臣
章句爲政在人是在下者當脩身取人以身是在上者當脩身故
君子是兼上下言之脩身以道而脩道以仁仁以親親爲大故
必先於事親欲盡親親必由尊賢謂非敬賢必不能盡知事親
之道故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故又當知天此說
第礼上又兼親親尊賢二者通繳上兩句說
章句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此係是尊賢則
能知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先語錄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
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此
意是不知人則不能盡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後當兼看
親義別序信是五倫之則即仁義智礼信言有便是本原自有道
道理下三此字正指此則而言

德非其德上德字即上文所同得之理受之於天者下德字是成
之於己者德非其德謂雖得於天非我所有
章句謂以分言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所以知之成功爲勇以等
言則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今以三節
總言橫而推之生知安行好學知也學知利行力行仁也困知
勉行知耻勇也竪而推之三條之中各有三德第一條主知而
言生知學知困知知中之知仁勇次條主仁而言安行利行勉
行仁中之知仁勇後條主勇而言好學力行知耻勇中之知仁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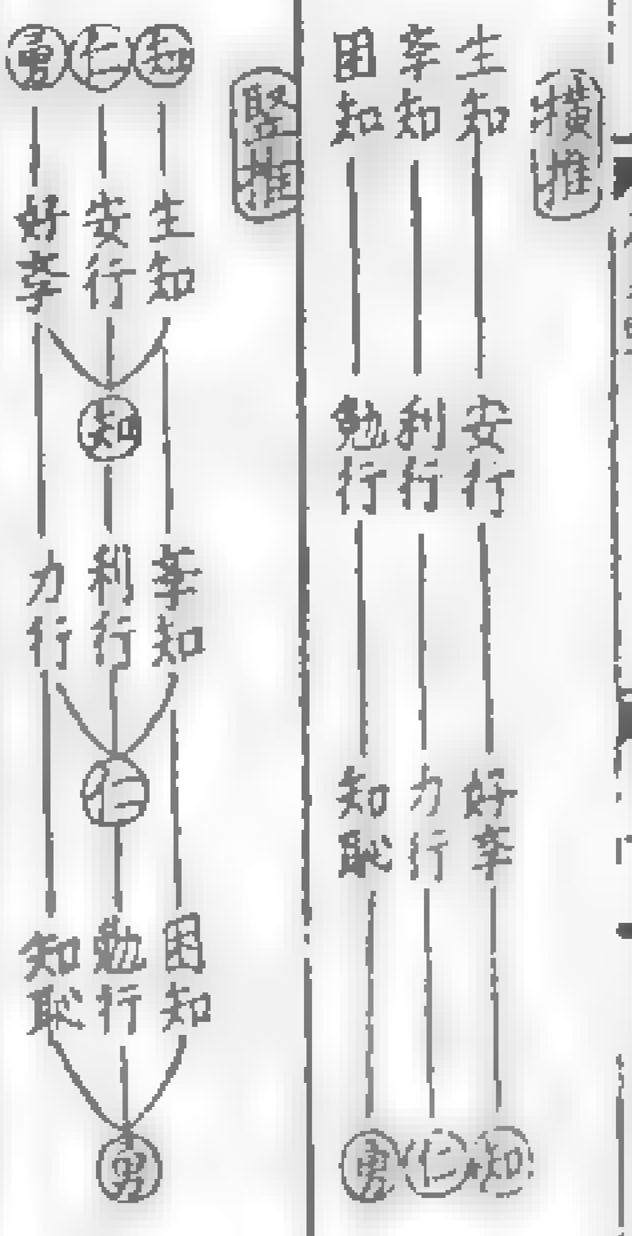
以分言



以等言



三節總言



知行條下章句先以分言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知之成功而一
爲勇次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
勇及下面結語則曰能自彊不息則其至一仍舊只主以分而
言者蓋以等言者終是還却一也兩句
若乃以下是言今之學者信道不篤而自棄自惰不力而自暴者
以生知安行上等資質我如何可到不敢去學以資質既下困知

勉行安得會至於道又不肯去行總而言之却只是知行二者
皆不勇且與自彊至一者相反
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
好學力行知耻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体貼三近字說
柔遠人謂無忘賓旅孟子注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
不可忽忘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
呂氏解体字子字與朱子不同又是一意當以朱子之說爲正文
義相協呂氏作實字說
不疑於理不迷於事皆就君身言尊賢則疑事皆資於先知先覺
而無可疑者專任大臣無小臣之言間之則臨事即隨大臣所
建明而行無所迷眩
通功易事孟子注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功如功勞使人之功
勞相通不專爲己作也易事謂彼之功通於此此之功又通於
彼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用彼此皆足通功易事只是一串意
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
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峯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

侯誠服中國爲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
畢類莫不畏服矣
語錄餼牲餼也禀即廩給周礼稍食注祿廩也疏謂稍稍給之補
去聲稍稍上聲
夏官槀人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槀古老反註箭
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槀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
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本作考上時掌反
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註疏
通賓客以官事往來謂朝覲合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
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
節此類皆以節送往之事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
羈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
有積註疏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里
居也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其賓客主郊
與主國使者交接即與之廩餼野鄙在遂中羇客有羇縶在此

未得去者則惠之又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
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少甸聚待羇旅註疏野謂六遂之外
至王畿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疏材草木之實材木之實畜
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羇旅過客之等又懷方
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類皆委積迎來之事也甸即乘字
旣稟稱事賜謂頒賜　九經之實謂是九經之實乎
跲則躓躓陸利反行有躓是失足也左傳杜回躓而顚是也
上言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又九經所以
行之者一一皆指誠此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則豫與前定皆
謂先立乎誠也
反諸身不誠章句謂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此總存心應事
凡百而言也若只就事親一節言之其行孝之心有一毫不著
實雖有事親之文却只勉强假爲也素得此兩意方是誠身方
能悅乎親
誠只是實然實字意未備故曰眞實無妄眞則無僞實則不虛是
正說誠字又反言曰無妄妄只是不眞實其訓詁語意與主一

無適意一般
天理本然人事當然本然當然字有力當看
擇善明善章句謂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
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程子言五者廢其一非學謂五者都不可抹摋過有質高者才而
不肖於循序者有質下而不能精詳者程子此語提得極有功
大學章句以氣稟物欲對言此却上言變化氣質蓋氣質稟於有
生之初物欲染於有知之後氣質美者染欲輕質不美者染欲
重二者亦非判然二物氣質能變則物欲亦消此只就重處論
莊子則陽篇注鹵莽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
十六章下曰兼費隱包大小此章下曰包費隱兼小大兼者並舉
之辭包者涵容之謂蓋十二章之後至十九章各章費之小大
而隱在其中十六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者言之然所謂弗見弗
聞是其隱者體物不遺則亦費矣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
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而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
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二十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一

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前所指舉目
亦費矣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所
謂聖人之天道學者之人道又豈離至言理而遺事邪故曰包
費隱是於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
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其大後言其小故曰大小二
十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
誠者此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言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
言聖人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故天命者以
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也道者循此實理也
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也愼獨行此實理也未發
之中實理之體也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也中和實理之感而位
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者也顔子誠之者也強
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
之爲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
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修道以之者
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

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
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也
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
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章爲下不倍
二十九章爲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
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
之何一語非誠也

二十一章

四誠字一二三四皆同唯第二字似有異章句曰德無不實而明無
不照者聖人之德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誠明
是所性而有下句却言賢人之學則是實其善乃誠之之事故
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尙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
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意又於可以至於字上見
四明字不同自誠明言聖人有眞實無妄之德而照燭萬理自然
而明者自明誠言學者由明理而至於誠用力而後明也第三
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二則字亦

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兩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
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者字以理言
章句德無不實之德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
二十二章
此章重明自誠而明之意聖人能參天地贊化育只是能盡其性
所以能盡人物之性者亦是元具在已性內了
至誠者自然明無不照既盡已之性即能盡人物之性矣然三盡
性字疊言之又似有次第或問所謂親疎近遠淺深先後不容
無別但聖人與學者工夫不同爾
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
德無不實正言誠之至無人欲之私又復說一語如言眞實無妄
也若微有人欲之私以間之則不實矣天命是說性字在我者
是說其字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用此察由
字察謂盡其理之詳由只是自然出之之意精以理言粗以事
言巨細精粗猶言大小事理無毫髮不盡知行皆極也

二十三章
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發驗形著明就已上說動
變化就物上說
二誠字不同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
則與聖人之誠同
內能有誠一語承上接下致曲是推至於極知行兼全此句承上
則致曲而造其極一曲之中能有其誠接下則每曲若能有誠
則有下文之驗
章句善端發見之偏不論事大小但是心之自動或因事之來善
意萌時便從此推之至乎其極
善端發見非獨謂必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發然後就此致之如
欲行此事便當就此事上致事親必欲孝事長必欲弟足容必
欲重手容必欲恭皆是蓋此致曲兼知行言之也
二十四章
二十二章言至誠可以參贊天地極言聖人之功用二十四章又
舉與鬼神合德者言之前章止就應事處言此章又於事未形

之先知之蓋天地間唯一理爾以乎理則前無古後無今亘宇
宙固可一以貫之此是提出聖人用處一端以明至誠之道無
不至
此言聖人盡已人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
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禎
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神怪
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
知來者如此非有靈異也故為中庸
禎祥說文徐鍇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
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
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字當作
祅蠥古字借用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
之蠥又草木謂之妖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禍恐不是直說上既言禍福將至下
又言此意似重疊蓋必祥明著卜筮發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
但亟蠥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黠者其理非至誠莫能

知也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
與上句不相礙而尤足見至誠之如神也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
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礼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
存亡之体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
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
公薨後八年當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歸子貢未爲至誠然
能以礼觀之猶見其如此但借此事以證前知亦則至誠之前
知可見矣
心私則自偽
二十五章
此章第一誠字兼理與心言第二誠字專言理三四五誠字皆言
誠者自成也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蓋經此句
兼人物而言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下誠者物之終
始正准此句然人欲成已必其心無不實無妄乃能尔故曰誠以
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又曰

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兼事而言故人應物才不誠便如無此物不
字則就人言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覆言誠者自成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覆言道者自道也然不誠無物一句又是承上句接下句意
誠者所以成物又言誠之用其實如此
語錄克己復礼爲仁成己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成物也
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己自成就也兩自字不同
成物知也對成己仁也說二者是合外內之道外指成物內指成
己既合外內如此所以應事以時措之無不得其宜時措亦成
己成物之事也上兩句是平說成德德既成則時措得宜所以
下箇故字
此言成德故仁在上孟子說入德故知在上
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此總仁智而言時措之宜謂既得於己則施
之於事無不當也須看故字
時措之宜即時中時措隨時而措之宜乃中也

二十六章

二十一章言誠明明誠繼二十章天道人道而言二十二章以後
相間言天道人道前言至誠與天地參次言至誠如神此又言
不息配天地所以起頭著箇故字是繼二十二二十四兩章言
至誠也此下二十七章連三章言人道三十章下連三章言天
道次第極明整
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
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此章言聖人久於其道叫著於外而人可見者如此至誠積於中
者久則徵驗於外者自然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
自高明盡所積者廣博則其勢自然高大所積者深厚則其精
自然光明此兩句是呂氏之意朱子以爲甚善
聖人之道博厚高明而[illegible]金聲玉振所過者化宮牆數仞博厚之
類也精義入神所存者神天不可階高明之類也
字養其民聖人載物之[illegible]也教化其下聖人覆物之類也垂範作
則利及萬世皆悠久[illegible]物之事也

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揔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
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
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
自無爲而成以上是形容天地之道以下至貨財殖焉
是形容天地之大觀天地山海皆積而後大足以見聖人之德
亦積而後盛引詩則以天比聖人之德天與聖人只是箇不已
應前至誠無息
天地山川非積累而大聖人生知安行其德亦非積累而盛故章
句謂讀者不以辭害意是謂聖人之德悠久而自昭著非謂始
微而後著也是專就聖德功效處言之是固然矣然帝堯自明
俊德以至于民變時雍直無次第之序孔子自謂志于學至於
從欲不踰矩宜無造詣之漸由是觀之則子思四及其之言亦
其精密宜無意也
章句悠久兼內外而言蓋久即不息則久之久悠即悠遠之悠久
是內悠是外故曰兼內外朱子謂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
而常在又曰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

裏說常如此之意

二十七章

君子之道費隱言天地之道道之體也聖人之道洋洋優優言聖
人之功業道之用也發育萬物非是比喻正言聖人裁成輔相
神聖功化無大不舉礼儀威儀是品節裁制文理密察無細不
周皆是聖人之至德而行其道處必如此然後盡聖人之用學
者知此標的自不容不學而學之方則在下五者此章當作兩
節分聖人學者看
自首章至至道不凝焉言聖人之道大無不周細無不入必有聖
人之至德然後道成自尊德性以下言君子學以至聖人之道
五句工夫極細密二十章內博學審問五句只說得此道問學
三字
尊德性道問學總下四句而言五句文勢皆相類非尊德性則不
能道問學既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既尊德性之後有所不
知不能則問而知之學而能之既知既能即須行之所謂道那
問學也心極廣大而裏面折理又須精微心極高明而所行者

知只是中庸溫故又須知新敦篤其所厚又須是崇謹其節文精是一條正直之路微是細微曲折處敦厚是本自厚又從而敦之

語錄敦厚以崇礼如云質直而好義

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到當死処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

聖人之道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 尊德性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 道問學

尊德性
致廣大
極高明
溫故
敦厚
存心之屬

道問學
盡精微
道中庸
知新
崇禮
致知之屬

章句上一節皆存心之屬体認自可見但下一節皆知之屬却有兩道字與崇礼皆是行意蓋窮問学之功而欲道之極中庸之理而欲道之究礼儀威儀之則而欲崇之固致知之事與盡精微知新皆一類也然知之明然後能篤行又不徒知也則所謂盡精微知新皆所以爲行之之地則與道之崇之又豈非一類邪故章句主於致知而言知至則行在其中其義精矣

尊致極溫敦五字存心工夫道盡道知崇五字致知工夫致知者固是格物以致其知即見於行事若存心不獨只是存此心在此自有工夫在與戒慎恐懼意不同章句尊者恭敬奉持之意恭主貌敬主心是內外皆要奉持不失下面致之極之溫之敦之意尤分曉

燖音尋火熟物也論語註溫故如溫燖故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人意才有一毫之私則心量便窄狹而不廣大才有一毫爲物欲所累則心便卑汙而不高明此兩句字面改換不得

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

二十八章

有位無德而作礼樂是愚而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礼樂是賤而自專居周世欲用夏殷之礼是今世反古之道

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礼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

車同軌應制度書同文應考文行同倫應議礼車同軌是就制度中舉一事言之

車輪行於地有迹謂之轍兩轍中間相去闊狹之度謂之軌古者車軌皆闊六尺六寸或不依此制則車亦杌陧不可行有司得以討其罪

夏礼曰說殷礼曰學蓋孔子殷人也杞不足徵是杞全無文獻皆不足以徵所言曰有宋存焉則宋猶能用殷礼未盡壞但非當時所用耳中庸所記聖言過於論語之精

章句書名者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語錄倫是次序之体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体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体皆是

二十九章

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処下五節皆以爲徵驗本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脩德

上文四句下面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皆一揆聖人即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行已見於事有成法而可效故曰法言未見於事而其言可爲準

則而行之故曰則遠之不得見聖人者也近之親見聖人者也
皆指上文君子而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遠之則有望也無以
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近之則不厭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也彼其國也謂二國之君在彼國無
惡之者在此王國無厭之者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譽其聲譽
也中庸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斁即
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
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三十章

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
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
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
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
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祖述憲章同於聖人即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同於天
地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文武制作與堯舜固有不同夫子

遠宗近守則中間自有合符節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或
法天時或因水土無非中庸皆時措之宜也
此章三節語錄第一節言聖人工夫第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
第三節言天地之大
第二節兩辟如只是重疊比既以天地比其德又以四時日月比
其緯上說平鋪處是橫說下說接續處是竪說天地覆載之間
萬物並育且如水與火金與木是相制者而各自有成萬類推
之自可見四氣流行生長成收各有其序而當生長之時物有
死者當成收之時物有生者日月代明東升西沒各有序而不
亂第三節並行不相悖總言四時日月並育並行兩句應上兩
辟如字此言孔子德之全体不必就孔子已行之迹傳於今日
者一一要相合但以此推古之得位聖人行事可見
小德大德固言天地用以言聖人則敦化指心川流指事
中庸分為四大章前三章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章自性命之原言
之次以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以大舜為首顏路則皆孔子之
門人其後則曰吾弗為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

章言費隱之大其下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是
又以孔子繼舜聖之後也第三章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前既
言文王而又以孔子繼王天下三重之後則是損益百王之道
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兩章至聖至誠分
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就此章而言其極耳孟子每叙古之
聖人必以孔子終之與子思之意一也子貢有若皆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夫子豈一人之私言哉

三十一章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
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
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
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
齊莊貌之發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礼也
文礼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
聰明雖義在耳目其實則主於心凡書之言聰明皆如此
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

五也字上一也總下四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資而德之備就其中
分而枝舉之則仁義礼知四者各有條理故章句於下言五者
之德
語錄溥周偏博宏大淵深沈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
時出當用仁則仁出當用義則義出

三十二章

饒雙峰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
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下文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
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命謂
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
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
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
惟
知化育所以能立大本大本既立故能經綸大經也前言聖之
至極此言誠之至極蓋聖者誠之用誠者聖之本前言如天如
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為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
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真是天真是淵非但如之

而巳
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與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教即在其中
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着力去做底意思
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此聖人也
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礼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互相發也

三十三章
前言聖人至上章極矣此章又鈙一篇之要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至於德化之極與首章相表裏首章是自內說向外至於極此章是自外說向內至於極
衣錦尚絅一節
絅褧同字書襌也三字音同絲枲爲績以爲布蓋用此布爲襌衣襌从衣从單音丹錦有文之衣也古者內服袍然後服裘又加衣謂之裼襌者即裼衣也爲錦衣有文太著故用疏布以裼之不欲揚其文也
今詩衣錦褧衣凡兩見而此言衣錦尚絅或是逸詩或是子思隱括緊要在尚字所以下節自解曰惡其文之著也闇然即尚絅意闇然言君子脩德只是韜晦近裏做工夫略無浅露表襮之意雖然却要日章日章是日日新新章著若以爲不顯露不求人知只是向內却無積累之實終只昏暗安能有成
闇隱晦皃的明也的然小明昭灼之皃
淡只是人倫日用之常無可喜可愕之事不厭者爲道不可離也

簡是簡略非繁碎然秩然有序節奏詳密故有文
溫是溫厚溫厚似混淪不分曉而條理斬然
語錄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溫厚似不分曉而條目不可亂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有下文三知之效知遠之近是以巳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却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知風之自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
可與入德如可與共學之可與
章句絅之襲於外凡加於衣裳之上者謂之裼加裼上者謂之襲襲則礼服也絅則當爲裼此言襲只是謂重加在衣裳之上者非裼襲之襲
有爲己之心指兩君子之道知此三者指近自顯
潛雖伏矣一節
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故言獨之不可不慎也

潛伏皆藏義孔甚也昭明也
人之所不見謂君子能致謹於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之地
相在爾室一節
人居屋漏之中自視其身尚不分明以雖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巳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己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也此即首章戒懼之事首章自內說至外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慎獨末章自外說至內故先言慎獨而後言戒懼獨初發之際不睹不聞未發之先也事者慎獨久而熟方能戒懼於不睹不聞內外工夫固當並脩並進然難易淺深亦不得不有先後之序也
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窗牖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己分曉己亦自見不分曉相在爾室中屋漏之下庶幾能自謹而無愧于心以明不睹不聞致戒慎之意
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
奏假無言一節
君子誠心進於神明而其感格不待言說誠之至也則下民亦不待言說而自化矣然鬼神幽也人道明也本爲兩途今我之誠

說能感幽而況與我同明者乎

不顯惟德一節

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

言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予懷明德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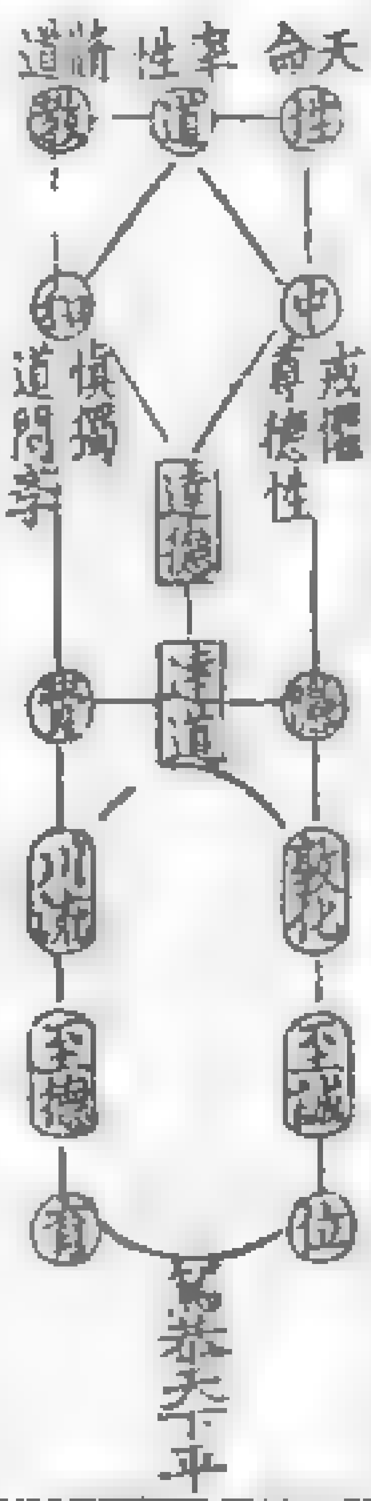
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復於虛無矣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亦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

章末三引詩皆是言聖人德之不顯最後所引只是無声無臭一句形容不顯之極上天之載一句是帶來說詩中言天之道無聲臭中庸則言德之無声臭也德本不可以声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声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

此一句亦不是虛引

此章雖自下學立心入德說來以至於極分作六節然第一節只是說用心向內第二節乃言慎獨第三節言戒懼惟此兩項工夫而已下三節五引詩皆是言效

中庸始終合一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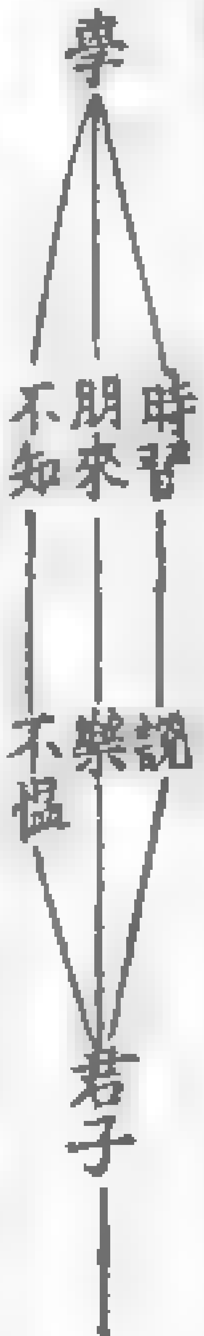


讀中庸叢說卷下

讀論語叢說　宋　許謙

學而第一

學而章



人之受命於天以生存於心則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接於身則有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五常者五倫之則也此皆人之所同然者雖聖之高愚不肖終不出乎此然人不能生知安行所以必效先覺之所為於理之未知者必學而後知事之未能者必學而後能已知者時時習之使愈明已能者時時習之使愈熟有得於心自然喜悅

朋來之樂有二義善固人所同有我既得之而朋友相從亦皆知之能之道合志同人我無間自是可樂又我之樂雖自以為得而尚未知邪正淺深今朋友之來自近及遠如是之衆則是我之善果同於人心而可信真有以合乎君子之道乃可樂上是及人之樂下是為己之樂

慍只是閉藏言不樂如南風詩中慍字只是蘊之隱人

集注先覺之所為此先覺字當專以古之聖賢言之蓋聖賢制作立言無非天理之至凡威儀之節六藝之文經之所載者皆足為萬世之準的學者當於此求知其理學行其事故有成而無弊然皆日用之常未有出於人倫之外者至於今之先覺不過資之以為指引以求聖賢之心耳蓋其學未到此地位不可便把做準的也當把先覺之所為五字作一串看乃得其意

學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逐一習令明習令熟必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注於本文外有其進自不能已一句然亦只在孔子語意內

程子兩條只是言習前一條知上習後一條能上習謝氏主時習

說就能裏提出二事作標準餘事皆當求其至而習之
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此是就人所為上提此二事以為例謂一日之間當坐之時則習之必如尸坐如尸則身正而安頭容必直手容必恭不妄動移或當立之時則習之必如齋齊謂祭祀對越時也立如齋則整齊嚴肅敬主於中而兼見乎外以二者推之則凡動容周旋事親敬長接人應物各隨其自而習之是無事無時而不習也又進步言之坐如尸則於坐之始終時時習之如尸立如齋則於立之始終時時習之如齋是一事上無時而不習卻推就凡所為上皆如此是兼此二義看方備
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悅之字從心故曰在心此字為說蓋古字通用樂本借音樂之樂喜在外象樂聲在外故曰主發散在外
顧易曰難學既有得於己便推出善及人於理為順信從者眾則樂於事為易既有學人當知今卻不知於理為逆既不知我則當慍人卻要不慍於事為難故惟成德者能之只接不知不慍一句

本經三節以文勢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慍是一截說樂君子是一截然君子是成德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慍之所能致若但不慍即是成德則孤陋寡聞而人無可知異端邪說而人不是我乃渾然不顧豈當自得其罪不亦大乎故文公曰故惟成德者能之下又曰德之所以成云云而程子亦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言須有上兩節工夫方可成德

孝弟章

上節以質言下節以事言有子之意專主於為仁而先引出人自有資質淳厚而心和順語行孝悌者然不止於孝弟亦無犯上作亂之事能孝弟便能順其心至於此次泛言兩句承上生下言凡物皆如木之有本末本盛則末榮末非末節細務之謂是與本對言者若木但有本而無末則不成木君子之學當用力於根本則道可進如培植其根則幹枝梢葉漸長而成木自孝弟推而仁民愛物方全得仁君子所學為仁而已如上文所為孝弟乃是為仁之本不是如上好資質方可為仁正是勸學者當先行孝悌以為質而漸求仁之全體親親而仁民愛物皆自此始非但如不作亂而已
此章君子只如言學者兩字論語中所言君子不同有以成德言者如首章及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之類有以位言者如君子篤於親君子之德風之類有以學者言者如此章及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食無求飽之類可以類推又有指孔子言者如君子有三變是也小人亦有不同有以位言者有以行言者皆與君子相對說
仁者專言之則包四者謂之心之德偏言則與禮義智為對謂之愛之理此章自孝弟而言仁所以解愛之理在上
仁字之訓須兼看或問通釋方盡其義切在子細體認

巧言章

此章大意似聖人親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為多
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若總而言致飾悅人全是私意故天理泯分而言巧言是無信令色是非莊是無禮不能守正而求悅於人是不知義外飾欲欺人而終為識者所知是不知一舉而心德皆亡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斷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為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說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遺理處皆非仁本注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三省章

忠信是處心應事之主而曾子惟於為人謀交朋友上省似於忠信之用處未備而人之行大於此者甚多蓋曾子篤學於他事無有不善獨此三者或有未至而亦人情之所忽者故自道其所未備者日以省之固非謂學者只有此三者當省也學未至於曾子則己之未及者皆當日省
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非謂為人謀交朋友為傳習之本謂心之誠實為傳習之本也此語是接上自治誠切而推出去說此忠信字是大綱說心誠實處蓋有誠實之心則可

傳習無此則非爲己之學矣然此是本注故只就章內說讀者
又當推出凡事皆以忠信爲本也

千乘章

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古註有兩說
馬氏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
爲通通十爲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若地方
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周礼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百畝爲夫九夫爲井中爲公
田一井止有八家四井爲邑則方二里四邑爲丘則方四里四
丘爲甸甸輸鄰則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成甸中六十四
井出田賦旁加三十六井治溝洫不使出賦六十四井除公田
外止有五百一十二家共出車一乘每乘則有兩車一曰兵車
又名馳車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一執御一執弓矢一執戈
矛步卒七十二人在車前與左右共七十五人一曰大車又名
革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同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
人共二十五人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謂之一

乘也車千乘則當有地千成
所謂方三百十六里有畸者先直排三十成作一行便是直三
百里橫闊十里却以如此之行橫排三十行便是方三百里共
計九百成尚有一百成却分爲萬井於每行上添十六里則東
南兩面共添六百箇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要取方又於東
南上有闕却又用將方十六井去補殺方該二百五十六井六十
計五十六井二以一萬井除去九千八百五十六井外尚餘一百
四十四井難以分爲方故曰有畸[illegible]
所謂惟公侯之封能容之者按周礼大司徒建邦國諸公之地
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故有是言
包氏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是
不除公田又只九十家出車一乘包氏據王制與孟子公侯皆
方百里故如此說
三代之礼不能詳考所以集注只混全說諸侯之國其地可出
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耳若馬氏謂公侯之封
能容者凡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

爲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
井有奇比上數爲少皆未能盡合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
爲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
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涂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爲田之數
如馬氏謂地方三百十六里者言亦未備也
然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
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謂天子
六軍也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
但不能盡舉畿內尔
今此章未須究竟度數或且只就用處看
集注五者反覆相因下因乎上謂如此然後能如此上因乎下謂
如此又不可不如此

弟子孝弟章

此章非言孝者之大全只說爲人弟子事餘力是不與上事接空
隙之時大意欲盡弟子之所當爲才有餘暇便當讀書兩事皆
不可廢

謹信乎身之事上下四者接人之事以孝弟爲行之大故言於先
其實以謹信一事貫乎四者之間蓋謹信則孝弟愛衆親仁皆
得其道已不謹信則四者皆無實至於學文亦謹信者能之

君子不重章

此章是學者最先用工處心主忠信猶存重厚內外相應方可爲
學不忠信則心虛妄不重厚則貌輕躁虛妄輕躁如何學得道
人資稟輕俊者最要戒輕輕則百事皆不成道在天地間只
是實理至重至大如何被輕躁人擔當得去
貌重厚是用功于外心忠信是用功于內乃內外相養工夫雖然
欲貌重厚亦忠信者能之虛妄者不能也故忠信上用主字謂
應一事始終以忠信爲主總脩身而言亦始終以忠信爲主是
出言制行待人接物皆主於誠實而毋事又首尾主於誠實也
聖人言忠信處不一如言忠信是主於言忠信所以進德是主
於行此章是總言行而言之
孟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蓋操而存即
是入舍而亡即是出此章忠信即是操心之道故只引兩句

游氏事以成之之說有古註意則不蔽固之意與集註稍有不同
文公以論一章大旨倂暢明白故取在圈外

愼終追遠章

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愼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愼喪死之礼如礼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礼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

愼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存敬中之哀

子禽問章

集註謂子禽子貢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愚按子禽見於論語者三其問於伯魚如朋友私相請益者疑其爲孔子弟子其謂子貢過於仲尼若惟自尊其師者而稱子貢爲子稱夫子爲仲尼也無此例以此推之出於子貢之門當矣

聖人所經過人即化有所存主便神妙此等處未易窺測而觀聖人者只就德容上看文公此句有不滿子貢之意蓋此亦是子貢早年之言至後篇答子禽之言方形容聖人端的又足以見子貢之學日進而子禽終於卑下其學者之勸戒

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故人自與之言政也未易窺測不獨是說子貢之言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未能深知聖人故子貢止就他可及處說五者亦不顧其外却是闡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注皆是体貼經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讀者須仔細把注字一一体貼經文看休要作剩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

此五者只是礼恭而德盛乃礼恭之本

父在章

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

禮之用章

金先生曰程子礼樂之說所以敬和大經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礼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即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礼其尊卑貴賤上下之体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合同交通之意行其間如宗廟之礼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礼多儀也而燕示慈惠卑尊上下至辨也而樂然有文之中每有歡然相愛之意此皆礼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歡也而籩豆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宴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衣服異藏湢浴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合之意而畧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註但見行礼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謂君子行礼之意不推先王制礼之意然於其首取程子之說未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愚按此章有子是說用礼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敝礼之体雖嚴非和不足以行或一於和而失嚴敬之本則流而不可行一也此未是言礼之全体只是言用礼既逐事上看以下節礼字則知上節礼字不要重看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撥起說此章全体

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礼中自有樂然故是礼之本体故曰礼之所以立和是用礼處故曰樂之所由生立字生字有輕重細玩可見朱子又進一進說礼之全体中自有敬與和所以又不曾說樂字必合金先生合同交通之意者合同交通雖是就制礼處言然所行即所制之礼也

信近章

約言以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礼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礼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

上兩節言行是備已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之三事各開者非相因之辭

集註謹之於始慮其所終始者信也恭也因也終者復言也遠恥辱也可宗也慮者欲近義礼而得其親也謹者必近義礼而得其親也

無求飽安章

敏於事是敏速於行事無懈惰之氣無偸媮之心見義即爲如恐不及又不但主於行事而已至於學文明理之事亦欲敏速所

謂爲學務時敏是也
就有道而正謂心有憤悱而辭之未循行之未果因問辨而達之
者固正也高山景行聽其言觀其行默識而興起得以達其辭
善其事者亦正也
有道而正本注只說正其是非蓋上面言君子則是有志於爲學
而非常人矣故其所敏慎者皆是向善上事但未知必當於理
否爾此夫子之正意也圈外乃取尹氏之說推演於異端則是
併欲正其學之邪正矣此是勘後世爲學者言之以防弊夫子
時未有此等學問也若果欲戒此則理人之言必別

貧富章

此章貧富二者相對看蓋貧者見富者則卑屈富者見貧者則矜
肆卑屈是容氣言辭卑下屈伏矜肆是容氣言辭矜誇放肆卑
與肆反屈與矜反此二者由貧富之態蓋不期而然也往年
目擊一事眞有類此鄉閭有親兄弟異居者兄貧而弟富弟每
以錢財周其兄實無鬩墻之事但一日二人相遇於途兄揖其
弟甚恭而弟揖其兄甚倨竟若易置兄弟然揖人之中彼此皆
安之而無諂色以禮律之則弟當坐不弟之罪而其兄亦有不
能安分之罪固無足道者弟足以見常人貧富之態所以至兄
弟尚然況他人乎非君子不能自守也
貧富固當對看人情必如此但此是爲之所動則貧者無所不用
諂富者無所不用驕亦不擇貧富而施矣
引詩固是子貢因孔子言而知學問之道無窮不可少得而遽止
在答樂好禮之後然開上節說則無諂驕切磋之事也樂好禮
磋磨之事也但不可謂專言此爾
始可與言詩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穎悟而長方才可以讀詩
非謂足以盡詩之用亦是引而不發
集註無諂無驕知自守者能之樂則心廣體胖好礼則安處善樂
循理學者須体認何以能自守又何以進於心廣体胖安處善
樂循理之地必有所見然後可蓋非窮理者不能然二者雖淺
深不同皆知命者能之知氣數之命者則能無諂無驕知天理
之命者然後能樂與好礼知天理之命非深造者不能知也細
体認兩節意可見

無諂驕只就貧富裏做工夫貧者常守定不要去諂人富者亦常
守定不敢去驕人是把貧富做要緊事而著力持守不肯放慢
至於樂則知命樂天安於道義外來者不足以改其樂且知所
謂貧禮非富足者不能行既富則足遂其好礼之心唯恐行之
不逮何暇顧其富是謂超貧富之外者
樂與好礼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
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
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
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禮既安舒爲得有
卑屈心既樂循理爲得有矜肆知諂驕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
往者所已言指樂與好礼來者所未言指切磋琢磨言義理無窮
圈外注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
然不切以下是說凡學問之道知此而與貧富亦在其中
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
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

人不己知章

此兩句子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
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
不患人不己知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
理脩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
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
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
而言之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己應事唯
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媿於心何必欲人盡知
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
之人有位而擧賢才爲用爲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其
可乎否則賢愚混淆倒用紛亂而亂亡至矣
集注是非以事爲言邪正以心術言

爲政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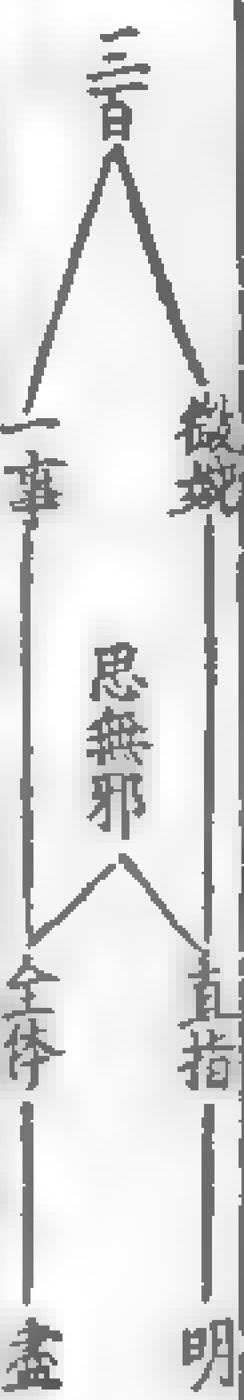
爲政章

此章爲政只如言爲治不必把政字重看若謂法制禁令來都說

#2091 012

不行不然則此政字先見朱子何不於此立訓而於後章見之
此段云正人之不正只如言治人之未治者治人若不以德則
不足感人若一出於德則心悅誠服興起向化自然歸仰不逌
矣
北辰非徒喻爲君意多在德上爲政以德則能如北辰居其所不
動而衆星自共向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如舜恭己正
南面如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集註三無爲字皆就居其所上
發政即法制禁令自不可無但有德者有政即是德政紀綱既
只以德君之則民觀感而化無違於政者固不必用智作爲也
若無德而任智尚才則有爲而民不化矣
極是四方合湊至中恰好處天之体雖大至中恰好處即是北辰
天全体皆運行惟此處爲之樞紐其位不動北極雖有一星而
此星亦動北辰却在極星運圜之中星爲陽辰爲陰辰是無星
處凡天無星處皆謂之辰此辰是居北之辰南極卑而隱於地
故不言

詩三百章



集注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謂人心思無少邪僻又無間斷乃是
誠也盖誠是實理在人則爲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
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
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既示人以此一言之義又勉人以用功
之標的故朱子極称之

道之以政章

夫子言爲政當以德禮若但用政刑而無本不足爲善治然但謂
不可獨任刑政亦非謂但用德禮而不必政刑也盖德礼固能
化民而非政則德意不能遍流於下所以平天下必用絜矩之
道有法制禁令則德澤方可下流雖堯舜之世而有四凶刑亦
不可廢也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
就德礼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

公強合爲一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
末之謂也
集注发深言進德序淺言應事

志于學章

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所以朱子於志于學下
便釋曰學即大學之道又曰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正兼知行
言之
竊謂立是能取常未惑是能應变知命是極其本原統會耳順則
化矣
集注程子前條謂聖人進德未必果有如此等級但立言勉人使
及時修德第二條謂聖人所以言有等級之詳使學者當循序
漸進不可徒慕高遠此爲後學者甚切胡氏第二條兩說前說
即程子後條意後說即程子前條意以其言尤直捷故文公取
之文公之言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謙冲之全盖聖人之
言無非實理豈有心實自聖而謾擬出許多節次以欺學者
金先生謂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自有聖人之學又自

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此言殆得聖人之意然十
年一進所謂因其近似以自名者

懿子問孝章

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叔牙次季友礼適長稱伯庶
長稱孟莊公既爲君而大夫不敢宗諸侯故以庶長爲孟而諸
弟宗之慶父爲孟孫氏牙爲叔孫氏友爲季孫氏慶父視莊公
則已爲仲也故又曰仲孫氏
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注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
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
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爲者亦有不盡者則不及之意亦
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
不包也
三家僭禮因魯僭天子故三家僭諸侯有併及天子之禮僭之者
如三家視桓楹以葬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
俎祭禮之僭也其他如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又如臺門而
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三家凡居處服御舞

非僭也與已如此則與其類者可以類推
舜禮諸侯用桓楹謂於椁之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爲鹿盧以綍貫其中以下棺雙植謂之桓蓋碑立如雙柱然諸侯用四綍貫二碑大夫則二綍二碑而柱形小視桓楹是用四綍貫大楹也綍音律　撥者引柩車之綍也謂諸侯輴而設撥輴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輴僭諸侯也輴勑龍反
八佾雍撤皆僭天子禮　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之後　旅道也屏謂之樹繡讀爲綃綃繒也纁丹朱以爲中衣領緣皆諸侯禮繡綃反　其餘當時大夫多不得禮之中如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君子以爲隘濫者僭於上奢則可知隘者祭不及於禮他亦或可見矣

武伯問孝章

以集註前說言之則爲人子者須當謹其起居節飲食以謹疾之事而朱子又以一充字該守身之大法以後說言之則疾病或爲六氣所冠自外而來非人所可謹事爲乃自我作人所當制兩說皆是從唯字上起義但前說唯字後反說唯字前說則爲凡孝者切後說則於武伯身上切蓋武伯非善人故也

子游問孝章

非謂以犬馬比親夫子以貴賤之絕相遠者言之以曉人然至於兩字所包多謂自父母以下兄弟妻子奴婢以至犬馬亦全先生謂有養之養作上聲讀意自明

子夏問孝章

聖人各因四子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程子之言盡矣然孝者總是四人之失者反之於身事親必盡孔毋過於節而陷親於惡毋不及於節而不能悅親之心脩其身而不至於不義謹其身而不至於有疾以貽親憂養而能敬服勞奉養而能愛進進於是豈非孝之全者勿徒究四子之失也

如愚章

如愚承教時也其私臨事時也師友雖疑答問之際須是見識開明事理通達直下承當是之謂發顏子既無疑於夫子之言心領神會却不曾見於言但實踐於行故聖人看箇亦字謂雖不言而其行亦足以發吾意也要看得言字重便見意言與私對默與發對愚亦字在中間此亦字不是閑慢語助辭

視其所以章

第一句分君子小人下兩句只觀君子大凡爲君子難爲小人易人只是善惡二端此章是就人所習上說所習者既不善便是小人更無可議論只是爲善却有淺深不同須是自源頭用意便善而又能安然不勉強方是君子若未論後兩節事爲難君子其心只小人

温故章

古注温尋也春秋傳故者又知新者左傳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注云尋温也鄭注中庸温故曰温讀如燖温之温則尋是燖尋舊熟食也温字但當正訓尋字今集注曰尋繹也是兼取古注下句說

時習謂聞而每有新得故非一也必時時温之或温此或温彼也温則必有所得温此有得温彼亦有得一温有得又温有得時兼衆故每有果温時每二字注中活眼

故學矣不温則將失之而非我有能温則守之固而在我矣然温而不知新則徒誦數其說而無融會貫通之妙亦將一索而盡每有新得則義理從源而來應人無窮矣記問之學是誦讀記憶及問於師友而得之者不知温故則無所玩索故無得於心而所知有不在我者矣不能知新則無所充擴而所知有限應亦有窮矣

不器章

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無不周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用之周如爲趙魏老勝薛大夫與不可大之則秉田吝吏以至孝道殺動所存皆神體之具也用之不周如黃霸長於治民爲相則功名損於治郡時龐統長於治中別駕而不能爲令體不具也

先行其言章

聖人以言行對舉教人多矣大率皆欲敏行愼言也此章因子貢問何謂君子是合言之言君子之人其所言皆是平日所行者欲成君子則須是務於行既行得然後言之是言即所行事也

學思章
亭以事言思以理言凡一事必有一理有此理必有此事但習其
事而不思其理則昏罔而無得但思其理而不習其事至於臨
事其心又必危疑不安欲學者知行兼進

異端章
集注佛氏之言尤近理者謂其言欲窮極高明說得直浮不見可
欲而自無累牽世之物不足以洗之說心說性直欲超六合之
外故高明者每樂簡便而喜超越多趨之者至於大而天地萬
物內而身心皆作虛妄而理則謂之障故雖實得其所謂道者
其於應事顛倒錯亂而無分別兼無父無君之禍矣

誨由章
章內六知字稍有不同上下兩知字揔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
一事之知而言
知者知事理也第一知字是總指子路心知無所不知者也次四
知字是知與不知之實末知字是指已知之者與第一字雖相
類而該不足上知字意儀注不能盡知是說不知者不害其為

知是說知之者又有可知之理雖是說意却是從不知上來須
要看上面子路好勇强其所不知以為知一句為主則下
面知字自有着落
涌得意與集注不同把是知也一句通結知之不知兩句謂總分
別得知與不知分明這便是知所以引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若
是則是知之知在知之不知之外矣聖人意若果如此其辭必
異不把六箇知字來說了於言子之徒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無
臣內為有臣皆是以不知為知者夫子告之事君曰勿欺亦是
戒此故集注著強所不知一句在上方說得子路切而意皆明

干祿章
子張學求祿之道於孔子孔子答之曰於古今之言多有所聞有
疑而未信者闕之不言其餘不疑者又當謹慎而言之如此則
言必當理人少有尤怨於古今之事多有所見有殆而未安者
闕之不行其餘不殆者又當謹慎而行之如此則行皆當理少
有悔心能謹言行至於寡尤悔是將成君子之德者上之人必
峯而用之豈害之乎故曰祿在其中子張之言病在干字夫子
但教其謹言行
殆危也危字與疑字意思相近只是於事上疑處決未破若行必
未穩所以闕之不敢行
集註罪自外至謂言輕則招尤禍也
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則如此以如此斷辭也外注言在其中謂如此
却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孟謹言行者必得
祿故曰祿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值水旱之災則飢矣故曰餒
在其中若謹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而已須應接如此亦有
不得祿一句看此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
反用

民服章
君擬窮理為舉直錯枉之本窮理則燭枉直明居敬則舉錯當君
敬又窮理之本也

使民章
上莊等而民敬忠是感化慈與舉善教不能而民忠勸是感應
康子問何以使民敬忠勸夫子告之以三者意謂民固不可使之

如此然在上如此則民自有此應聖人則只專對他使字說是
止就敬忠勸三者說張宣公謂在上者但為所當為則下民自
應此舉尤例說在上所當為不止三者而已其說稍寬故置在
圈外不然則其說首尾皆備何不收在本注耶可見集注精擇
如此

人無信章
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己與人接處此喻至切

損益章
四可知字不同一二與三指已往而言謂損益者可知一與四指未
來而言四則又總言百世者可知
聖人之意是就禮中有損益不可將損益與禮字對看故集注謂
禮之大體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小過不及之間中間兩可
知字雖曰損益者可知乃是就禮中損益其小節爾故中二可
知亦包禮字意在其中胡氏言損益制度文為亦是上面天叙
天秩之制度文為爾
集註五常謂仁義礼智信大地流行一氣而已其來則生物為息

爲陽其去則物壞爲消爲陰故曰陰陽二氣錯綜分而爲五曰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五行雖分爲五陰陽又各在五行之中然五行以氣言氣之中莫不有理人稟五行之全氣而生故皆得其理之全所謂木神爲仁金神爲義火神爲禮水神爲智土神爲信以五行之形言木時發生金剛斷制火有文彩水善流動土重不遷俱各有意此是五常之原此五者亘宇宙窮古今不可變而又只是日用常行之理故曰常

文質謂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忠質也夏代凡事忠實無文華質雖亦是實然質與文相對言質則已有許多朴素在此但未十分加文飾是忠與質不同之意周又於上加以文華三代之礼只是一節文似一節

十二辰撓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天之樞紐若其所不動處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所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者也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所以建之方即定爲月之辰然晝夜之建有三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

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其間以會運世歲月日時紀數少言之則爲歲月日辰大言之則爲元會運世皆以十二三十起數一會一萬八百年大約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物戌會閉物而消地亥會消地而消天至子則又生天以歲比之春月在寅爲生物之時秋月在戌爲閉物之時以元與歲相類故有天下者以斗杓所建之月取以爲歲首建寅爲首取生物也丑爲歲首取生地也子爲歲首取生天也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殷以人依地而生遂用地正周又以地倚天而成則天爲原故用天正所謂統者以律而言蓋黃鍾應子大呂應丑大簇應寅律管黃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六寸又三分蓋一上生大簇八寸以其得全寸無分毫釐忽之數所以統餘律者也故謂之統而林鍾之位在未故以對衝之大呂爲統東萊先生曰三正迭用尚矣蓋自上古以來更用之也然未嘗成首生物之初民事之始冬不可以先春故孔子曰行夏之時言萬世不可易之道

疏家如此堯用丑正舜用子正愚恐不然以理度之禪讓如父子相繼豈必改易以事實言之古者雖改正而不改月人君即位必在正朔大甲即位及復位皆書十有二月而舜格堯廟巡狩四岳用二五八十一月皆合方與時可見皆不改月數然則凡言正月者寅月也舜受終文祖則曰正月上日格于文祖則曰月正元日此一事關係唐虞三代而其文如此可見非以建子丑爲正明矣

臯陶謨言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叙者天理自然之倫叙其實即五者人倫之常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其礼即五禮也

以一歲知一元

(一元) 十二會		(以歲言)	
子	開天	十一月	周代以地因天故用天統以子月爲歲首
丑	開地	十二月	殷代以人因地故用地統以丑月爲歲首
寅	開物生人	正月	夏代以人事爲主故用人統以寅月爲歲首
卯		二月	
辰		三月	
巳		四月	
午		五月	
未		六月	
申		七月	
酉		八月	
戌	閉物	九月	
亥	消人及地 消地及天	十月	

天地一元之數

	元	會	運	世	歲	月	日	時
會	十二							
運	三百六十	三十						
世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歲	十二万九千六百	一萬八百	三百六十	三十				
月	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	十二万九千六百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日	四千六百六十五万六千	三百八十八万八千	一十二万九千六百	一萬八百	三百六十	三十		
時	五万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	四千六百六十五万六千	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	一十二万九千六百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八佾第三

八佾章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爲之何事不可敢忍爲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

古注季氏謂桓子蓋與孔子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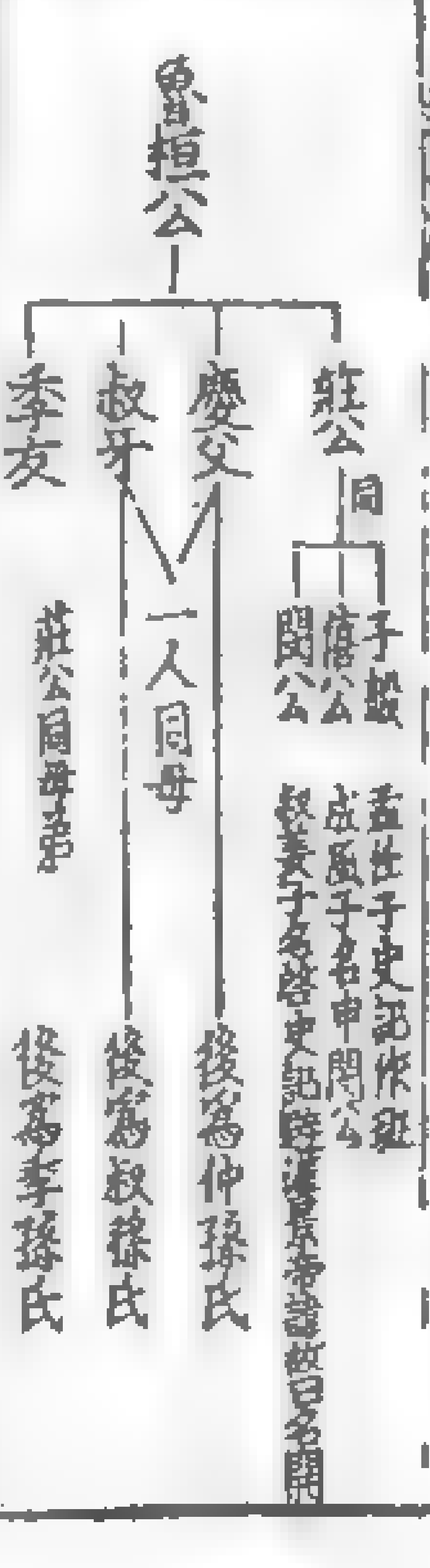
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朱干玉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籥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之舞也

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預注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疏引服虔云用六爲四十八人用四爲三十二人用二爲十六人集注取此疏又謂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或問取此

三家章

奔走無辟公之相視璩非天子之稱故曰奚取此章聖人有惡之之意爲有憫之之意爲至於譏之之意則併及曾也

魯桓公取齊女生子曰同又生友謚成曰成季又曰季友又有庶子二人長曰慶父謚共故曰共仲次曰牙謚僖故曰僖叔又曰叔牙二人同母桓公卒子同立是爲莊公莊公亦取齊女是爲哀姜哀姜無嫡子其娣叔姜生子開莊公妾成風生子申又娶黨氏之女孟任生子般愛而欲立之公疾問於叔牙叔牙欲立慶父公又問季友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殺叔牙而爲之置後立叔孫氏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卒成季立子般十月慶父弑子般而立閔是爲閔公成季出奔閔公立召季友歸二年哀姜與慶父謀欲殺公立慶父故慶父又弑閔公成季奉公子申出奔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出奔成季奉申歸立是爲僖公遂召慶父而殺之亦爲之置後立仲孫氏古者次子爲仲庶長稱孟而慶父之長則莊公也其子孫不敢上与君叙故以慶父本庶子之長故曰孟孫氏僖公賜季友田以之爲相其後爲季孫氏遂世執魯政



禮樂章

此章重在仁上游氏說是正意故爲本註凡礼樂有本有文在心之敬與和是其本在文者礼則玉帛衣服升降進退之類皆是樂則五聲八音歌辭舞節皆是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礼則礼皆合其度以和用樂則樂皆得其宜是礼樂皆爲我用若此心不敬不和卻去用礼樂之器則意不相浹洽只是具文而已礼樂之極欲動天地感鬼神若此心無敬與和只依本

做去如何會感動得

游氏正說收為本注程子是說凡事上說禮樂本意是不仁則不仁則不能用禮樂程子是不仁則事事無礼樂不仁是主於心言李氏是主人言故程李說在圈外然程子謂失正理却接得上人心亡之說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林放章

本字昔日作本始說者來不若作本原說言本原則始意在其中本字既可與文字對而末流之弊亦可對言之與集注礼之全體亦無礙

易節文習熟也喪礼言易是於送死之礼如飯含斂殯之節擗踊之數皆習熟而無差如此固是好然但一心只是要行礼節去哀戚未必盡情蓋但知有繁文而不知其本喪親者人子與親一旦永訣自是哀痛入骨髓皇皇如醉如夢只理會得哭泣哀戚雖知有許多礼節亦未暇盡行故古者喪必有相凡礼儀皆相者掌之若喪親者只如他事行礼一般行一番過於胸內之恩似不相關

喪礼節文自屬纊沐浴飯含冠殯葬祭之節擗踊之數衰麻絰服之等飲食居處之常凡為喪事從初終以至祥禫皆是易又喪

集注哀痛見於親者慘怛發於心者

禮貴得中而下四句為此章之主夫子以儉戚各其本而礼之中乃在奢儉易戚之間須看與其寧三字是聖人正意

范氏祭喪兩節擅弓全文子路聞夫子之言也抑揚之意正與此章相類故取以為說後言喪礼在上此順經文而祭則礼之首也故易置先後

揚氏取禮運汙尊抔飲之言說汙儉字汙尊謂鑿地汙下以為尊抔飲謂以手掬而飲也

夷狄章

本君亡君主於位而言有之無之也故集注曰不如諸夏僭乱無上下之分此全責於臣是夫子正意尹氏之言專責其君推說也

泰山章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礼不如祀之備此說旅字亦恐未為的當蓋

貢而言旅皆祭山也豈亦故耶

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季氏取二孟叔各一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禮當行典禮皆自為之旅泰山若代魯行之耳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可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而自嘆也倘冉有必欲不染季氏之惡則如閔子辭其仕可也

集注不輕絕人句盡己之心一句是言聖人

君子無爭章

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六耦內諸侯四耦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

決遂而立堂下西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偶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西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体欲比於礼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侯聚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于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卒觶坐奠於豐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

說音脫

巧笑章

子夏只是疑素以為絢兮一句作以素為絢意故問接字書來成文曰絢會五采以畫曰繪本意是說用素以為絢謂先有素却絢之故夫子答之以繪畫之事在素功之後詩意上二句賦體下一句比體謂女人有倩盼好質然後加服飾之盛方成其美素比倩盼之質絢比加服飾之意只在第三句內不是集注添

止一貫說
禮器曰甘受和云云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楊氏引其文略
改作苟無其質禮不虛行行即道也

杞宋章十

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
宋皇王大紀曰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
此事實也與尚書史記合樂記之言記者之失也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居冢宰攝政武庚乃與三叔比流言以撼周公周公居
東蓋遷兵及天動威乃周公德成王悟迎周公以歸於是武庚
三叔叛周公乃奉成王誅武庚然後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宋
爲故亳商之舊都也封微子乃在克商十年之後此其實也

禘自章十

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宗廟之最尊者也然諸侯亦有始祖
廟而君子報本之意無窮故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
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然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
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
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
之主退居南向而配之也禮家言五年一禘蓋以三年一祫此
例爲說春秋纂例謂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

武王崩成王幼三監與殷叛周公以叔父之親冢宰之任誅之而
天下定制禮作樂以致化百世周公薨成王思其勳勞命魯公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
而祭文王於大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
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
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
世之僭而附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灌用秬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曰以
柳杵以梧以擣之而和酒中其香暢達故謂之鬱鬯用圭瓚盛
之於始祭之時灌之於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
鬼魄皆人身之靈也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氏注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
爲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蓋凡人身之精明皆魂
也聰明特舉其類尔如心之能記口之能言手足之能運動皆
魄之所爲其所以使之能如是者則魄所爲即氣也故魂與魄
合則能運用而爲人魂神離則氣外散降而死矣祭者必合已
散之魂魄而來享故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
肺肝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蕭香上達故以求魂鬱鬯
下達故以求魄各從其類也觀音諫俠音夾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
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又曰嗚呼哀哉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禘之說章十

集注報本追遠祭宗廟者皆然惟禘爲最深仁孝誠敬宗廟者
皆宜盡惟禘爲當至誠字與至字相應皆說禘祭處切不可輕
讀過

祭而思事則誠爲不虛始祖之所自出而欲感格之故非仁孝誠
敬不足以與知禘之意而誠意仁心足以格祖神則以此而
應天下之事何有故曰知其說者如示諸掌

仁誠是体孝敬是用合此二者然後可禘仁誠所該者廣孝敬獨
主禘言自仁誠中發出孝敬一節既足以感禘祭之祖則仁誠
之發以應他事何所不當

仁孝誠敬四字極精深孝敬主於禘仁誠關之於天下禘者孝敬
自仁誠之本發出則禘固全四者治天下而以心之至誠而盡
夫仁則何士不極其當乎有此四字方見禘與天下是一貫夫
子所謂知此而盡天下者正在此仔細體認

祭如在章十

祭如在常爲在存之在有士死如士生之意

媚奧章十

自堂從戶入室戶內東南隅爲窔東北爲宧西北爲屋漏西南爲
奧入戶自之所視先見宧次轉屋漏以及西南隅爲最深之地
故曰奧安音杳

集注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

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爲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注又引逸禮中霤禮曰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祭黍稷祭肉祭醴餘如祀戶之禮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祭肉脾皆如戶禮祀門之禮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他如竈礼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祭肉他如門礼[illegible]中跪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特牲者特牛也諸侯或亦當然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接主於初設奠之筵上乃出尸迎尸入即筵而坐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竈陘[illegible]承器之物以土爲之鼎當陳於竈門堂之前稍東西向以俎升鼎載肉入設於筵前盛則設于俎南中霤之主設于廟室牖內之下牲五祀之主戶主中霤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疏又曰月令五祀蓋殷礼也周天子則七祀加司命與厲此見祭法篇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周禮宮正注祭七祀於宮中則又與上兩祭之說不同

射不主皮章

凡射必有的其總名曰侯天子中之能服猛獸諸侯大夫士中之得爲諸侯故曰侯天子三侯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二侯熊侯豹侯大夫麋侯士豻侯凡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凡侯皆以布爲之其形必方每三分之以爲飾大射之侯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緣

於中爲射之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五正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而畫其獸頭謂此就布上上顏色了却畫其獸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爲正今集註中凡言畫布爲正皆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爲鵠是以大射之侯言也然古礼中又自有主皮之射庶人爲之於冬田獵分禽時用之與此章註內意不同又有貫革之射軍旅用之

樂記武王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散軍謂郊而伐紂者皆散而歸民郊射謂爲射宮於郊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以歌爲節此言行礼射而息武射所以虎賁之士皆說劍而服裨冕搢笏也說音稅

告朔章

古者以竹簡爲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想只是書朔之日辰及節氣

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矣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

兩其字指告朔而言謂不愛其告朔之羊以爲無實而妄費我則愛其告朔之礼恐因此名而後可復其實

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氏注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皮弁下天子也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疏謂朔者以十二月曆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市日斂之藏於祖廟月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注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杜預釋例曰聖人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乃會群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也此章是皆事故集注止

言諸侯之禮

關雎章

關雎詩是文王宮中人知后妃之德欲求以爲王配既得之而作此詩求之未得則有寤寐反側之思求之既得則有琴瑟鐘鼓之樂哀樂皆是宮中人不是說文王身上說所以不淫不傷樂主第三章言哀主第二章言

關雎第三章是追言文王娶大姒已有成說但未至宮中之時思之也寤寐而思皆主大姒兆以然思得内主也

問社章

周禮禮記之文及諸儒之說大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示而以句龍配句龍者古諸侯共工氏之子也有平水土之功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其主則石

爲之其祭天子用大牢諸侯用少牢其日用甲

管仲章

三歸臺名三歸算法也言作臺度其基廣袤若干尺高若干尺而其頂廣袤若干尺取上下之數中折之則其半廣袤若干尺以爲作臺之數

攝官者大夫采地少祿入不多故家臣一人兼管數事若不兼攝而一人管一事則官多俸祿亦多大夫所得公家之祿不足供之

此二事皆言仲之奢以荅或人之儉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屛以木爲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皆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屛

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獻酬酒獻酢畢覆爵于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

金先生謂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來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以延之

此二事皆言管仲之僭以荅或人之知禮

當時之人但見管仲匡天下之功高仰慕他不暇忽聞夫子言他器小不知所謂乃疑爲儉及夫子言他奢又疑爲知禮夫子歸不明言器小只說奢僭兩端使見得器小處奢僭不能盡器小之意乃器小中之一事能無大學之道自然器大

夫子嘗稱管仲之仁及民受其賜是以事業言此章以學言

集註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致主於王道大學之道八事先以脩身爲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礼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礼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爲所不當爲踰礼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所謂致主於王道不是要管仲輔齊桓公爲王只是要教他行王者之道人之大倫有五行之各欲當於理先王之道不過如此人倫之中君臣爲大桓公雖曰尊周亦多是自强其國諸國貢賦多入於齊未爲盡臣節如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正是王道湯未伐桀武王未伐紂以前皆是王道非謂湯武伐桀紂取天下爲王了

方才是王道伐桀紂自是不得已爲之所遇時不同耳

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之間故坫在兩楹間也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上西階上拜主人阼階上荅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虛爵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荅拜

語樂章

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大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屬故又曰繹如

本注止具訓詁不言旨意斷氏之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朱子必有意也今玩經文蓋始從成爲作樂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樂之作八音並起其聲急促翕然以合此樂之始也及入調既深則於今然後却要八音和合如出於一所謂八

晉克諧雖是合一如又要每器之聲各各明曒便見不可高掩下獨亂清所謂無相奪倫此樂之中也及曲將畢則收拾歸宿有紬繹相續不絶之意此樂之終也大抵翕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承翕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六律為主以翕純皦繹皆指此言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繹者在圈外其為是歟

八音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籥管簫篪之類匏笙也笙竽也笙竽之下用匏上却用竹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儀封人章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行攝相事與聞國政而齊人歸女樂孔子乃去魯適衛過儀其此時歟

論語中當時隱君子見孔子者七人儀封人晨門長沮桀溺荷蓧丈人荷蕢楚狂接輿獨儀封人見得聖人意趣其餘惟知以隱為高與孔子意不相合

韶武章

古者帝王得天下必作樂祭天地鬼神以告成功韶紹也舜受堯禪故作樂見繼紹之意其樂詞與樂聲舞態必皆有紹意武王伐紂得天下故作樂亦見征伐之意韶樂今不能知樂記言武樂有發揚蹈厲之容夾振駟伐之事是於樂中見用武戰鬬之意舜武皆聖人不是征伐使不及堯舜然神讓氣象自是好征伐氣象自是不及故曰武未盡善發揚蹈厲是武態奮發揚起步蹈而有猛厲之容夾振駟伐即四字夾振謂夾舞者振鐸以為節武舞凡六奏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

居上不寬章

居人上當寬行礼當敬臨喪當哀能寬敬哀了却於寬敬哀中觀其得失不是寬敬哀之外觀其他事

里仁第四

約樂章

聖賢言不仁字不同如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是未能盡全體之仁者此不仁字至輕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未盡善之事不使及身此不仁字亦輕如曰不仁哉梁惠王不仁者可與言哉皆是言失其心德者此不仁字至重此章所謂不仁者雖是言不能全心德之人然聖人吾意亦是言曾知學而未深造者故乍處約樂亦能自守但不能久長處之耳此不仁字雖未如前兩不仁字而比後兩不仁則有間矣

集注約窮困也窮是不達困是貧窶聖人約樂是互舉蓋久約者必思富貴然後樂集注久約必濫久樂必淫二字皆以水喻濫是泛濫如水散漫收殺不得恣意淫是水過蒲而流出之意蓋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謟媚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縱誕之氣長踰節陵分之事與約者日流於卑下樂者日過於僭踰是濫與淫意象上無一二之說形容

安仁利仁精深在乎體認

好惡章

此章緊要是兩能字其次要看兩人字蓋人之善惡有大小幽顯誠偽不同須是窮得他真然後好惡之而其好惡則輕重進退纖毫不差故曰能好惡人如大學中言可見大綱集註無私心

當於理是合內外言之必盡二者然後謂之能

凡仁者必智非智不能行仁故纔說仁人便是有知者知人善惡者智也好惡之者仁也

富貴章

古者封建井田之法行貴然後富非有才德勲勞者不得位若才德稱其位雖如舜禹舉一即為百揆司空亦處之不疑後世富貴自是兩途如國家設科取士而已可應科目或仕者品格已及而遷除合宜及貨財義所當得者皆是以道而得富貴不以道得富貴若謟屈巧圖貪冒掊斂君子自無此或問謂一時不期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類是也貧賤以道得之如不能立身不守法度博奕好飲酒闘狠奢縱之類是得貧賤之道君子自無此士不以其道得之謂水火盜賊及無辜為人所累之類我既不為得貧賤之道而得之是命分所遭君子則安命不妄求去此若求去貧賤却是不以道得富貴逆天違命何足為君子仁者天下之正理君子惟遵正理而行則不以道得之富貴貧賤自然不處不去此上

是取舍大分下面終食造次顛沛三節一節密似一節只是隨
事隨時存養工夫
此章雖富貴貧賤對說其實緊言安貧賤耳不處富貴是擇義不
去貧賤是安命進則由義退則樂天其行仁之君子
章內兩去字皆當作去聲讀謂違去仁即下文違仁也俗作上声
讀者非上聲讀者是除去之義仁是心德如何除得了
集注審富貴要見義明安貧賤要守命固
圈外要看然後則其四字蓋君子先要取舍分明若取舍不明決
則此身所處全在非義之中雖有存養工夫何益如學者禮佛
假家講禮耳故曰然後若平日存養純熟必當理至遇當取處
自然明決故曰則其前密字亦緊要謂身之所居既正則存養
者始皆無滲漏也

我未見章

四等人前好仁惡不仁皆是行仁成德故同稱未見次是一日用
力行仁者未見三是畜弱欲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未見
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行仁之人但其資質氣象自有不同不好

仁者如顏子惡不仁者如孟子明言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則是
日以行仁為事但於行事常常照顧不使一毫不仁之士見之
於身其與好仁而務於行者亦何以異但好仁者意自在亦故
孔子總曰未見而朱子亦曰皆成德之事也不可將惡不仁者
輕看又要看其為仁矣字重庶見得惡不仁者與好仁者相去
不較遠
其為仁矣此矣字不是句絕辭是引下文之辭故朱子作着字說
如經史每以也字起下句一般
此章三未見字不同前未見又章末未之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
謂無是事此節未見其人之意却在有能乎三字上

觀過章

此章雖為觀人然主於教人行仁也上言過各有黨是善惡對言
下却專舉仁說意或可見
集注以失過二字釋經過字失是錯誤過是太過具此兩字方盡
經中過字之義
吳祐言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者本文如此受
汙辱之名是指持衣自首請罪之時過言私賦民錢市衣
進父蓋當夫賦民錢時未知得汙辱之名也及父責之而促伏
罪於既聞之始有汙辱之名亦就見其以實首罪又能具說父
言故從而赦之汙辱之名則不可泯矣然終是為父之故故曰
觀過知仁二句所指不同讀者亦當詳之汙辱本傳作汙穢

聞道章

聞道只謂耳聽得直是此心與道契合蓋於天下事物之理逐一
窮究積累之多至於天理流行融會上通處如曾子聞一貫而
唯顏子聞克己復禮之說而請事斯語之時方是聞道
道是事物當然之理既得聞之則凡應事皆合乎禮甚而至於死
亦無不可聖人言死可矣其極重者言之而應士皆在其中矣
專為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備明其意
程子二條言死恐有兩意上條正命而死下條死之之死本注生
順死安四字混融兼包二意

恥惡衣章

前章苟志於仁則無惡此章志於道而有惡衣惡食之恥可見前

章是苟字緊要道即仁也士若苟志於道必不為外物所動矣
此見聖人言語一字之嚴而學者不可以不識也

無適章

集注專主是適字正訓謝氏適可也是對莫不可說
心無所住佛氏之本王欲如此與無適莫全不同他無所住只是
要不著物本天下萬物皆是累故必此心常是湛然無纖毫點
染與適莫若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
可則不可爾心無住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
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蓋聖人用物釋氏忘身冰
炭自不可相入
無可無不可之間謂可之間與不可之間看義在何處求二者之
間是義也

懷德章

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太極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
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
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

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集注此章之間字與上章之間不同却是公與私二者之間幾微分別行向公則懷德懷刑向私便懷土懷惠學者正要就此之間上用功使心路下可流向私邊去

禮讓章

此章與人而不仁如禮何語意相類上兩禮字摠天理節文人事儀則言下禮字獨言節文制度言人能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何難之有不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尚奈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

一貫章

孔子言吾道曾子言夫子之道讀者要見夫子是以身教而在門者皆就聖人之身而言非是論說義理而已

一貫譬如以索貫錢雖千萬錢之多只一索可以盡貫天下事物雖無窮却只是一箇道理貫串在裏面理之原出於天在天地雖渾然至大而事事物物各自不同其理亦流行寓其中每事

物中理雖不同然只是天理一箇大原頭分析來所以謂之一理貫萬事但礼雖同須是就一事一物上看得透行得徹又萬事萬物上皆如此然後可見總會處聖人固是生知如曾子亦是先逐事物上窮究力行義理純熟積累得多夫子只把一言融會他零碎底成一片段若於事物上不曾見得道理便說一貫只是虛說窮事物之理既多不知一貫之義却又窒塞

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体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處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之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云小與此章意不相似

曾子平日於夫子所為隨事精察力行但見一事是一理猶覺費力故夫子言我所行之道是一礼以貫萬事是使曾子達此礼而見之行事以身先者告之也曾子既聞夫子之言一時融釋通徹同見天地萬物原來渾然之大而纖悉繁然條葉之繁而本根有在自是行事之間便可入此境尚何疑之有既以一唯當之隨即融化忠恕以告門人夫子謂之一貫而曾子謂之忠

恕只是此一語便見得真契此旨矣是亦以身所先得者教門人見之行事也大率此章不可專作知者正是說行處意多

忠恕二字上承夫子下接門人曾子平日用功於忠恕今既造一貫之礼矣則門人勉夫忠恕豈不足以踐此地乎

而已矣三字要看得有力要見得學者以忠恕体一貫真可以見其實行忠恕造一貫真可以達其境

集注推己二字是恕之正訓忠恕本是學者之事曾子爲門人未能達一貫之旨故借平日講明忠恕二字以釋一貫之義大凡恕與仁只分生熟生者是恕熟者是仁恕須推己以己推愛它人仁只安行一貫是聖人事仁道也若以恕行之推得熟亦至於安行故以忠恕解一貫最切近

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礼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

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体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体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爲道之用各有所指當細玩

忠恕一貫以下天道人道大本達道皆是借用非中庸本義中庸謂誠者天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人道擇善而固執賢者之事也此借以形容曾子所言忠恕皆就聖人上說蓋忠以心之体統言即上文至誠無息之意故曰天道恕以及物處言然合事物上盡其義即前泛應曲當之意故曰人道如中庸天道則自然及物人道則隨事精察而力行聖人之恕雖不待擇不待執終是就每事上文之也爲謂聖人之中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意可見矣若中庸之大本謂寂然無感未發之中此忠是心之全体真實獨未發者也然乃恕之本故亦可以大本言大抵因曾子借忠恕形容一貫恐學者疑之所以多是借說以明義理固可借用非獨忠恕而已

如下文言天道亦有忠恕之意同

圈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己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之事推己至不遠是也是一節爲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也是一節發明聖人之忠恕此與違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違道不遠繳第二節動以天乃繳过

以己及物一句上
圖外一條言聖人之忠恕二條言天道之忠恕三條總言一貫忠恕而以孝者忠恕結之蓋聖人止言一貫而曾子却言忠恕忠恕本是孝者事故朱子以程子之言經類而發明之言孝者忠恕是勉強聖人忠恕是自然非惟聖人可以忠恕言天地亦可以忠恕言又通於曾子高一級說乃見以忠恕解一貫無所不可謂忠恕即一貫則孝者與聖人無異而古來未嘗以忠恕吾聖人謂忠恕非一貫而曾子曰而已矣為截然一定之論故程子盡力發明以補其義孝者且於門人問曾子言特說始則以忠恕可体聖人之一貫行之純熟則由忠恕可達聖人之一貫

忠 — 一 — 天道 — 無妄 — 体 — 大本 — 命不已
聖人　天
恕 — 貫之 — 用 — 人道 — 行忠 — 川 — 達道 — 物正性命

事君數章
事君父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事主諫爭說

讀論語叢說卷上

讀四書叢說卷中

公冶長第五

東陽 許謙

公冶長章
擇壻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絏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汙其行聖人非是就縲絏非罪上取又是因而說起解內外之惑集注有又言兩字極分得倒
疏曰家語南宮縚魯人字子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南宮縚南宮閱也然則名縚名括又名閱說左傳作說字子容氏南宮子孟僖子仲孫貜之子懿子何忌之兄也
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使自分曉
集注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取之猶言得之言長取之也謂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矣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子賤章
君子哉若人魯子賤有君子之德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替魯國多賢作兩節看集註有又言兩字分曉
集注厚之至言稱人之善既厚矣必本其父兄師友是尤厚也故曰厚之至

瑚璉章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包氏注論語杜氏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未詳
集註貴言宗廟之器重言盛黍稷之器盛祭祀以盛庶羞上也華美言飾以玉

不佞章
上焉用佞蓋深言下焉用佞以專言仲弓與人兩句是言不可佞而說焉用佞一句在上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繼之
集註重厚簡默四字是就聖人及或人詞氣并南面章內描畫出來或人未識仁体而又以有口才為賢故見其重厚即以為仁而称之見其簡默以為不佞而少之

漆雕開章

此章專主知言

開只就見地頭說只是格物工夫未透徹所以於天下之理未能盡信故不從聖人之使謝氏言心術之微却是就存心上說於信字上說得重程子前條說開已見道體匡郭而節目尚欠未能充滿故曰已見大意是就開欠處說後條說開於已知之理則事事洞徹其未及者故未能信故曰見道分明是就開當看處說

道不行章

或曰集注謂夫子見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夫子以子路為道果不行而必當浮海能決去就之義而從己乎抑以能盡事三如一之道而致死以衛己乎曰隨身所在以致死固子路之所優為而聖人之意則不在是也道不行而浮海聖人不得已之言居中國而因時進退君子之常情也今聖人怨憾然去此而取彼即義之所在矣非篤信聖人而勇於義者能之乎故夫子獨許子路也子路之喜正喜許已之行義與聖人同心非在事三之義也

孟武伯章

武伯見聖人專教人行仁而不知仁之体段故就門人中峯以為問非泛論人才之謂也觀其再問與歷舉三人問可見

不知者非謂三子皆不能行仁也但未至全体之仁耳一事之仁則有之武伯獨舉仁字為問非全體渾然者不足以當故夫子但可總言不知而已固不可偏指其平日所行某事為仁某事為不仁也就所牽治賦為宰為行人而無失即隨事之仁矣

古注於不知也下有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一句好

集注日月至焉或在或亡注在第一箇不知字下只得指子路而言蓋兼包下二人在內

日月至焉指行之出入乎仁而言或在或亡指德之存亡乎心而言

聞一知十章

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顏子聞事理之始即洞見底蘊皆造其極子貢但能就近推去耳一十二字只是始終字

晝寢章

天地之氣晝夜運行不息晝陽夜陰晝舒散夜收斂人法則天地故曰晝用事夜則寢卧收斂神氣以為晝之用蓋不收斂則無以發揚晝則勤於陽為何況君子乎不可昏惰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當法天道之不息也宰予晝寢豈平常責之

朽木糞墻比志氣昏惰不是言資質下不可雕杇比我無所施

申棖章

君子之心所存惟礼義故堅強不屈於事物之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慾則為事物所屈是心裏見他好了便貪他此心隨他去是他為主我心為客是心奪了安得為剛

理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於物者謂之慾

剛只是勇於行義申棖慾是倔強好勝之人故為慾

大意見事合義處勇於必行有一毫不合義處決不為

集注慾字當為看此章之主有志於理義則不為物所屈無志則心逐物移及勝字屈字伸字屈字最是眼目字當詳玩則剛慾之辨自明

我不欲章

馬鶴以為子貢若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加諸人則全是仁矣今猶有欲字辭亦亦自用力但又有無字則為過也恐子貢只是儻辭未見害亦夫子聞其無字便言非爾所及蓋恐其錯擔當了試如此詳味看如何

孔文子章

聖人垂訓句句是醫病良方讀者不可泛觀須件件將來反身自省方有益若此章又是因孔文子之諡以答子貢之疑耳於已何預況孔圉自是惡人何足稱道若能自反則是學者大戒也夫有敏銳必視學為易而不能細索深求精思篤好至於恥下問節目尤多貴者恃位恥問賤富者恃財恥問貧年高者恥問幼能者恥問不能多恥問寡凡此皆是切中學者之受病如是則文子自是可師當自省而痛治之又當思文子雖勤學好問而其制行乃近於貪黷蓋務知而不行也故學者則宜知行兼用其力而不可少緩又文子之行極惡而以勤學好問尚得謚為文而免名曰幽厲則知而篤行者所以流芳百世又可知矣

凡此一事作戒數端亊者以此意讀書則所謂三人必有我師
而皆可以進德矣
今說周書謚法篇是亊勤好問爲文

子産章

集注吳氏之言未盡公恐斷當不殺此二人想朱子只是取以爲
觀聖人論人之言之法尓

居蔡章

古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令按因以爲
名非謂龜必得之蔡也漢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元
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公龜以下不知此
名所自來

疏云山節藻梲天子廟飾
攷證云禮記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梲
似指宮廟之僭侈與居蔡各一事此説恐長蓋二者皆是僭而
於事無益徒取僭上之罪故同歸於不智

令尹子文章

子張舉子文文子事實爲問故聖人只就所問而名之曰忠清固
未論二子平日百行也然就所問者亦未見其絶無人欲之私
故雖一事之仁亦不許圈外叙二子之行雖是亦就所問上章
其失然終在無喜愠告新令尹去國擇地之外今讀此章且就
子張所問内觀其忠清体首先把二子平生行事美惡看恐於
聖人之言難体認

子文非文子所及於無喜愠上見之此難於容僞集注言其忠盛
矣可謂清矣固有間也

集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子文—無喜愠—告新尹—忠—喜怒不形（無喜愠）物我無間（告新尹舊政）
子文—三仕已—告新尹—未仁—未知皆出於天理（當理）而無人欲之私（無私）

文子—三違—清
文子—三違—未仁—未知其果見義理之當然（當理）而能脱然無所累（無私）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不當理）而猶未免怨悔

子文盡心於本國自是忠只是所以盡心者非當理而無私欲未
仁文子一時棄富而出自是清只是未必果見義理必如此而
脱然無累故未仁此是專就所問上論若論全體則二人之身
渾在利欲中雖有一善不得爲仁也

本注及圈外令以是以下至真無私心是就子張所問事上論二
人之未仁他書考之以下至亦可見矣是就二人凡事上論其
未仁

三思章

此章當用格物工夫在思之前理既明則所思可善若未明理再
思也未合理百思也未合理聖人只就文子上斷其思之過而
格物之道自然見於言外

左傳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
何害杜氏注行父聞晉侯有疾故也所謂文子三思疑聘禮出
使唯以幣物而行無別預遭喪之禮

圈外發明再思意思恐人不明理而妄斷事必有失故用此意補

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中既中便果斷行之窮理在未思之
前果斷在再思之後

圈外李文子事攷證詳之

乞醯章

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皆是以全体言若直則是平生行事無
一件私曲方可稱直之名今微生高纔饒他事皆直只此事之
不直便不可言直了

本注就本事上言程子就心術上言范氏又推他事上言所謂一
介取予千駟萬鍾可知是推演説開去不是正言微生高看來
高自無此等失范氏是教人謹心術細微處

足恭章

集注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蓋爲盜者莫夜穿窬猶有
畏人之心此二者白晝通衢對面謾人公然無忌憚以君子視
之可恥之甚

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此亦是戒学者
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把做無緊

要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惡人學者工夫皆是如此
若凡小善件件致力則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君子矣

顔淵季路章

此章聖人顔子氣象以集註觀之尚可体認唯子路之意須要識
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飲食之間此意
未嘗不存蓋仁者心体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
常人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
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
其他亦無往而不弘廣矣須看程子言豈可以勢利拘亞於浴
沂詠氣不可只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雍也第六

雍也章

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仁又稱其不佞此章自言居敬
四科以德行稱故集註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寛洪
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蓋如此謂有德

足以爲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居位長民不必重看古之有德
者必有位諸侯皆天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
有功德者居之楚尚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不必
以僭爲嫌

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謂伯子大畧與己相類故以
爲問者來伯子是寡言簡直寧易之人聖人乃獨於簡許之

集注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訓可也之可而可使之可不與盖
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
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僅可意獨言可字而上下有所指者又
不可同一律如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

居敬以脩身言集注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說
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以敬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踈亦兼內
外說行簡却是說事

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
一言有一言無似相抵捂盖有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二說正相發
所行自簡又轉一轉不是經文正意

好學章

此章集註甚詳而通釋亦甚當玩

不遷怒二過是好學之效人之七情惟怒發之暴而難制故尤爲
難克顔子於當怒而怒之隨即雪消氷釋無一點留滯意故夫
子稱其難者則情之發皆合於中和矣

集注克己二字是說此章骨子己固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蓋人
有此身便與物對人專把皮膏包定這些血氣便是我有我便
要用物事一取物以供我所欲所謂己也但狹小與天地之氣
不能相入只是專欲尊己不把人做事故怒遷向他人亦不以
爲事故事差失亦以爲無緊要我若改却最己以從物矣若勝
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尊於人所以怒不敢輕加人作
事亦不敢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我也但顔子之己甚輕非
如衆人之己然略有私意即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尽故能不
遷不貳也

克己是脩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
克己後功效如此也

鑑照妍媸之喻不說見處正說行處應之者應事也

聖人之道不是一串意是言學至聖人底方法下文學之道學之
得其道可見

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兼氣與理言其本也至五常言得五
行之理以爲性本只是本体真言性靜是未發形既生言得五
行之氣以成形外物以下至七情言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
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則喪其真故覺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
只是約字約情合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串
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爲先故曰先明諸心知所往下面力行雖
是就事上說其實只是約其情

學之得其道言聖人教他就四勿用功此正是學底方法下二不
却兼效言記誦文辭便是學不得其方法

請粟章

此章大意說不當與而與不當辭而辭二者雖皆未合中道原思
是過於厚者二人皆弟子也將命以事而區區以利祿爲念是
何心哉原思辭之誠是然聖人行事必合中道故雖辭不許蓋

守一職自有必得常俸辭之反爲私意故不許之子華使齊若孔子居位時以公事使之則子華爲家臣自有常祿若非居位時以私事使之則子華當家爲師出行何必求利然此非子華之過乃冉有之過也

犂牛章

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稱仲弓之德門人聞之當效其進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脩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舍有德必見用於世也犂牛之子騂角德不累世類也父有惡子當脩德以揜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人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不違仁章

顏子三月不違是不違於仁日月至焉是不至於仁二者正相反

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少虧欠是能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仁之德則心即仁是指道心言之也朱子既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就知覺上言有其德是全其性尔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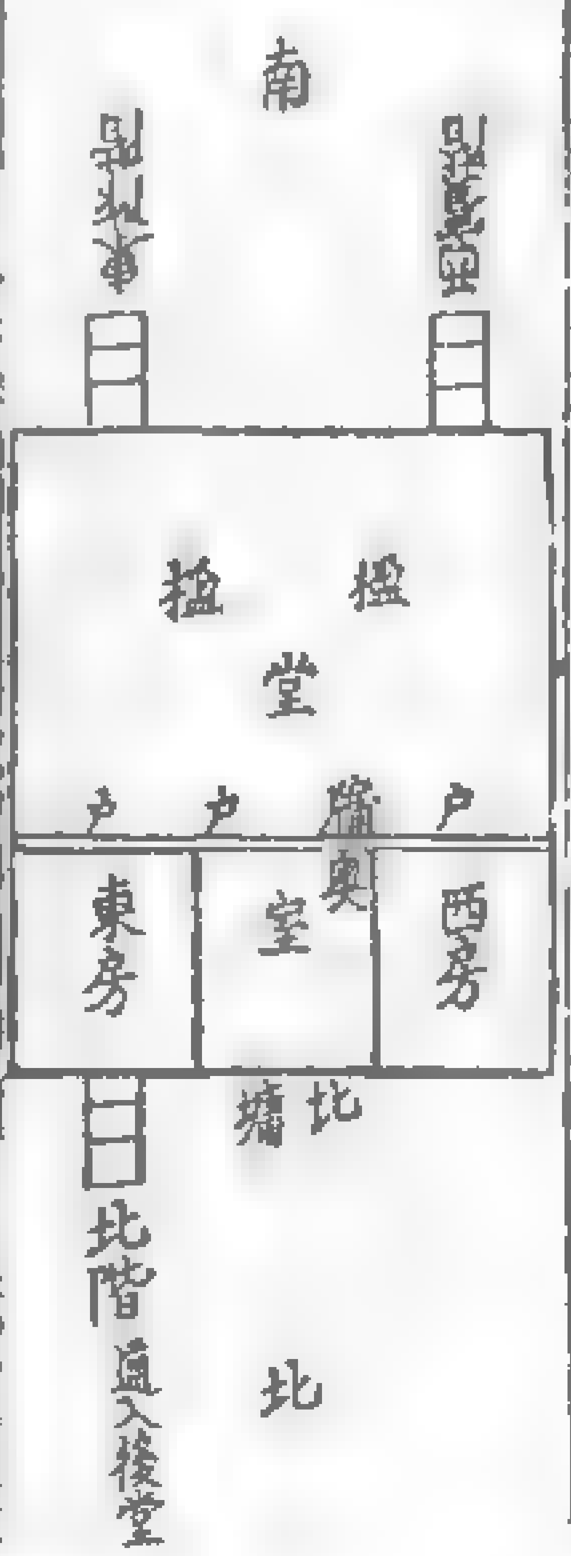
內外且以屋喻顏子心與理融事皆中道時有小私意動隨即克除又只在仁裏如人居屋內爲主暫出而歸其餘心與理二迴而行之時於一事去得私意盡務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如人在屋外而爲客暫到屋中隨即出去

季康子問章

從政謂爲大夫蓋大政小事在國爲政在家爲事季氏專魯蓋以國事與家臣謀之以冉有退朝謂有政譏之可見季氏正欲得家臣與謀國事故歷問孔子門人非謂即欲使爲大夫也

伯牛疾章

古人之屋共是三間外爲堂而內爲室室中爲寢處自堂入室左戶右牖凡卧在北墉下臣有疾君視之則遷床於南牖之下使君入於室中而得南面視之存北面之意伯牛之家尊孔子如君孔子聞疾故亦遷於南牖之下使孔子得南面而視之夫子不敢當君臨臣之禮故不入室中乃自堂上就牖中執其手與之訣



古宮室之制大意如此上下同之但位尊者堂高廣基謂之堂位卑者堂低狹如天子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位高者偏室多如後大寢小寢東西夾左右妻之類大夫士則惟有東房與西房

簞瓢章

蓋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也君子由道而行則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樂簞瓢陋巷豈足改之邪

集注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教人學顏子之學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

冉求章

爲學之道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却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曉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邊明理一邊力行都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學而至學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明行未力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頭却隨人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淺深最不可作界限

君子儒章

當看攷證

武城宰章

集注飲射讀法周礼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賢能故有鄉飲酒之礼此行於鄉李者也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礼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行於黨李者也射鄉射也周礼鄉大夫以鄉射之礼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礼會民射于州序讀法周礼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黨正一歲七讀法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類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正大總言二事無苟邪只行不由徑與賤媚言非公事不至室苟賤邪媚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正大之情可見是子羽之心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見其凡下言無苟賤邪媚亦是二字乎日無之之意

祝鮀章

今之世三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說色所以可嘆也

不由戶章

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深惜其失而勉之以正也

道只是人當行底大路如子之當孝父之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故聖人謂當從戶出既知之即由之當由道行既曉了何故不行正爲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爲喻最切須就何莫由三字上詳味旨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

質勝章

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須造辭立意其記人之言亦必爲美辭文飾之非盡當時之本語也故曰誠或不足

人生也直章

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絶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然免死亦謂但人之形事當順理逆天自絶不可生於人世

知之者章

知有兩等一等只是知有道如此好一等曾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也

集注知有此道也知道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道之高美亦可重看作就每事物上知其至理之所在亦可下兩節皆作此兩意推

中人章

質與李兩言之

問知仁章

通釋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爲復戒之以所不當爲使其志存於此而念絶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

集注知者之事仁者之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知此其實雖只是民義此章大約上以知言下以行言也

知者樂水章

天地萬物巨細高下無非至理徹頭徹尾通貫周流無纖毫不足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於物理無少疑滯不留查滓融會流通而水之爲物流行不滯而其散漬浹洽大無不稱小無不入與此心相類故樂水而其体動其效則樂仁者之德於各當其極不過物各付物而已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存心言則全体自有渾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体靜其效自然壽然所謂壽非必如堯舜禹湯然後謂之壽也蓋受命於天其壽夭固有一定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是壽已若立於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則是我天之矣非正命也由是觀之則雖顏子亦壽也

博文約禮章

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而爲脩行之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礼則於己無相關既能博文又以約礼爲自己之行方可進德

約是收束向身意思集註約要也通釋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
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精切

見南子章

天者理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皆於理理與己不相關也
子路惡惡不汙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人能
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為法見惡不可不遠

中庸之為德章

饒雙峯云此章上句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與
此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
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故彼
章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
行而然彼章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此
章久矣是言近世如此彼章久矣是言自古如此
集註中者無過不及不及是未至於中過是過於中去此是把兩
意與出中字只是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處庸平常也平易
平正當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字正說庸字行事平正便可常

久才好奇於側便不可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
庸方是此為德之至非聖人不能中之故曰民鮮觀民鮮久之
言則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

博施章

博施謂施惠廣博病博施且如分井受田豈不欲多與它田蓋土
地有限人生無窮故一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
百畝欲多不可得又豈不欲都把與百姓而國家之用不可無
故一井之中其中為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非不欲盡賜又
有國家之用故止賜一半此等處雖堯舜亦不能如意此病博
施之類病濟衆集註言之甚明
博廣也猶多也博施是每人與之多濟衆是人人皆博施濟衆大
概以地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含齒戴髮者皆濟之是衆也
聖只是行仁至極處盡仁之道聖與仁不是兩等人
己欲立達而立達人所謂以己及人仁也近取譬所謂推己及人
恕也上出於自然下出於勉強
學者只是欲學為仁古時未嘗有人言仁之本義分明故孔子門
弟子往往問仁子貢亦未知仁之体段故以此為問然所問地
步太廣遠此是聖人有位者方可言此而猶恐未足若學者如
此為仁則終身不可至故孔子既非之而又教之第一節言為
仁功用之極第二節言仁之本体第三節言學者求仁之方法

述而第七

德不修章

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然後明義理皆自講學中
來講既明了則知德之所以修義之所在而徙有不善者而改
之若不先講學則三者皆不知當為之則只作知行看徙義改
不善是修德之目

志道章

志道是專心致志在日用當行之道念念在此為之不厭道字兼
指行然所以求知其所當然者意亦在其中
志道據德積累久之然後至依仁地位志據二者常並行依仁則
志之以據之固而心德全但長存養而不息耳

四句雖前三者是一連後一節與上對然人之為學只是要全一
箇仁字上三者應事處工夫至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藝游藝一
是未知者欲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隙欲心不少放
二者皆是欲全乎心德猶以此觀之不可全然截斷作兩段看也
集註知此而心必之焉為道主於行所以特著知字在上知在行
前也若未知者則求知之亦在志字意內
他歧不特是異端是正道上行與過不及差隔處謂志之專見之
明行之正如行路若認程途分曉到交通九達處亦自能循當
往之途無錯也
日新之功是補意周備以明經旨蓋據德不是守據正謂志道而
有得即堅守不忘遇再應如前事則以所執者復見之行事則
前所據者又有日新之功矣
依者不違之謂或問亦言不違仁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是依
仁即顏子之不違仁也然則此章工夫全在志道據德上至依
仁只是存養亦攝既是執守之意是行道有得了只是堅守而
勿失則此句就有德而言然則工夫又全在志於道一句上志

於道不是道在彼我心却在此專思之欲至之之謂既謂之道
正就行上說是謂專心致志於日用常行處行其道故既行之
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妄
作此依則比顏子不違稍用力爾三月不違仁順辞也依於仁
勸辞也至於游藝卽至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盡德之精累自少至多積之旣久則百行
皆善而德備德旣備則是私欲全去故曰工夫至此此句是接
仁字說下無終食之違方是說依字存養是正說依字意
禮樂體大學者日用行不能盡故兼玩繹其文射御書數既孚之
卽能惟常常玩習之故曰法
應務有餘心無所放是游藝兩件得效處應務有餘在志道據德
之間心無所放恐依仁之有間也
此章道德仁藝指其實工夫全在志據依游先後之序說上四字
謂志然後可據據然後可依依後又須游輕重之倫說下四字
前三者重藝爲輕本指三者末指藝志據依養其內游養其外
無少間隙涵泳從容皆指游藝意思多忽不自知入聖賢之域
亦游藝意多則三者皆用力以全仁游藝則補其隙而有浸漬
漸磨之功矣

束脩章

事師就養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曰以上字聖人言語自無滲漏
類如此
集注脩脯也周礼膳夫肉脩注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
以塩乾之謂之脯

憤悱章

旣憤悱而啓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悱而教之出於勉強
終不濟事雖能憤悱而告之又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
他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箇請問都不自去推充
天下事理無窮如何教得盡自能推充方是爲學不是聖人吝
於教人聖人凡百只是提箇綱領與人使人自去理會

用舍章

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是字正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
其所藏之道於外人舍我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於身惟孔顏

有此可行可藏之道
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斂而懷之者下有是二
字則行藏意便自見集注取尹氏行藏安於所遇雖若不甚分
曉然語錄已明言夫子與顏淵有可行有可藏之意只以此意
看行藏安於所遇一句亦自包含盡嘗謂集注雖說初把淺近
意思來看固若無差及後來看得較深會注意亦合又久而看
得較愈深則意又不出朱子之外蓋不唯聖人之言廣大淵深
而朱子體會精至不可輕易看過也
通釋曰暴固是徒搏馮固是徒涉然二者皆有慢侮侵陵之意

富可求章

如不可求一句上添一其字下添一何字則語意自明

子所愼章

古之祭祀必齋未祭之先散齋七日齋於外致齋三日齋於內散
齋不御不樂不吊致齋則居於齋室之中不茹葷不飲酒不接
事物惟思所祭鬼神礼記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者是也

爲衛君章

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遜國故子貢引之以爲問若孔子不許
夷齊則出公或聖人之所容若聖人許夷齊則出公爲聖人所
弃矣及答之曰賢人則又問曰怨乎所謂怨非形於辞氣之
間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爲怨矣集注謂伯夷以父命爲尊
叔齊以天倫爲重陳北溪問在伯夷則兄弟繫於己而父命繫
於公權之則父命尊而兄弟卑在叔齊則父命繫於己而天倫
繫於公權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否朱子答曰以天下公義裁
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
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由是觀之則是夷齊之心皆以
爲必當逃而惟恐國家求索及於己無一毫不得已而出之意
是所謂求合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而無怨者也
子貢之問以爭國遜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而集註亦以夷齊遜
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而中間忽突入扣馬事三十二字何耶蓋
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遜國之事夫子答
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遜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

斉平生心事而斉之而平生大事無大於逃國餓死二事者然
則夷齊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知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
夫子不并以此事斷之爲無怨也故集註不得不入此段而從
惟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

飯疏食章

此章似專以飯疏飲水言所處地位曲肱而枕是就此地位中平
居之容也故程子亦止曰非樂疏食飲水也然聖人之言亦不
可閑放一句過曲肱而枕亦見得無所事事之意蓋上二句固
言貧而此句或指賤而言也
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
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即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聖人但言不義富貴若富貴以義來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爲泰
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言不改其樂而著顏子於上是簞瓢陋
巷不改顏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
之樂在食水曲肱之中也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爲外
物所改蓋顏子惟知自有其樂不知有憂也聖人樂在其中是

無所往而非樂也譬之然火顏子如然燭而必藉罩之遮有風
來不曾動得它光明孔子如然燎炬在空中任四面來隨風都
有許多光焰此顏子具体而微顏則守之而孔則化之也程子
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
不同當味

學易章

集注消長者陰陽之機吉凶者陰陽之應進退者人事也存亡則
進退得失之極也夫陽長陰消吉道也陰長陽消凶道也然陽
雖吉失位或凶陰雖凶得位亦吉是消長中各自有吉凶之理
君子學易隨各卦之時事位義驗其消長而明其吉凶以爲身
之進退進退合其宜則存失其宜則亡吉凶消長有定而不可
移故曰理進退存亡人行之故曰道
使知其不可不學是先說不可以無大過又不可以易而學是還
說上假我數年平論聖人之言所謂無大過亦兼有於易道無
過之義集註引史記於易則彬彬之說固含此意下只明用易
而已無過說是爲學者修己處切

雅言章

集注理情性道政事謹節文是言詩書礼之本體如此情乃性之
發情發於言而有文成音者爲詩故詩所以理情性言作詩之
人也情發而爲詩故言情在上理其情則是理其性也道言也
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大政小事也礼專在謹慎其品節文章
節言其大文是節中之文也聖人以此教人使人却用此以理
其情性知其政事而謹其節文然後是用處謂人學之亦可以
如此

葉公問章

憤是求知之切樂是行之之篤不知老將至自強不息也全体至
極純亦不已言聖人之學全体而又至於極以一事而言未得
則憤既得則樂是至於極而樂也以萬事而言憤而樂樂而又
憤憤而又樂以至於全体也其憤樂相継剛健不息是純亦不
已也全体至極自憤樂兩句發純亦不已自不知老至上生全
体與仲弓章全体不息字同

天生德章

天生德此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

二三子章

此章聖人告門人不可專以言以爲教凡平日所行者皆教也蓋
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自然此是體道實處皆當審觀而
反諸身何必專待言語之教乎蓋言與行措隔一層故聽言不
如觀行顏子言仰鑽瞻忽正是就日用上諦觀而學二三子有
未達此故夫子發之
集注雖不明說二三子待夫子言教之意而言聖人作止語默無
非教意自可見
集注貼觀文義說自是正意圈外程子又是一意言門人就聖人
全体大用上學見其道高遠不可及有如顏子之歎高堅前後
者故聖人止就日用動靜小節上指出教之聖人之道猶天言
全体俯而就之言小説

四教章

學文則窮物理知古今以爲自修之基故以文爲先既學文則當
反之於身而脩行故行次之脩行當以忠信爲主忠是發於心

忠信是接物處故忠又先而信又次之住存忠信存以心言又曰忠信本也是忠信又爲學文脩行之本也

聖人不得見章

聖人
君子
善人　有恒

此章得張宣公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以質言兩語方看得入但本文兩云吾不得而見得見斯可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曰君子進而不止則可至聖人有恒者則不可進於善人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資質一下生定非積累至者若善人肯學即至君子有恒者能學亦可至君子只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恒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恒者情狀卻正是教人學有恒之方欲爲君子先須有恒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爲有恒矣此三者若學問事爲處家皆包得盡

有恒固言質但學者當先學有恒然後可至君子此與有子言

孝弟爲仁意同

無絕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爲有謂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虛而爲盈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此二者謂學之所到事之所能而言約而爲泰則論貧富貴賤之事

不知而作章

世蓋有不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於古人之言行多博其聞擇其善者從而行之蓋多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矣此句正反上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爲於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言曰我於今人之言行多博其見而善惡皆記于此以備參考雖未足爲知之明是亦知之次也蓋古人言行事跡善惡已彰故可擇而從今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之耳此謙而又謙之言也

司敗問章

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是宋姓姬是魯姓姜是齊姓伯仲孟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同姓爲婚姻與禽獸無異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婚姻之道皆不遵吳之祖太伯文王之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吳魯無婚姻之禮昭公違禮取之卻諱取同姓之罪字之曰孟子欲使人把作宋女看欲掩其惡

古者有姓有氏帝王則自有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姓之類人有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又如堯賜太嶽之姓爲姜之類是也賜姓之外則爲氏氏又名曰族或以祖父之字如春秋公子展之後爲展氏子國之後爲國氏之類或以祖父之諡如文王之支孫稱文氏曾叔孫宣伯之後爲宣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空者氏庫氏之類後又或以國如周曾蔡陳許趙之類是也鄭又於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然今何者爲姓何者爲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於古帝王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是也若其餘者氏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之國如周魯衛鄭邢茅蔣胙諸氏皆姬姓又如魯之公族大夫以謚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此類推之須要考究其原方見各人姓氏分曉秦漢以後姓氏

多亂皆不可分別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有功者多賜姓李都是把別姓氏硬扭作劉李去數世後不辨真偽又如匈奴以漢外家姓劉亦冒姓劉此等尤難理會

文吾猶人章

文指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己文固亦君子之事乃發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故曰全未有得

若聖章

集註博施章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謂隨事之仁也聖則行仁至於極無一事之非仁妙而不測之謂也此章曰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大而化之即聖之地也心德之全人道之備即全體之仁也朱子云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是合說金先生云聖言德仁言及物聖人言爲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此是開說如此竟易見

奢不孫章

不孫者殺身亡國之由固不過爲人所鄙而已故不孫等固

子溫而厲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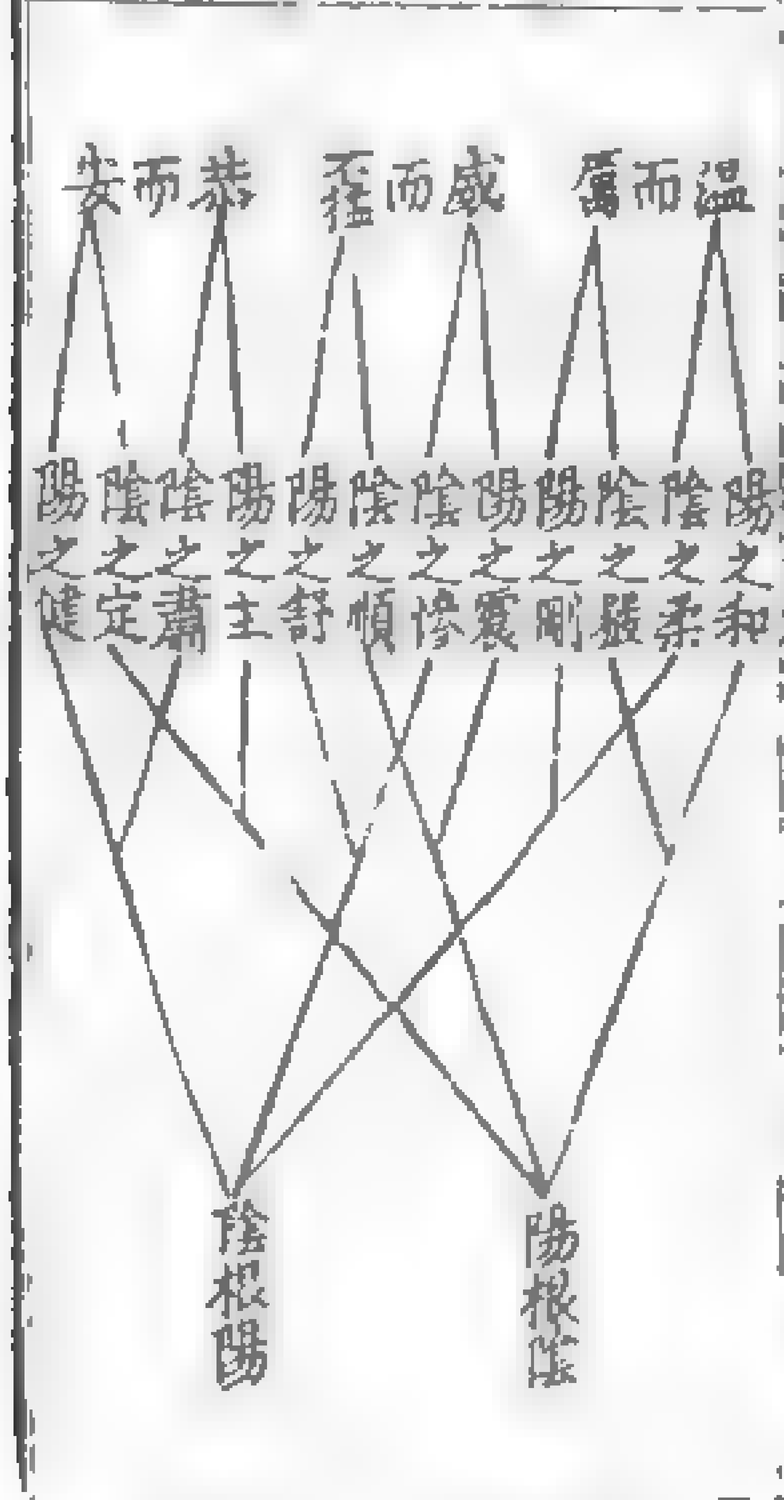
常人之容溫和則不嚴厲嚴厲則少溫和無威者失之易有威者
或太過而至於猛好孔者不能恭能恭者又或出於勉強聖人
中和氣象故全備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此三者言之尚略此章之
深言之備

集注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言衆人謂人性
本皆全善爲氣質不適中而偏故性爲所蔽亦偏其見於氣貌
之間者以不得剛柔之中全体渾然陰陽合德德性本備句陰陽合德
反氣質有偏句全体渾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将性未
常少爲氣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亭當和平略無過
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意象矣此是就聖人渾淪言氣質故著
合德字此德字只就陰陽說非言性也中和之氣是關渾然合
德說惟其渾然合德故其氣見於外者自然中正和平也語六

者是三等中和之氣蓋親炙聖人者始見粹然而溫却有威可
畏而又一於恭詳而審之則溫中有厲厲不全於和雖威又不
大猛使人懼偏恭皆出於自然絕無勉強合而觀之豈非中和
之氣出於渾然合德者邪

陰陽合德圖



陳北溪曰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
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
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姑強爲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
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犯則人之道也儼然有
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
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
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
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
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
可得而偏指者也

泰伯第八

泰伯章

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爲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亦非
必謂太王即有滅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
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

倍其初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古
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年不久而高宗立傳說爲相中興在
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文王生皇王大
紀祖甲二十一年文王生以文王没之年者之非是書稱祖甲
不義爲王舊惟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遷岐至文王生之
年已九十七年古公壽百二十歲猶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
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今王有道之世翦商之
志何自而生邪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
在昌乎太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史之可見者如此蓋古
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翦商之意觀知欲立季歷之言則
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在昌乎一言知其意亦其
讓國也固爲至德而季歷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既欲興周其
始也非季歷則昌太伯之國而太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天
下讓天手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得而
稱但太王始不明言立季歷乃太伯因其在昌一言暗知太王

之意托孫與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以民无無得而稱所以爲
德之至也王文憲謂集註朱子因種得傳修入未及改

啓手足章

此章作兩節看啓手足是一節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奉謹
之成效也下一節言致謹之方只是戰戰兢兢句上是其平日
惓惓於此未嘗少懈如臨履薄言以懼戒謹之狀也

孟敬子問疾章

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相屬當文雖不放肆常要矜莊正顏色便
當近於信不可色厲而內荏出言語声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
理者工夫全在遠近二字上

集注程子工夫在動正出之先蓋平日敬義工夫純熟至動正出
時自然有此效驗則工夫意在道字上朱子以操存二字上承
程子之旨以省察二字使用之於動正出之際是工夫在斯字
上金先生謂此是成德之事恐非敬子所及以曾子語意工夫
只在遠近字上使只就地頭做工夫必欲其遠之近之如此則
下字亦有入頭處又而至於程子地位

程子暴慢斯遠一句倒說下近信遠鄙倍二句順說當思所以異

問不能章

能不能以事爲言多寡以明理言
謂彼之不能固不如我之能而彼有一能乃我之所未能者彼之
寡聞固不如我之多聞而彼有少聞適我之未聞者故問之
天下事理無窮顏子雖亞聖亦有未盡知未盡能者故每問於人
能與多固顏子事問之猶問不能問寡謂或有事理顏子所未
知所未能人或知之能之則必下問爲已益但就他人一件長
處請問不必論此人他事皆不如我
此章兩節皆就已接人上說上節主於問下節主於不校集注以
唯知義理無窮一句總上節而謝氏亦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
在人有若無實若虛是其見義理之無窮所以問也謝氏又以
非幾於無我者不能總兩節則又是接人意有若無底能問不
能一句實若虛應多問寡一句
唯知義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間仁也言顏子体乎仁智

託孤章

八七尺成人六尺言幼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百里言諸侯之國
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攝國政分而言之爲二事
說亦可謂輔幼君則扶植至成人然定其位如霍光之輔漢昭
帝攝國政則百官總己以聽國治民安如伊尹之相太甲總作
一事說亦可謂君幼而攝國政如周公之相成王也看人所遇
之時如何緊要在節不可奪上

弘毅章

興於詩章

集注詩本性情謂詩本出人性情之自然蓋心之所之爲言言之成
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爲情而見於外者言詩發揚
己志出於自然也古之天子巡守采詩以觀民風蓋擇其善者
被之弦歌頌之邦國如周之二南則用之鄉人邦國雅則用之
邦國朝廷頌則用之宗廟今集注乃言有邪有正金先生謂此
據毛氏詩言之也變風變雅邪者多矣但學者既知義理則凡
見善即取爲法見惡即取爲戒固不必較其邪正也此三人行
必有師擇善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如春秋善惡皆書而自可爲
法戒也
抑揚反復正言吟詠抑揚是吟詠之聲反復言吟詠之不已學者
於書固須口誦心惟況詩有音節可以吟哦諷歎則感於其心
尤速而切故能有所興起也
恭見於貌敬主於心辭者不受於人遜者讓己所有恭敬律於己
辭遜接於人行礼以四者爲本節文度數則礼之事也品節是
其大綱文章是其小目度者制度數者數目多寡之[illegible]

皆以上四者行之也
說膚本有會筋骸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解惰散漫遂至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動容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卓然者自立之貌既守中禮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節不爲其搖拔而奪其心志矣
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語錄曰謂如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遲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蓋五声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於宮律始於黃鍾宮即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爲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爲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爲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爲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鍾之宮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爲

宮至南呂爲羽五聲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鍾生林鍾大蔟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爲宮至林鍾爲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二律皆可爲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爲徵商羽角相繼和去
養人性情言養於平日以爲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欲之渣滓若氣質之偏與詩言禮則消物欲而變氣質矣有未能淨盡者又因樂以蕩滌消融之而全入於中和也
義精是明善至於極精仁熟是行仁不假勉力和順道德如云不違仁也

民可使章

民者衆民百姓也或問曰聖人設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況衆民乎

好勇章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亦致亂蓋衆君子當知時審勢也不仁者固所當惡大學所謂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蓋時可爲而勢可以制之何愛其生亂乎若非其時而勢不能誅討徒疾惡之則難有不致亂諸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不得時與勢禍偏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併以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之才之美章

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夷而驕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注於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
集注智能技藝智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爲者技藝又是能中小節自用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盡
程子開說驕吝朱子合說驕吝氣盈歉不同時遇一事氣盈則驕遇一事氣歉則吝其才於此事有所長則矜衒誇張以氣陵人其才於此事有不足則掩閉嗇固不欲示短於人此是一等人若吝本根而驕枝葉則所以吝者乃爲驕人之地驕是發見在外者吝是沉潛在中者吝是智底意思多驕是能的意思多若有所長推己忠告則人將皆知而能之我無可以驕人矣惟其必以自知則人莫我測常足以陵轢於人矣此又是一等人程子要重朱子偏重合二說方盡驕吝氣象

吝者則不驕驕者則不吝圈外勢常相因及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是驕生於吝

篤信好學章

五十八此言實有篤信此道方能好學信之不篤則不能好學者必能守死方能善道若持守不堅固畏死避害則不能善道
能篤信之又須好學若不學則不知義理之極致亦徒信而已能守死須是善於道若不善於道則有不當死而死當用權而不用執一不合於義亦徒死而已
篤信須是能守死不守死則所信者未篤好學須是善於道不足以善道則所好者未正
惟其信之篤則能守之至死不變惟其好學見理明則能處事善於道故朱子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大意篤信然後能好學守死然後能善道篤信又不可不好學守死又不可不善道篤信須是守死好學須是善道惟篤信而好學故能守死而善道篤信好學就知上說守死善道就行上說

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就）
有道則見（出）富貴
無道則隱（處）貧賤

不在位章
凡侵官越局皆所當戒然居上位而侵細務亦是也居下位而謀大事亦是也如所謂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皆是也

師摯章
魯詩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既成撮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蓋變章亂節之亂也正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者也然則關雎所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者正其類也關雎之亂蓋只指此四句不必求他說

狂不直章
狂謂心志高遠而事爲不精詳侗謂無知以理言悾悾謂無能以事言常人之情有狂侗悾悾之病必有直愿信之德人志高遠而不計較小節則爲事必質直而不迂曲無知者則不敢妄爲故愿無能者則不敢輕出語故信若有是病而無是德雖聖人亦不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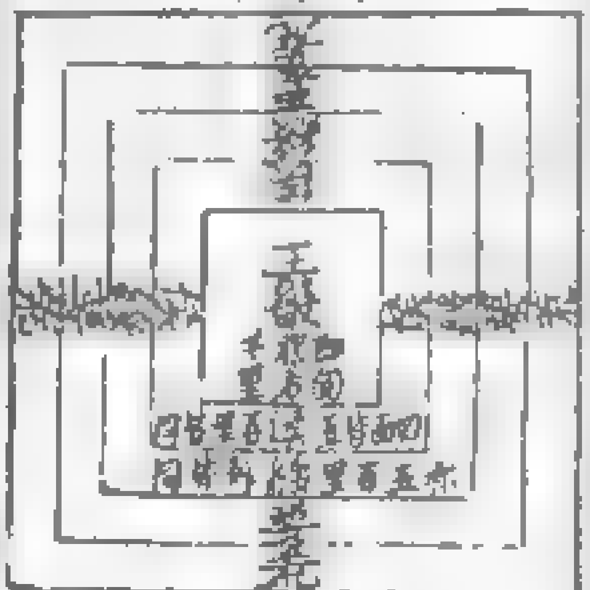
學如不及章
爲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尚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既生爲人全不見得些小道理便死了只是枉了一世所以古人爲學不分毫放過

舜禹章
聖人治天下只順天地生物之理以養育萬民民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惟知參天地贊化育盡其誠而已不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爲事一如與己不相關一般

大哉堯章
上巍巍乎贊天高大下巍巍乎贊堯德高大則是準則之則謂堯之德與天一般所以蕩蕩而民不可形容無能名是不可形容也人所見可者惟見其成功之文章亦然此乃粗迹其妙用入神處皆不可見惟聖人知之而亦不可形容故其言止此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此字起下句孔子只是言堯之成功可見者惟有禮樂法度耳圖外却是成功與文章
對說

舜臣五人章
此章語脈須子細体認舜有臣五人雖說起一句在上面孔子是就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主意說言古言人才難得果是如此武王興周時人才之多惟有唐虞交會之間比於此時爲盛亦夏商之代人才皆不能及然周初雖曰人才多十人之中又有一婦人止有九人而已是才之果難得也唐虞之際人才極多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所以可說盛於周初纔言此五人者蓋五人功德尤彰著也周自成王之後人才亦衰

夫子但言周之德不可獨以文王爲許武王即位十三年才伐紂於未伐之先則亦事殷至紂惡極武王不忍見民嗟怨哀乃爲天下去暴爾
三分有二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居雍東南徐居豫東揚居豫南揚居徐南故六州皆歸周了紂都冀州兗居冀東青居冀東南故三州尚爲紂此亦是大約如此言之



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王畿千里謂土中方方千里爲王者所居
即甸服畿面各相去五百里爲侯服又五百里爲綏服又五百
里爲要服又五百里爲荒服一面二千里與甸服共方方五千
里是天下大約道里如此其服始內所封諸侯朝貢皆各有時
所謂以服事所居在何服內依服內合當朝貢之數事天子也

禹章

致孝鬼神是於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諸侯盡其礼盡力溝
洫是養民盡其愛

子罕第九

子罕章

利凡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爲不暇計較利己有殺身
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與人者謂之命有以理言
者仁義礼智之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貴壽夭之
數是也理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盡知氣者非君子所尚　惟
當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爲卒變化之功亦無用矣

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答之皆是進脩之目未嘗
以仁之全体切切言之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麻冕章

冕冠總名冕之名有五衮鷩毳希玄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
用之說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
爲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用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
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
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衮冕以
下上公亦自衮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冕
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玉公侯以下只依旒
數爲玉如九旒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三等則君服之命
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下有弁弁
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爲之麻冕礼也集註作緇
布冠亦總名也

鷩必蔽反毳昌銳反希陟里反

漢食貨志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三十升布升八十縷則二尺
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
寸五分弱所謂今尺者即當世尺也如此則當周尺之一寸爲
縷幾二百是一寸爲今百眼猶其細密難成可見

儀禮燕禮君燕臣之禮也公取大夫所媵觶與以酬賓賓降西階
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立卒觶賓下拜
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易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
拜稽首公答再拜注疏凡臣於君雖爲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
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
之即升復再拜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
復升堂再拜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間聞命則升升乃再拜則
不言升成拜　又覲禮諸侯覲天子之禮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
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又
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及賜車服侯氏降兩階
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今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以此推之
則他從可知矣然行禮又各有節然多有臣拜於下不辭升者
蓋各有宜也其辭有命臣辭之者有君親辭之者亦各有當此

章孔子之言又似臣凡拜皆當拜下而升成拜如覲禮錫車服
之儀拜下不言辭而自升成拜

程子是推凡處事說

子絕四章

集註四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看　是分開看合
看者易見分看者難明大凡我固　亦有不自主聖人
成此病者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流無往不在　如無適無
莫往止久速是無固如佛肸弗擾之召欲往而復不往墮三都
未能墮成則止緣聖人不久去魯若不去魯必別有所處是無
必

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期必固滯物我四者無一件聖人
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無私意便無下三件則說
者不須立這四件係自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是專爲學者
說

開看合看各有意味然而總只是私意合看固因私意牽引來開
看則各是私意所成必亦私意也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

太宰問章

聖德也多能才也太宰以夫子多能爲聖子貢則分别德與才以告之夫子之言止稱多能之意故曰太宰知我下文言君子不貴多能以曉之語錄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謂多能爲聖人餘事孔子以聖不在多能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

鄙夫問章

集注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分四節者不必就一事求四者始終是前後兩端如夫子言興詩立禮成樂及學而時習章可與共學章之類本末是綱目及內外兩端如吾道一以貫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答林放問禮之本之類上下是高下遠近兩端如答子張言忠信行篤敬答子路脩己以敬及道千乘之國之類精粗是深淺兩端如答子貢問仁既告以仁之體又告以求仁之方及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類蓋答鄙夫之問亦若是也

語上遺下但言高深遠大而不及淺近者語理遺物但言其體而不及於用

喟然章

仰鑽瞻忽篤信力求未有得之之方博文約礼而見所立卓尔亦幸之有序而能造其域具体而微者也從之末由待時而化也

此章適釋致盡二書言之甚須細看

集注恍惚不可爲象聖人之道如水中月如盤中珠雖分明見得只是難捉摸定體

無窮盡指高堅無方體指前後

道雖高妙高指高堅妙指瞻忽

致知格物先言致知就心上說格物是此心去格故先言其本

約禮只是復禮工夫若己不克則禮不可復故併言克己

先難之故說仰鑽瞻忽後得說所立卓尔由字說博文約禮

不怠所從是補顏子言前之意並顏子雖曰從之末由非是自畫之辭是言當時所至尔所謂待時而化也日月用功將自化矣

門人爲臣章

魯哀十五年冬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夏孔子卒於魯則此疾病非將卒時也或問謂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行詐只是不誠意思當輕看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舉是實敬愛其師便決於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

此是過不是故意用詐之罪夫子言久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平昔任意便行致失理也

美玉章

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

樂正章

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礼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体製亦各有音節

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爲之更定使復其本

出事公卿章

金先生引語錄三說中一說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此說爲正蓋此章之言甚近又非七篇默而識之章比若聖人亦謙言恐是太過必有人稱頌聖人道德因言我但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各盡其礼於喪事不敢不勉力以盡其至不飲酒而爲其所困如此而已此外何有於我蓋於人之所言毋以此激者君之艱

兩則字與不敢字可見非未及者

川上章

舍去聲上息也見楚詞辨證集註未及改

先看川字爲主看實方見得下文意思此不獨是說夫子所言之地也逝字固指川流者字兼包萬物如斯字指流而不息夫字指與字者之辭謂萬物與道爲体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於川可見然此只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曰不舍晝夜然後義理沛然

如字非如似之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指流而不息

此章固是言道体聖人亦不與實說正是教人体道不可須臾間斷

集註三道体字第一就大原頭全体說來所以謂之道体之本然此道体是無形之体是就此章頂上說其次然後言易見者莫

如川流此下方說川上說第二此道体也此字即指川流而言
云是道之形体也道本無形因物而見其体下遂歷叙五端云云
皆是與道爲形体者此第三箇說尤重大抵三道体上則輕清
而所包者大下則濁者實而人可共見人而欲体道則全在謹
獨工夫能謹獨又在於自強尔
一道体就氣化流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未說到物上二道体
是就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体指物而言
本注道体是道爲物之体段程子道体是物爲道之体質

好德章

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脩以成己德但人真好
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
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
集注圈外引史記語以證夫子發此言之由但如此說則好德有
好有德之人之意

不惰章

集注心解字補不惰之前顔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即融釋脫落略
無疑滞既心解即勉力行之造次顛沛又是力行中節目下言
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何有於惰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
惰此是形容顔子不惰非衆人不惰者比但學者讀此章則當自
鼓勵勿懈慢可也蓋聖人雖惜顔子之進亦所以厲學者之惰

吾見其進章

何文定云惜顔子者惜其已進於所立卓尓之地未見其止者惜
其不造於聖人之極也

後生可畏章

前兩語期之後兩語戒之期之者勉其進也戒之者警其惰也
年富者未來之日尚多也人以百年爲期今當少壯則未來之日
尚富也

法語章

集注語之未達拒之不受是向上面說未達是法語巽言皆不能
曉不受是雖隨而不從說其或喻焉是能從說者

三軍章

韋帥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即卧內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
忌椎殺晉鄙奪其軍之類
匹夫猶言一夫謂一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
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孰能移之
哉可奪則非志矣

衣敝章

衣敝緼袍而不恥此是第一節以見子路之心不爲貧富動非謂
子路之德專見於此也其由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士志於道而
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亦是第見而言大抵飾於身者往往以
不及人爲恥此止言敝衣故知只是第一隅說如士志於道章
有自厭其貧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誘於我人則易
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爲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
安分樂己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介蒂於心唯見道
義之安耳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着此是不羨人之
富彼是不輕人之貧此是不屈於物彼是樂與物共合而觀之
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一敝字似有不同不忮不求安得不善上敝字說不忮不求中說
唯不忮不求何足以爲善下敝字說不忮不求外說
礼記緼爲袍縕注謂續及舊絮纊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爲之
枲著枲牡麻也以枲疏細以當綿實者之服着謂褯字或作緒
以綿裝衣也此謂以枲麻裝衣也此緼袍之義與礼記不同謂
以麻當絮著在袍中也
衣之賤衣之貴言其直與求人之貴賤也
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之謂

歲寒章

木至寒而不彫者亦多聖人取松柏者蓋松柏之受命也獨一斬
斲更不萌蘖如君子有剛者然
松柏不彫於冬而換葉於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
不凋但言後凋聖人言語雖小節自周備無滲漏如此

知者不惑章

三者字指人此章以三達德循序而言蓋就一人身上說與知者
樂水仁者樂山章明說者意不同

共學章

斈是斈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斈而不可不斈又知斈以爲己然後可與之共斈適道若爲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既明善惡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猶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守聖人所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爾或事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必以錘移前却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有志之士則可與共斈能明義理者則可與適道信道篤守不変者可與立立則守經者也至於義精仁熟則可與權而能處変矣
集注知所以求之知格物致知之方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志於必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
權是稱錘凡稱物須以權於稱上推移前却以取平今以權字爲義理度而行之至中而止程子謂權即經朱子謂權經有辨勉齋謂有朱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正蓋經是常也權字有変意常者一定之理変者隨時之宜事之常者只依見成礼法一定行將去至有非常之事來須用自以礼義度而行之亦欲合於常道盖自上古聖人代興制爲典礼雖循循然亦豈能盡該天下之事变哉因此度彼皆欲合於義而已且如父子相繼而有天下常也至堯舜則皆以子不肖禪讓其義則在於得人而安天下君令臣共常也桀紂至暴而湯武至仁則起而伐之其義在於去暴而救民伊尹事太甲而放之其義在於全湯託孤之命兄弟友愛常也而周公誅管蔡其義在於正國家嫂叔不通問常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不通問者避嫌也見他人孺子入井且有惻隱之心見兄之妻將死則避小嫌而不顧所失大矣義理是活潑潑地物不在這一邊便是那一邊若兩下皆是義則称量其重者爲之便是權但權須是用得義理極明了方可行若未明理專認箇權字件件要去權則有背義妄作其罪不可勝言矣
經者聖人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適遇事変而處之既當則其法即可常久所謂權即經也且如五常以来父子相繼常也堯則因

子之不肖而以有聖人在下故易爲禪讓此權也至舜之讓禹則用堯之權爲經矣天子在位諸侯臣服常也桀有拒惡而湯至仁故易爲征伐此權也至武之伐紂則用湯之權爲經矣至於小事莫不皆然經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循聖人已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

唐棣章

聖人未嘗言易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也盖不思則難思之則易
難易在思不思耳

鄉黨第十

鄉黨節

前注容貌指恂恂詞氣指似不能言綴結言指似不能言與便便
言貌指恂恂與謹

使擯節

周礼大行人上公之礼介九人擯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其礼各下其君二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卿三介則擯一半之其大夫又下於卿二等箚語疏謂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下車北嚮立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向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向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主君問賓來之意主人傳言於上擯歷次擯至末擯末擯傳末介歷次介上介至於賓賓答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末介及末擯至上擯告於主人既畢然後迎賓至門侯伯以下礼皆如此若使者來聘則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上擯出閾外闑東南西嚮亦如上陳列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上擯揖請事入告君乃相與入也凡門外之列擯介皆在主賓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
疏聘礼私覿礼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註云公既拜客趍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君反路寢

集注躍盤辟貌辟音闢謂足盤旋開闢聞君命敬之若無所措其身然

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旌常之斿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擯之人礼牢之數朝位之步嬰屬之礼皆隨其命多少之數

入公門節

周禮匠門二徹參箇匠門者朝門也徹者轍也二轍之內八尺參箇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尺也諸侯之禮有降殺門或狹於此然聘禮記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參箇爲證則門之制或同與

門有二扉門中竪一短木謂之闑又名橛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名楔楔即今所謂門康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闑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闑西棖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升門以向堂爲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門者兩君相見也客君入於右扉棖闑之中其上介卿也次介大夫也末介士也三介鴈行斜列於君之後右前左後而進也

介則在東而拂闑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後士介則拂西棖賓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近闑而入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奉君命而行則用賓禮拂闑西而入私事私覿也己之禮非君之命則從主國臣之禮拂闑東而入也大射禮燕禮皆曰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此右謂自外視之也故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疏謂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經所謂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之出入不敢由此必旁闑東則亦不敢當此而立

行不履閾一者爲行不高乍低爲失容一者爲履跋門閾而不淨

集註宁立之處諸侯門內有屛大朝會卿大夫立門外君立於門內屛外以待之謂之宁

攝摳也摳即挈也齊衣下縫古者上衣下裳其實所攝乃裳下縫也階一尺爲一級故上堂摳衣必去地尺

執圭節

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命之辨其等數爲國之瑞信凡諸侯朝王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他國則亦執之以表信

享礼享獻也此是聘礼第二次見其君也既聘用圭璧有庭實比圭璧又非前瑞信蓋凡瑞玉則還之享礼則納之而不還者庭實者以物實於庭中也唯國所有周礼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錦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礼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籩豆之薦東帛加璧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是以見庭實無一定之物小行人註曰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公圭九寸則璧亦九寸侯伯圭七寸則璧亦七寸皆是庭實以馬若皮二王後享王則用圭璋琥謂大各如其瑞此諸侯享天子之礼其諸侯自相享則各降一等謂二王後則用璧琮二王後上公也而子男則用琥璜侯伯雖用璧琮而諸侯相享之玉又各降一寸謂上公則八寸侯伯則六寸子男則四寸其庭實則隨所用玉及國之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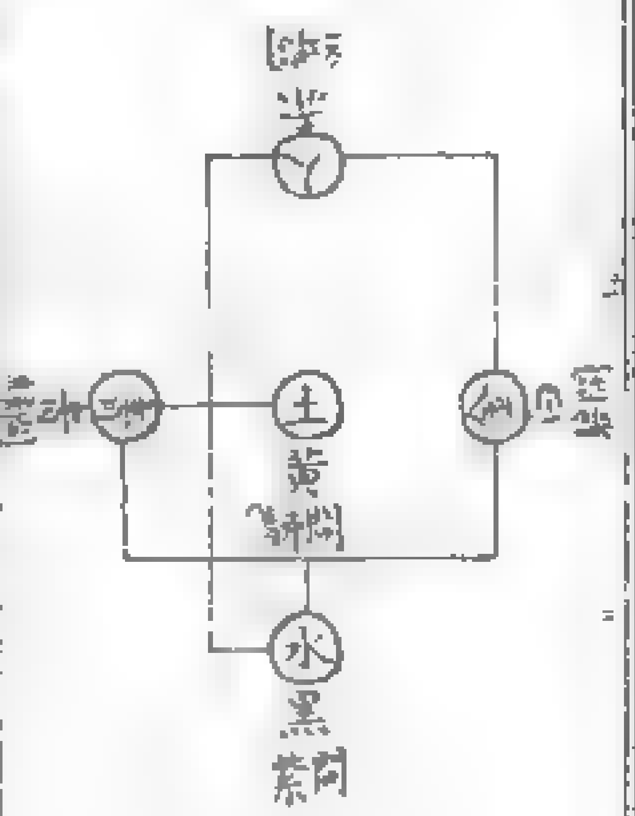
上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圭博三寸厚半寸其首左右剡各一寸半璧圜徑五寸中孔一寸厚半寸

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

紺緅節

古注孔氏曰一入曰緅飾者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

集注取此以爲說疏曰紺玄色按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鄭司農謂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䞓三染謂之纁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孔氏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爲縓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今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縓再入曰䞓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緅六入曰玄玄即紺七入曰緇緇所謂不以紺緅飾者則緅用玄衣已明緅在朱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爲何用而決非飾練之緣矣緅音鄒緇側緇反



火克金赤白爲紅
金克木白青爲碧
木克土青黃爲綠
土克水黃黑爲騂
水克火黑赤爲紫

疏凡祭服先著明衣次加中衣中衣之上冬則加袍繭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表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是按疏言朝祭之服如下文三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則常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

古之服葛絺以爲衣綌以爲裘亦青賤之事也

表以皮爲之冬服也凡服內有袍襗之屬其從加表又以衣蒙之謂之裼此所謂衣裼衣也裼之色必與表之色製裼上加襲裳則朝祭之服也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麑表君王視朔之服也黃衣狐裘息民之祭之服此是求人之通隆何獨孔子服之令獨稱君子或恐是當時亦有非朝祭而自有此服孔子則亦以司色之衣裼之言非行禮而以謹禮又否則君子是泛言於禮當如此而非指孔子也襗直格反

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瑞玉璜衝牙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若事佩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紛帨拭物之巾刀礪小刀及礪石小觿解小結大觿解大結觿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彄遰刀鞞也玉藻又曰孔子佩象環五寸瓀而兗反玟武巾反觿許規反遰時世反

古之弔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十五升去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也吉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疑衰蓋布縷皆有事也周礼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注疏謂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又曰凡弁経服其衰侈袂謂弔服皆著弁経也弁経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経也侈大也凡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焉則其大三尺三寸也又儀禮喪服記曰朋友麻謂服疑衰而加麻經也庶人之弔服則素委皃白布深衣聖人之弔服則用錫衰疑衰與

詩君子偕老言是紲袢謂以展衣蒙於縐絺之上展衣者禮服也既服禮服則絺衣之內必有中衣明矣故集注取此以證絺在中衣之外是中衣表絺其義不在蒙字詩疏謂縐絺之尤細靡者

襞積襞是衣襵積疊也謂之襵成襞即今日所謂襵也襞必益反襵之涉反襴貫限反

食不厭精節

割不正不食集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引陸續母切肉必方爲證竊恐方正自出己意經文正字則該之古者燕饗有大臠曰胾又有切肉則切肉者必方可也其餘牲體臂臑骨胳及腸胃肺心割截各言其度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兼此二說恐盡正字意

古人食肉必用其醬之相宜者合食之周禮王者之醬百有二十甕其品數之多如此如內則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之類以魚腥爲膾則合芥醬以食麋腥謂麋之生肉蓋亦膾之類則合麋醢及醬以食又有所謂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鱉醢醬實蓼凡則言調之節也濡者烹之以汁和也凡言醢醬皆是醢及醬二物卵醬則用魚子作醬也若此三者自是享飪條不備則是失飪而亦不食之矣濡音而卵音昆享音烹

古註齊其章物皆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忽突出薑一條而曰不撤則是尋常有薑矣古註雖自此上皆作齊戒意說固未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齊一類錯簡在此

飲食或勸酬故有言但未若述說則無可言者

鄉人儺節

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註曰敺凶惡也礼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謂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蓋此月内日行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其氣佚則厲鬼隨而出此難唯天子諸侯得爲之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謂此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蓋此建酉之月而日至壽星之次又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此難惟天子得爲之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註謂難陰氣也此月内日行歷虚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冷出害人謂之大則下及民庶皆得難也

廄焚節

廄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皂三皂爲繫六繫爲廄一廄二百一十六馬廄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則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皂有趣馬繫有馭夫廄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

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駑則一當其一此章爲邦國之廄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三百八十八人掌牧者八百八十五人駑馬三閑亦六百四十八馬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故廄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然周礼之制云尔未知果如何如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且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祭祀服御賓客皆出於此固不能全以養人今牧者乃有六百八十三人而又欲畜八百六十四馬則何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已謂其富而大夫當有馬如此多何耶皆不可曉觀此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雜記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然則乃孔子之私廄故焚退朝而後問

君賜食節

集註引周礼四句王日一舉殺牲盛饌曰舉鼎十二備大牢此宰謂朝食也膳夫授祭者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礼飲食必先以少許置之地以祭始造飲食之人王食則膳夫以當祭之物授之於王而王親祭之品嘗食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將食膳夫每品嘗之然所嘗只嘗火孰者謂之嘗之於鼎者也所以嘗者恐失生熟之節也註中引此四句以證先飯之意非正解此章蓋此天子之礼而孔子則侍諸侯之今也

凡祭座中尊者祭之餘則否賓主敵体則主祭賓之長者一人祭今侍食於君不敢當客礼故君祭則先飯

寢不尸節

古者車皆立乘馬駿車駛難於蹲故於車上立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躬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

讀論語叢說卷中

讀論語叢說卷下

東陽許謙

先進第十一

孝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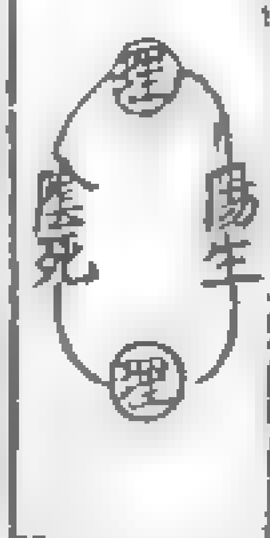
此章本旨閔子騫之孝首以孝哉字冠之下句即指上孝字而言蓋父母昆弟生於愛言其孝或有私意至於衆人皆言之而無閒則信能盡孝矣集註從胡氏字恐於本意爲多

顏淵死章

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予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鬼神章

集注死生人鬼「二三」「一」主理言「二」主氣言



生者屬陽死者屬陰知陽之生則知陰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知其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又一說也此是即始而見終

人鬼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動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

冉子侍側章

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於父出奔晉哀公二年靈公卒而蒯聵之子出公立晉趙鞅納太子于戚十五年太子入國與姊孔姬劫其子孔悝盟之登臺子路時仕孔悝爲邑宰悝召之而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而死蓋子路之入欲救出孔悝使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得下臺子路必與之同出奔而已固不顧其國事子路食孔悝之食故爲孔悝死尔其死固義也其爲知在不當仕衛與太子居處前後十四年矣子路欠知之明今既仕于其家遇此難而死自是正道夫子之早料之正以子路勇於有爲而欠見此精尔

長府章

踐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由之瑟章

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荷蕢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瑟声亦有剛强氣象故孔子言奚爲於之門謂與己不同也以人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看見意思

師與商章

集注言二子處指本而言子張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夏篤信謹守是欠充擴好爲苟難想從據是其故也

賢知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然惟上達以中庸爲至說下因中庸本文而又之專許過猶不及「一句兼指二子而言也」

此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爲至「一句爲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于子夏而子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中歸於中未提起中字說

柴也愚章

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聞聖言即就曾上用功誠篤淬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則曾鈍化爲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爲終身之偏歟

集注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意釋愚字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積惡不蹙不償二事之間則有知不足之意

吳氏謂通下章爲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學言也庶乎對顏中屢空對賜貨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於屢空而不顧子貢唯不受命故但能指事而已

不踐迹章
人雖有好資質志於善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質既善雖不循前
人轍轍自然不爲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
出善人形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張子之言本此言有諸己則
善之著者意脉自亦不踏於惡生來不踏惡自善字上生來
聞斯行諸章
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礼正恐冉有遇義
當行者不能勇爲不盡行事須是有決斷志在必行然後稟命
而即行若見義前卻自無主見不勇爲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
之意即在聞斯行諸之中
集注約之於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畏匡章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
族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檀弓亦曰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事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亦事之如
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
其德者孔子之於顔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不唯顔子以
此自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正恐顔子不知夫子安否而
誤死故有吾以女爲死矣之言蓋夫子周流天下從車以多觀
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連行匡人之圍顔子
必相失在後不在圍中故夫子解後恐顔淵不知而輕致死故也
使子羔章
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又言質美而未學蓋質
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不足其意一耳
侍坐章
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才力之所至然
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
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屬意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況有山林
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
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

國後漸漸吞併至禹時三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
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爲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甚小
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
千乘之國地大事煩固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此弱彼強爲其所
撿制而事有不在於己者爲尤難也興師旅則傷人殺人妨農
費財飢饉則窮困流離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
者也子路僅爲政三年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已豈管
仲之比哉
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蓋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
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
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效之速而大如此
二子才學固不及子路然見夫子哂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
治國公西華止言爲相耳尤不敢以事事自任
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
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玄則其色也
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
四子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
以可至者亦曾點乃無所志於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於只
今便得爲者言之於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童冠之人或七或
五與於長幼多寡之數浴沂水雩壇如近即可至景勝可以遊
浴皆暮春事也服者遊息之對也至於詠而歸則以其胸中所
蘊發於歌聲以優游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爲
春人我無間氣象藹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能之實事只是
事爲之末亦與曾點高下自不同故曾點所對雖非聖人所問
本意而聖人自深許之也
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
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
紐白招拒汁光紀五人帝謂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辟
卿士古句龍后稷之類又周礼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集註時見曰會衆覜曰同周礼殷見曰同殷即衆也故殷爲衆覜
辭也但周礼有殷覜曰視又一礼也此則易見爲覜不知如何

然覲亦見義諸侯四時見天子之名曰朝宗覲遇時見則無常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征之則於朝覲之時別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此時見曰會之礼也如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礼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此殷見曰同之礼也

浴盥濯也後漢書三月上巳祓除官民絜於東流水上除去宿垢亦當於水上祭而盥手薦淵濯其衣以爲潔清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裸而浴也

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從容則廣盖點止就目前日用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爲所至處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說其已言者形容而其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曾點見趣甚高而行不掩本註朱子以見字冠之

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意上描畫然但謂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

子路若達爲國以礼便是堯舜氣象礼是天理自然之節即文達礼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乎

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二條當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之撥以上揚之特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抑三子三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三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

顏淵第十二

顏淵章

非聖人性之者則皆有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爾故學者必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盖天地生物理爲之主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心本全具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蓄心爲事物所感則欲生私勝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常相消長理明一分則人欲消一分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學者但要究明天理屏去私欲若私欲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即是全体之仁

克己是非礼處勿視聽言動復礼是合礼處則視聽言動非勿兩字賢愚之樞機然須先下格物工夫知何者爲礼何者爲非礼方可到此地步顏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故聞夫子之言便一力承當

克己復礼是開說四勿是合說

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言一日之間從事應物能盡克去己私皆復還天理則天下之人聞者見者皆許之爲仁盖應事合乎天理之公則同有是心者誰得而間之極言其效之速而甚大亦非謂一日爲仁天下之勢便盡歸之

此章全以礼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辨認故以天理節文之礼爲言仁即天理之公礼即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偽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爲全体之仁

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色雖自外來而視之聽之却在我所以制於外則養其中四者皆同

四箴序制於外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謂心之全体於動處事事是當則是心發於中者既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礼而不待勿矣四勿仍是學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於三月不違養之熟則化矣

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是心爲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礼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於心而言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尔如此看本自無病全先生乃曰由中應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學聖人之事此是兼非礼勿三字看盖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則四者身之用也一語亦總繳四全句如此讀下則由中應外一語爲說聖人事又自是一般理趣即如云由仁義行僅自好由是觀之讀書者不可不具眼

視箴每兩句內外自對說首四句雖兩節內外却是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蔽交兩句言其所以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效驗

四箴平觀之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視輕盖視箴

止言其中迁聽箴乃曰遙亡視言心動言性心以知覺言性以
理言知覺有迁猶可挽回天理若亡則不足以爲人矣蓋目之
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爲
聽讀書爲學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
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爲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
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内而心之
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於
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爲得也此即慎獨工夫

仲弓章

上兩句敬以持己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熟即是仁行仁須自恕起
集注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
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即此意而言之詳

司馬牛問仁章

首篇三章問仁而所答不同三人之才有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

明故告以全体其言直捷簡要冉子未及顏子故教之行恕若
熟亦便是仁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説言訒是行仁之一
端緊要在爲之難上言爲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
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礼勿言一節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
日言行忠信所以内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

司馬牛憂章

司馬牛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世爲宋司馬故
爲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
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初宋景公嬖向魋後魋之寵害於公
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私家甲兵
之備悉往享所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師巢與之誓而共伐之遂
攻桓氏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
人叛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再奔
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牛

無兄弟之言蓋魋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内故外恭固是著德故又須是無間斷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才間
斷便不是主一恭須是近礼恭而不近礼則勞而徒相辱能盡
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皆字太泛故先儒以爲病

子貢問政章

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概在中
間子貢析而爲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爲重蓋兵食有國者
必不可無而民不信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權孰重孰輕故以
爲問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
如兵食自外來故至死不可去
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斂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
飭車申時簡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況食之飽
居之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於民則民無不信於上矣
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故集注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補於上
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爲三非強

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中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
極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
之前民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棘子成章

此章質文正是説辭氣威儀之間然又自有兩層意發於辭氣威
儀有尚質尚文之不同此一意也如語録使一箇君子與鄙販
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
文亦當以質爲本如此則又是以德爲本而發爲辭氣威儀之
文華者爲文此又一意也
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註謂其有失者盖二章雖皆以
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註上言鄙畧下言誠不
足鄙畧但少脩飾亦誠不足則亦虚浮之弊語中自有輕重子
貢則所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説故有失
看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又只是主文意思多虎豹之鞟猶犬羊
之鞟以爲無文故無辨雖曰無文故無辨然虎豹之鞟宜果與
犬羊之鞟無辨哉

盍徹章

年饑用不足盍先生謂兩下問者是也蓋哀公固以用不足將加賦爲問與年饑則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將何以處之乎故曰如之何加之何者使於二者之間也有若對曰盍徹則是本窮源之論也蓋當時三家抱國而魯君無民鉅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既定則量入爲出一準先生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時哉民之困於國之貧無過於此哀公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爲言故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於公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二畝半使之爲廬舍耕時居之公田共分二十畝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八家共治公私田八百八十畝鄉遂同溝之人都鄙同井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凡耕種耘刈皆共治之欲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溝中將千畝所得之穀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皆於十分中取一分納於公家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魯自宣公以來既收什一又於私田之中收其什一是謂什二

崇德章

鈞是人也以我愛惡之故甚至欲其生死生死有命豈能欲之是固惑矣鈞是人也有欲其生者有欲其死者何胷中紛紛如是而有何損益於彼哉豈不惑之甚者

齊景公章

陳完者陳厲公之子也陳宣公殺其大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完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完生穉穉生湣湣生須無是爲陳文子文子生無宇是爲桓子皆事齊莊公無宇生乞是爲僖子乞事景公行施於民景公卒而立幼子荼田乞爲亂殺荼出奔魯乞立景公庶子陽生是爲悼公而使人殺荼陳乞專政卒子恒代立是爲成子其後悼公遇弒立其子壬是爲簡公陳恒復爲亂殺簡公而立平公恒之後三世至太公和篡齊國田即陳字

居之無倦章

居之行之此說似虛若不見所指而上句尤虛蓋子張問爲大夫而爲政之事爲政則隨其所居之位有當爲之職身任其事則當常存諸心詳思密慮周偏詳審與一事之忽與一時之怠無稍懈怠而政行此居字當重看則章意自明

成人章

集注誘掖獎勸誘謂引之於前掖謂扶之於側獎者言其美也勸者勉之也

問達章

語錄達是行無窒礙事君則得乎君事親則得乎親之類

又曰達是退一步做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

質直自是忠實直信向前行去若不合宜則又不可故須用好義方能達德好字當重看

取仁反質直行違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集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達是行無不得德孚於人推其本而言之忠信二字貼質直二字忠質也信直也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是就接人上說所以於人之言則當察之而審其信我之言否於人之色則當觀之而審其信我之行否是用人之言行以自觀我之言行非有卑謟之意亦非有以逆道遇人之意

從遊章

攻人之惡心只放在外況所攻非一人則此心煩擾馳逐無時得已於己無益而有損且終流於薄攻其惡則收斂務內[illegible]微而不善不能根著留滯此心日以開明而終歸於厚

辨惑聖人只就難逞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

上兩節皆教之以崇之脩之之方下一節上語其所惑而不言辨之之說蓋以其所病告語之知此爲惑則推此以自察其餘即辨之之方也

集註慝鄙近利就忿忘身上言鄙就攻人惡上言近利就得上說

問仁知章
虞廷聖賢之臣固多而獨言皋陶者蓋大禹終受帝禪此下惟皋之德最優舜命禹總師而禹之所讓惟皋又帝贊之則曰臣庶罔或干予正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於此正見得不仁者遠意思
盡心以告之固美矣又必所告者盡善可也雖誠心以告而所言未達於理則反有害於仁乃欲朋友之從是賊夫人而已
以文會友章
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子路第十三

子路章
集注分行與事是問辭下句則總兩事但要無倦語錄曰横渠云以身為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説好此是合三句作一串説下各有意味
季氏宰章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註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誦詩章
交與國令下民莫難於辭令有命出於國中則可集衆長較是非脩飾而成如鄭國為命草創潤色之類至於出使則一人一時應對而國家之榮辱係焉故曰專對必誦詩而能之也
魯衛之政章
魯國周礼所在而素尚礼義者也衛詩淫乱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苟有用我章
朞月而可謂興衰撥乱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具大備
一言興邦章
金先生以通釋是字絕句而幾訓近

攘羊章
理屈為直父子相證則背天理絕人倫得為直乎
子貢問士章
第一節兩事似不能盡為士之道然行己有恥一句自可以包君子之凡集註志有所不為其包亦廣宗族鄉黨稱孝弟是有恥中兩事分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謂本之立則未能盡行己之全也
狂狷章
集注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志極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因各人之才激厲其不及而裁抑其大過則合於中道

憲問第十四

問恥章
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餐為可恥邦無道貪祿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恥
克伐章
克伐怨欲皆是仁之病能制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難矣仁之体則未見也原思所言病在行字上不行則病根尚在於心未除又則病根未免發見故孔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仁則心全天理而無私四者自私也
懷居章
君子見義則遷懷其所居之安則不能徙義
南宮括章
夏禹崩子啓立啓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歲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窮國名后君也羿窮國之君也羿在堯時善射其子孫亦善射皆名羿桁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不得歸河北居於河南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三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脩民事其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寒國名浞其國君之名浞因羿室而生澆及豷澆即奡因羿之故地而爲政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弑王于帝相遂滅夏相之后妃名緡逃歸

有仍仍后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子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
之而滅寒浞及澆殪浞仕角反澆五弔反殪音翳

君子不仁章

君子固志於仁然仁以全体言存於心無一毫之私應於事無不
當於理方得其全君子之心有一毫不在則非全体之仁所謂
不仁者指一事而言也

愛之章

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
弟則使之供洒掃應對之役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於君有
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忠而不諫反
隨之也

公叔文子章

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不措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
以時然後言笑取却是時中之行但所言太過不得其真孔子
與人為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然豈其然而疑之

防求章

魯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嫡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
紇欲立為後訪於臧孫紇 此為臧武仲 武仲為之立紇為後
是為季悼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
子名羯其御豐點好羯及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
請讎臧氏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之報讎而成其
事孟孫卒公鉏立羯為孟孫後孟氏因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
將為亂臧孫聞之孟氏將葬借人除道於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
士從己而觀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
歸防使來告於魯曰紇非能為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敢不
辟邑乃立其兄臧為為臧氏後武仲遂奔齊 此事按左氏盛氏
以定語魯直意

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尚留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為
立後則必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晉文公章

晉獻公太子名申生庶子名重耳夷吾獻公嬖驪姬驪姬之子名
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重耳夷吾申生自殺重耳夷吾

出奔獻公薨大夫荀息立奚齊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
克又殺之及荀息秦人納夷吾是為惠公後惠公卒秦人納重
耳是為文公

文公之為公子而出奔也過衛曹二國皆不禮焉過宋齊楚三國
皆厚礼之當時宋曹衛皆附楚及文公立宋背楚親晉楚伐齊
圍宋齊宋求救於晉晉伐曹衛欲以解宋圍衛侯出晉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畀宋人楚將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曹
衛告絕於楚子玉怒與晉戰楚師敗績如不正較齊宋而伐曹
衛私許曹衛田而執宛春以怒楚此等處皆文公之譎博議言
之甚詳

齊桓公伐楚責之曰尔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
寡人是問其辭意皆正

桓文平日行事不止此就各事皆可推

此章夫子就桓文以校其正譎桓公行事亦有未全正處但正處
多而比文公不同爾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子糾皆襄公之子時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
弒襄公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至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
是為桓公魯亦以兵納子糾是時小白已立遂與戰魯兵大敗
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與管仲為友
遂脫其囚薦於桓公而為相子路疑召忽管仲皆子糾臣召忽
死而管仲不死恐是未能全忠椅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為
人雖未得為仁其相桓公恩澤及人乃有仁人之功故夫子重
言如其仁以深美之

管仲非仁章

子路之問重在不死子貢之問重在相桓公蓋桓公為兄而出於
齊難未作之先子糾為弟而出於無知弒君之後無知弒君子
糾在內當討賊報讎而畏死出奔已為齊之罪人及雍廩已殺
無知桓公已正君位子糾方入以爭國則子糾猶齊之賊也管
仲雖子糾舊臣今輔之爭國亦為非義齊君赦管仲而用之亦
無不可而管仲不當以桓公為讎故夫子但称其功而美之

或以匹夫匹婦之爲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仲自信其才足以有爲而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圖後功旣而果有霸功之效則是其相桓也不害其仁矣豈如小人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所哉子貢之問元不及召忽而匹婦又豈可指召忽而言與聖人之意可見矣

衛靈公無道章

仲叔圉即孔文子祝鮀佞而免於世王孫賈專衛權即問奧竈者三人本非賢者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意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子路問章

朱子曰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若行必有大禍驪山固是不可行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其實雖不失爲愛君其言則欺矣南軒曰若忠信有所不足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爲欺也饒雙峯曰自家好色却諫君勿好色自家好貨却諫君勿

好貨皆是欺君朱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敷暢詳明而欲君以行已說則言失之大過是爲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爲而諫是爲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峯之說則工夫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學者於三說皆當存心

蘧伯玉章

集註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更一年則德又進而化於理心旣能化於理則自然覺五十九年之非但化之爲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非者愈進矣

思不出位章

范氏物各止其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小特擧其大者爾究其極當如通釋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之說方備

君子道者三章

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貴其意蓋曰仁智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常自以爲無能

爲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之故如此他人則唯是聖人之智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撝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不患不己知章

集註此章凡四見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反而自脩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者學者不可務外

驥章

集註德謂良也調謂習熟而易制良謂順服而不蹄齧

報怨章

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讎怨也兄弟交遊之讎亦怨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讎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讎或與其人相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怨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

置輕重於其間集註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皆盡且如我當進退人才之任而所怨者在下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如當議論人才評品臧否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之凡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於其間所謂直報之也

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擧者蓋君子之心正欲不存私意私意不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矣前日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心而有二得爲君子乎故夫子不許

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注仁當作民謂是寬愛己身欲苟息禍患之人也

莫我知章

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詞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辭也當於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三語見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前非謂人旣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不尤與下學皆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

揭厲章

集注以衣涉水曰厲衣裹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揭提起也古人不裸体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裹衣而過可厲則厲可揭則揭各隨事宜意謂天下可以行道則行不可行道則隱今天下既無道孔子不隱而猶周流天下為不識時宜夫子謂荷蕢可謂果決於忘世哉又言人若但欲決然去世亦無難矣

諒陰章

集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礼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茨寢苫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如以圍幃天子既立柱前有楣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闇讀如諳

脩己以敬章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學而至於聖人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自脩己而已至於臨事亦發於敬安百姓之事雖大皆以敬行之若無敬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舜聖德極[illegible]亦心敬而已

堯舜猶病諸者謂堯舜盛聖德而天下之廣豈能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意謂堯舜聖之极矣而尚或未能全敬之用況學者而可不務於敬乎子路言如斯而已有不足之意故夫子極言敬之大者

脩己以敬一句敬字重下脩己兩句敬字亦在其中

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原壤章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或問謂夫子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礼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衛靈公第十五

一貫章

集註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四篇言吾道学道是行意故曰以行言此章就多学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曾子篤實力行子貢明敏博学故夫子與之言不同如此然学者須知得然後行得

無為而治章

聖之盛德而在民上下民感而化之天下自然平治不必有作為夫子獨於舜者蓋舜即天子位承堯治平之後如平水土誅四凶之類皆在堯朝故舜即位之後無所事為但恭己正南面而已所以比他聖人尤不見有為然恭己之容惟聖人為能盡爾

子張問行章

子張問何以得行於外夫子惟教之脩其在己者則自然可行言行君子之樞機謹此二者脩身之事當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二者節目

子張恐有時或違夫子之言故以所教之言書於大帶以体參前倚衡之意

子張請問者三章干祿問達問行皆務外之意夫子皆教之以自脩以此觀之学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全不是了学亦必不能成若但一向以為善為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学自能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自能行

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為之用以懸佩在裳上衣內衣上加以大帶用繒為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衣之帶是也

集註辟辟音闢開也譬開如前臂攔[illegible]人向外自兩傍視之則為近褻此蓋當時俗中方言

史魚章

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謂同僚將為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甯殖謀放衛伯玉行從近關出其合於礼乎

子貢問為仁章

集註賢以事言是大夫有才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是士蹈道積德而自脩者

爲邦章

顏淵才大故夫子教之治天下之事以虞夏商周四代礼樂以授之治天下亦准此四句而已提其大綱則他事皆可推度隨時合宜

夏正之說大意見子張問十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事以北斗之柄爲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月建即指之意也指子爲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爲丑月是十二月指寅爲寅月是正月

周冕之說其冕旒之數見於前麻冕章其章服之數則自黃帝制衣服而天子袞冕之服十二章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畫於上衣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繡於下裳至周時升日月星辰於旗上天子之袞冕則十二旒十二玉服則惟九章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畫於衣藻一粉米二

黼三黻四繡於裳鷩冕則九旒旒亦十二玉服七章以華虫爲首而繪四於衣繡三於裳毳冕七旒旒亦十二玉服五章以宗彝爲首而繪三於衣繡二於裳希冕、凡五旒旒十二玉服三章以粉米爲首繪一於衣繡二於裳玄冕三旒旒亦十二玉服一章惟繡黻於裳亦凡衣皆玄裳皆纁玄是黑色纁是黃色其諸侯之五冕大略在麻冕章

龍畫爲二龍一青一白白升上青降下袞即龍也山畫二山形華蟲雉也亦名鷩爲雉形火畫火光之形宗彝祭宗廟之彝器凡宗廟之彝六其一畫虎其一畫蜼今於衣上畫虎彝蜼彝各一虎蜼猛物毳即毛也藻爲水草形粉米如粟米堆積之狀粉白色也黼白與黑色也以白與黑二色同成斧形黻青與黑二色爲兩己相背亞其義則龍取其變化又升降陰陽交泰之象山取其鎮重華蟲取其文章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宗彝所以盡虎蜼者虎取其義蜼之形如猴而鼻孔向上尾長而兩岐天雨時恐雨入鼻中則以尾兩岐塞鼻孔取其知今畫彝於衣只是取其事宗廟之孝藻取其絜米取其養人斧取其剛斷黻取其向善背惡

名袞冕爲起於龍也鷩冕始於雉也毳冕始於毳物之虎蜼絺冕希刺也刺者七惟一畫兩繡絺多故曰希玄冕爲止有一章與玄同也

鄭衛二國之樂皆淫邪亡國之音也而夫子獨言放鄭聲者絕其尤甚者也文公詩傳言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則鄭之淫有甚於衛故夫子獨絕之

集註周人飾路以金玉周礼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註以金玉飾諸末謂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以金玉飾之

遠慮章

人無遠慮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即在頃刻間

義以爲質章

遇事先裁度合理決定行了行時却把節文行去又欲以遜順之道行出成之以在誠實盡此四者方成君子先以理裁度合義

了方可行故曰義以爲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只截定自行上說知又在此先

巧言亂德章

集註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婦人之仁不能忍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忿言君子行事貴爲即爲不可優游不斷然又須沈潛縝密不可輕於果決不能當此二者則敗大事

終日不食章

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於事上學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也

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所謀者惟欲明道耳不謀食也況貧富貴賤莫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學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者自有得祿之理存其間故曰學也祿在其中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知及之章

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爲私欲所蔽奪

徃動礼是接物處上兩句以明德之事下兩句新民之事
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雖得之必失之兩句却就知上説謂雖知此
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
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徃動礼皆守之事

季氏第十六

顓臾章

註四分魯國礼大國三軍上公之國也次國二軍侯伯之國也魯
實侯國本止二軍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宿爲政作三軍與叔孫
穆子豹孟獻子蔑三分公室各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
氏取子弟之半昭公五年季武子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祿之去公室章

集註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
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威子凡四世而爲家臣
陽虎所執蓋至孔子時不但公室衰大夫之家亦衰而陪臣擅一

祿去公室五世圖

隱公 春秋之時諸侯尚知有王
桓公 諸侯漸不知有王
莊公 齊桓公始霸礼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閔公 齊桓公霸
僖公 齊桓公後有宋襄公晉文公霸
文公 晉襄公霸
宣公 魯文公卒公子遂殺子惡及視立宣公始去公室
成公 晉楚爭霸
襄公 季武子始專魯國
昭公 陳氏礼樂征伐自大夫出晉有六卿魯有三家
定公 大夫之家臣執國命
哀公

政逮大夫四世圖

季友
季文子 行父季友孫
季武子 宿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季悼子 紇
季平子 意如逐昭公伐之不克出奔死於外平子專權
季桓子 斯為陽虎所囚

三戒章

醫書以血爲陰而行乎脉之中爲榮謂榮養乎身也氣爲陽而行
乎脉之外爲衛謂衛輔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
息然心則主乎血而志爲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
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

九思章

語錄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饒氏峯云上
三者是就自身説下三者是事上説視聽是一對色貌是一對
言事是一對下三者疑思問屬知餘二者屬行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章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
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淳有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
而生爲聖賢稟得偏駁者而生爲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即是
理理皆是善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

遠至於所習不同而後遠亦若得清者必好善必至於聖賢得
濁者好善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善則爲小人即下
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好善亦爲小人之歸

武城章

在上人好礼樂則知愛人之道故能愛人在下人好礼樂則心和
順知下事上之道故易使子游之絃歌意在於此夫子言割雞
焉用牛刀意之故以此言反以爲戲
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爲歌故歌曰絃絃歌以琴瑟和歌也
先王之教礼樂雖各有其時而二者未嘗偏廢武城絃歌之聲聞
於外則其享礼可知矣故集注添入礼字説

公山弗擾章

孔子以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欲匡者亦未
可知或能化之爲善亦有可往之理聖人道大德弘雖入亂邦
必不爲惡人所染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
惡人處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時必有
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興周道於東方

子張問仁章

恭者不侮於人故人亦不侮之寬廣則能容衆故衆亦向之信實則不爲人所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則不滯而疏通故行事有功有恩惠及之於民而民感之故可以使人聖人亦不過此五者但所至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耳故若能盡此五者則爲仁

佛肸召章

聖人處世無可無不可無不可同流之人亦無不可往善之人故欲往子路但能有可有不可未能如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有此言孔子以堅白匏瓜曉之磨不磷方可謂之堅涅不緇方可謂之白若不能如此豈足爲聖人

周南召南章

周自后稷始封歷十世至文王辟國寖廣使周公爲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南方之國從化至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詩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岐爲雍州之地於地爲西北而德化流及於梁荊等州皆在雍之南故曰自北而南二南之詩皆脩身齊家之事故爲詩之首篇而學者必當學之也

色厲内荏章

厲是威也荏是弱也内欺諸心外欺諸人非穿窬而何

道聽章

本注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但塗說於人則是迷其本有之德不知自修乃自棄其德爾圈外王氏引大畜象辭而曰塗說則棄之矣王文憲謂此德得於人者謂聞善則當積以成我之德今但入耳出口則不注於心矣不爲得而失乃棄之也

民有三疾章

狂矜愚氣質之偏而爲疾也肆廉直疾之末大害於義者也蕩忿戾詐則爲惡矣

宰我問喪章

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俯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當企而及宰我亦知故欲減其親喪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井有人章同皆是齊者有所疑而問

古人居喪初死水漿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能起三日而殯然後食粥不食菜果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朝夕哭泣無時三月而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方卒無時之哭而朝夕哭期而小祥始食菜果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後方飲醴酒食乾肉復寢蓋居喪須也乾肉醴味濃者也復寢入室中臥惟其禮如此其至故宰我疑以爲如此一年哀戚已盡非謂如今日世俗居喪今世居喪與平常無異未滿三年也不見哀戚若服喪十年亦於事無相妨

君子尚勇章

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孔子答以上義皆以德言下與小人對者乃以位言義理之勇君子之勇血氣之勇小人之勇子路平日好勇恐勇全是不好故有此問

年四十見惡章

學者須是於少年氣血充精神全之時勇於爲學乃能有成至於四十當立功業古人四十曰強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此時正當從政治人之時若身不脩如何治得人於四十德不成無可取者而又且見惡於人則不復成人矣人才年高則神氣漸昏記性亦退精力不及故不能成德若壯年學有所得了則雖老亦當溫習舊聞而求新得不可恃此說年高便不可學或壯年皆未及學於四十餘乃發憤好學亦不妨亦能有所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此言只是教人及早學耳

微子第十八

微子章

殷紂無道有敗亡之微微子帝乙之元子知殷必至於滅亡恐遂絕其宗祀且始若箕子有勸帝乙立微子之事必爲紂所疑紂惡之極必殺微子故箕子曰我舊云刻子於是遯于荒野意謂既不致其君有殺兄之惡若不幸而殷亡身在或可承其祭祀比干爲少師以謂君有過臣當盡死以諫於是極諫紂怒之剖其心箕子爲父師其諫固與比干同而紂偶未殺而囚之見比

干諫而死欲極諫之恐復被殺而稱君之惡於是佯狂而爲奴
微子欲免君殺兄之惡爲愛其君以存宗祀爲愛其親仁也比
干殺身以盡其職爲愛其君亦仁也箕子恐陷君於多殺諫臣
之罪亦仁也三人用心處事雖不同皆是欲全乎心之德盡乎
愛之理

長沮章

而誰以之以猶與也立不與之與作用字意以亦用也是與以二
字可通互說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至士哉譏子路

荷蓧章

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爲無君臣義荷蓧使二
子以礼見子路則是旣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
廢之此兩句最下也字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爲大長幼在下
旣知其次豈可棄其大者今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
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亦當今天下道不可行我已
知之然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

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衆人言義言自己也今日道
不能使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我之義亦我不
仕則失我之義矣
此章旨類似細章旨若晦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篇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
章意明
集注性命之情孟子所謂四端出於性命之正者也決裂此情則
所用者皆發欲之私情也

逸民章

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即堅讓而逃其志在於尊父命果得遂其心
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守嫡庶之常法其志在欲明尊卑之
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不降其志處以武王伐紂爲非諫之不
從遂不食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處
此六人之德伯夷叔齊爲最虞仲夷逸次之柳下惠少連又次之
前言七人後止六人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
是失簡皆不可曉

大師摯章

亞次也飯食之也古者天子一日四飯曾用天子礼樂其君必一
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於此飯時主作樂侑食之官也不
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章

此爲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体如孔子言行己有恥之類不止於
此而子張言可已矣似乎大快故集註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
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

問交章

子夏之言太峻似不能容物然下李者可以爲法子張之言太寬
謂於人何所不容必成德方可德未成而不擇友恐有友不如
己者之失德已成而不容人則有沮向善之心但拒字大峻何
所不容大寬李者之始終皆所當戒

博學章

博李篤志切問近思自是四事然博李而又須篤志於道志不篤
則博李爲泛濫問已切又須就近而思不就近而思則所問者
不能以三隅反又一意博李又須切問篤志又須近思

百工居肆章

此章有兩意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李方能致其道 又百
工居肆須是成其事君子李須是致其道

大德小德章

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之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
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爲輕事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矣
故吳氏云有弊

子夏門人章

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日懸空說就事上教故着實而
德易成若懸空說得千言萬語至臨事時竟做不去小李洒掃
應對事也大李正心脩身之類亦事也大小事皆有至理存焉
只隨事窮理然事有大小李則有深淺教者須循序漸進不可
躐等子游謂子夏門人之小子但教之下李之事而不教大李

之事子夏氣質篤實其教人亦皆務實故其言曰君子教人之道以何者爲先而傳之何者爲後而不傳事之大小亦如草木以類而分別其大小瞭然在目前學之淺者但可教他行下學事學之深者則可教以向上事若學而未有見識驟把大學事教它聽不得行不得乃是誣罔他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可誣罔若曰小大事徹頭徹尾無不由盡惟聖人能之

理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在故學者皆當循序而學之不可貪夥高遠而忽淺近知於近者淺者不先務則雖有得於高遠而有虛空斷絕之處於理之全体有虧矣故君子必循序而不可躐等也

讀此章者類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洒掃之末不即學大學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子游未嘗識子夏教洒掃之非而子夏亦未嘗言不教以大學也集註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末專就事說本主就心說蓋大學行之之目有八而誠意正心爲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此即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爲之未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此古人之學所以貫而先後次序自不可躐集註如此觀此說可謂極精而二子之意皆槩然可見

前段本註分釋文本末字謂本大學之事末小學之事本註第二段兩本末字及圈外愚按下四本末字皆是以大學小學言但程子第四條兩本末卻是以理爲本事爲末是其然末也所以然本也讀者試思之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始終是學始卒本末是闕前本末字謂聖人應事本末兼該前後如一非學者可到也

程子後四條大率明事理二字洒掃應對是事形而上者是理精獨則將應事之際存此理也精義入神只是明理之極此固是聖賢之能然洒掃應對之中其理之極處則亦至精之義也故曰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言從此事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此條全以事言正是本文本末兩字洒掃應對末也聖人事本也

非謂末至在此也十六字作一貫讀

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之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事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飢寒迫身不暇則不知礼義不知礼義之人而有飢寒之迫則無所不爲矣故君子爲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爲能而自喜

子禽章

集註大可爲化不可爲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於化也所以下面着故曰字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堯伊祁氏帝嚳之第年十五封爲唐侯年十六踐天子之位君位

七十載欲遜位于有德於是四岳舉舜命之爲百揆此時洪水九年舜即命禹平水土堯七十三載已八十九歲爲舜于天使攝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其中 一百載堯乃殂落堯在位共一百年壽一百十六歲

舜姓姚氏虞國名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岳薦之於堯爲百揆三十三歲攝天子事年六十而堯崩服三年之喪至六十三即天子位命禹爲百揆三十二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于天攝天子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逸是也爲流於欲故危道心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爲欲所昏故微精則欲察其人心道心之異一則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故曰舜亦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八載而崩與居攝共七十八年一百十歲

禹姓姒氏崇國君鯀之子舜舉之於堯平水土爲司空三十二年而爲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子之事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

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雖存而君亡爲之立君

五美章

因民之所利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違耕種之時使之衣食足恩惠自然及之不至廢其財擇可勞而勞如四時蒐狩捕逐盜賊皆是因民之事以道使之何怨之有凡人欲必至於貪財貪利若欲行仁便可以得仁非是貪無衆寡小大不敢慢但循理而行出於自然則是泰而非驕正衣冠尊瞻視不色莊人自敬畏之但不可使人不可近如此不至於猛上人能教之不至於犯法則可不教之而至於犯法却刑之則是殃民凡斂賦稅起役之類當先出號令限定幾時期民自然去辦集號令不豫及期却使逼迫則害其民三者皆是急迫之惡出納吝是慾緩之惡上三惡重下一惡輕

不知命章

有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天理之命人得之以為性者也氣數之命人得之以為生死壽夭貧富貴賤者也此章命字盖兼二者而言知氣數之命則利不必趨害不必避知天理之命則利不可趨害不可避

讀論語叢說卷下

讀孟子叢說卷上

東陽許謙

梁惠王上

首章

周烈王五年魏武侯卒公子罃立其元年則烈王六年也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當罃之三十七年罃與齊威王會于徐州以相王考異謂為後元年大事記顯王十六年當罃之十八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為稱王後齊敗魏而齊亦稱王於顯王三十五年又書曰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今按顯王三十三年當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耳當從大事記為正盖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遍於天下矣俗習舒相思將反

仁專言則包四德孟子與義對言則仁體而義用孟子是專主於義而言盖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体用朱子剖

話旨兼体用說心之德心之制是体愛之理事之宜是用然仁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該体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体用愛為用其理則体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体而仁用盖天地間物静体而動用陰静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体用如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至不奪不饜固是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而語意自分兩節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其國危矣言王好利於上則大夫士庶效之而好利於下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唯取什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故君欲分外取於下下亦欲分外取於上如此不已必至攘奪壞亂而國隨以亡則是君始好利終於自亡其國此理勢所以至然亦告君之語也萬乘之國至不饜又言好利之弊成弑奪之禍皆下取于上文侯斯幾韓趙分晉即惠王之祖也此其明驗為君而好利禍害之慘可畏如此一言君好利以亡其國二言好利必下篡其上

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

槩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圓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
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方三百十六里
有畸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
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
利己之心絶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
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
利耳

沼上章

聖賢告人非法語之言則巽與之言故孟子與時君言皆是巽
與前章法語之言此章巽與之言也後多放此

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己與亡
乃其效也

靈臺之作文王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
沼併以遊觀爾盖非所謂七十里之囿也七十里之囿所以供
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

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以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
其大也文王纔体即位本都於岐在位四十六年而遷都於程
又三年而遷都於豐於是作靈臺其時年九十有六明年即薨
矣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之舊都數
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也

麀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都在春處
和氣中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
動感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鶴與鶴鳴之鶴不同音淵者翁名在鐸韻音學者累白貌在覺
韻此章字音學

移民章

加少加多余先生曰不見其愈少不見其愈多

棄甲曳兵戰而負者

魚鼈之類天地自生之物長幼皆得食之雞豚狗彘人力畜之故
以養老則七十者始食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周礼地官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
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
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
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
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晦之
宅樹之以桑者也萊謂休不耕者也䟽謂餘夫皆有田廛是備
後雜居之法

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此不同或殷
周之制異或孟子一時之言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庠序之敎敎以人倫也於其常敎之中又於孝弟二者重明之而
篤之也力也

後罪歲應前兩凶字塗有餓莩不知發應前移粟由此而知所移
乃民間之粟未足以濟河內之民而先已病河東之民矣况有
餓莩不發猶是吝己之財狗彘食人食則必征斂無義而傷民
之財矣中兩節教之以王政則民自足食樂義古者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雖有凶荒不待移粟移民而民自無飢寒近者悅
而遠者來矣何患不加多哉　下章率獸食人亦此意而極言

之也

集注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如左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
不聞金矣是鼓進金退也按周礼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中
冬教大閱帥其民而致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鼓人三鼓司
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三鼓摝鐸羣
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
徒趨坐作如初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夫
鐸大鈴也振鐸者搖鐸也摝鐸者以手掩其上而執以振之其
聲鹿鹿然也是鐸兼主進退但其聲有不同爾鐲鉦也形如小
鐘以為鼓節鳴之而車徒行則鐲亦主進也鐃如鈴無舌有秉
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故鳴鐃而軍卻退也大抵鐲則進也鐃則
退也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鐲直角反鐃女交反

畜訓養當作許六切今敕六反誤

安承教章

孔子惡作俑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為此言史記秦武
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盖其弟德公立而用以殉之

當周赧王四年曾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殉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謂為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不謹孟子因取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

晉國天下莫彊章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答晉國天下莫彊一語王如施仁政一節是方百里可王之實功彼奪民時正指齊秦楚往而征之一節是洒死之事

易猶淺也此金先生就蓋耕深門上跳過而苗易發達耘淺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語意正同不是等待大段閒暇了然後去修

梁襄王章

一之謂統天下為一家正如秦漢之制非謂如三代之王天下而封建也此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至於此非以術數推纔而知之也蓋自太古立為君長則封建之法行黃帝置大監監

于萬國夏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時云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雄長者止七國亦餘小國蓋不足道也自萬國以至于七國吞併之積豈一朝一夕之故今勢既合不可復分終必又併而為一率天下而郡縣之而後已至于秦漢孟子之言即驗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然後定也

襄王才質下不足以語王政故孟子不告之而但曰不嗜殺人而已

齊桓晉文章

文武之道幽厲傷之東遷之後下陵上替五霸迭興不惟王道之不行學士大夫亦且不講自是惟知霸業可尚而桓文又霸之盛者宣王心說其事而誠服之以孟子當時賢者深知其說故舉以為問其曰可得聞乎見其不易得聞惟孟子知之而又恐不易以告也

仲尼之徒則見孔子不言霸事可知至其門人以及後之徒黨不曾有言桓文為霸之謀書經管者此與孔子言管仲器小之意同且先截斷宣王功利之心下乃開其王者之道

桓文之事金先生曰謂其所以為霸之謀書經嘗古若糾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

德何如則可王宣王知有德則王可謂天資優而知所本矣及問寡人可以保民及何由知吾可皆能自反而善問者與梁惠王迥別

王天下事至大易牛事至小孟子却道只此心便可王故雖指出不忍二字而王猶不知所以

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為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為常人雖為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為惟君子為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推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又推其類而充之至於大則仁不可勝用矣

孟子與王問荅三反欲王自知不忍見牛即是惻隱而終不悟前德何如以下雖有二番言至此竟昏罔推拓不去但重疊辭說

不忍愛財孟子不得已自與言正是行仁巧處王意在見牛未見羊一句此非獨王良心之發處之又得其當矣但自不識為善端而又不推於他事爾及王聞孟子之言而說既已得前日之心然又不知處此小事如何便合於王道只是平日無君子啓迪其本故也

術字要看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釁鍾之禮又不可廢或殺牛或殺羊皆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周縝也此即是權行仁者當攷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此章見齊王之良心凡兩發孟子教之推而不能推是以終於戰國之君而已見牛時一發孟子言之而心戚戚時又一發也

此章之要全在推字始使因愛牛之善端而推之充擴其良心以知仁民之為大於其良心既啓則當先親親而推及於仁民而又及於愛物謂仁之施愛物難而仁民易今既能其難而又得行之之術何於其易者而不能也仁民之所以易於愛物者人既與我同類其好惡不殊所施者不過以已之所好惡者及之

而已况我親其親人感之亦各親其親其應之速又不盡待我之推也其終告以王道之大亦不過盡不忍之心而已

權度度物而心爲甚不是言此心以權度去度物正是欲以義理來度此心使於發處審其輕重也

抑王興甲兵至快於心與若與權度之言不相接此蓋從齊王本意問霸處說來而使齊王度民心之所不願而推廣心以及之也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行仁政也齊欲服天下如鄒敵楚不行仁政也以齊一分而敵天下之八者勢也發政施仁者德也以德則易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論說矣

集注名辟彊古人名辟彊者非一作闢闢封疆說則上音闢下音疆作辟除彊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巨良切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老幼彼此皆同以我及於親親者措之於彼固不異是易也上老老鰥孤而民即興孝不倍則民視上之老幼與己之老幼皆同故即效之是又易也至於物則無知識不能達人之意故仁及於此物則此物得所不能自充廣也

本然權度即是人心本有之天理

梁惠王下

莊暴章

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至孟子見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

孟子之答只是誘與之言

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此章只是欲與民同樂不必事於作樂也

交隣國章

此章前言交隣在能仁智朱子以總忿戀之後言好勇在行仁義

朱子以養大勇告之王問交隣孟子所答樂天畏天是交之之正王後再言好勇孟子答之以好勇須有文武之德乃可

集注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書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謂天助佑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寵愛也志己之志也朱子隨孟子文解故其義亦小異蓋古者以簡編寫書簡冊煩重非如今以紙模印易辦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雪宮章

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胥讒謗而民因而作爲慝矣此上言軍民之怨也方命虐民以下是言君也

集注廢時失事廢時解荒字失事解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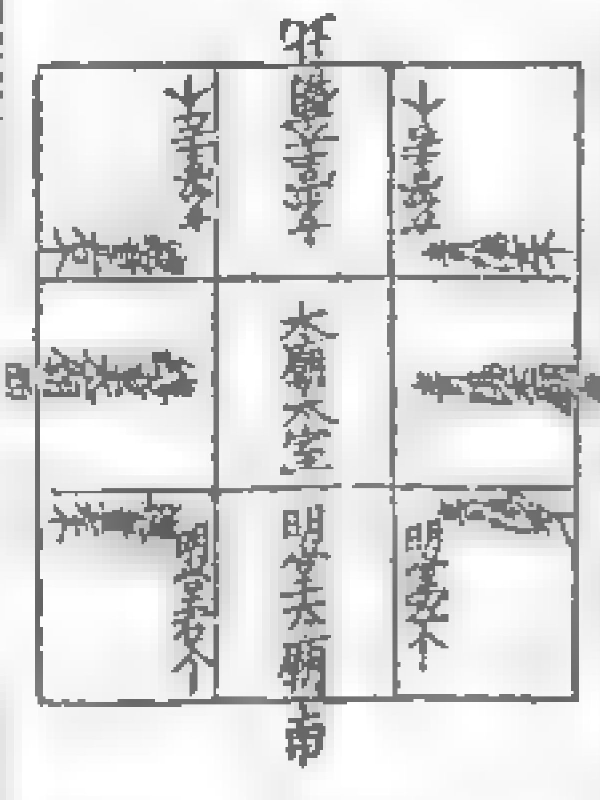
明堂章

人皆謂我毀明堂專爲人之言也毀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已乎又以己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爾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是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脩二七者深十四步八丈四尺也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十丈五尺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四三尺以益廣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顯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謂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爲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則廣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窓每室四戶戶旁皆有兩夾窓爲八窓五室二十戶四十窓白盛蜃灰也盛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殷四阿重屋門堂三之二門堂取正堂三分之二南北五丈六尺東西七丈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

王褒戎李明堂可言之以明其同制謂當代二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箇（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三箇六尺）通典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窗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墻壁以蜃蛤灰飾之此釋周礼明堂制又引大戴礼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户八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廱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户八牖宮三百步（今按此文在明堂篇）朱子明堂說云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右明堂制諸説大槩如此按周礼考三代之制以互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朱子之説固當

放桀章

止謂問桀紂下再問弒君是由問紂蓋舉重者言之也故孟子亦止舉紂對

集注王勉之言謂上下二者無疑有則可為放伐之事若上雖極暴而下非仁不可下雖至仁而上不暴亦不可

為巨室章

兩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上毀人之大才以從己之小見下不當國家而徇一己之私欲

萬鎰可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

齊人勝燕章

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又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孟子所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文中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之至民大悦七句孟子自言故集註云兩引書

鄒與魯鬨章

此告君之言不得不切民今而後得反之之言似失大過民固不可求反其暴於上然至於君行仁政則親上死長之心亦民所本有也

竭力章

大王自邠遷岐行二百五十餘里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徜徉遊從若滕在中國又分大國之間無可迁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平公章

前以士後以大夫蓋言喪禮也儀禮有士喪禮篇大夫喪禮亡不可考

三鼎五鼎言祭禮也儀礼特牲饋食礼士之祭礼也牲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臑肫胳正脊横脊長脅短脅九體實一鼎離肺一刌肺三為一鼎魚十有五為一鼎腊有獸之乾者也用兔為一鼎少牢饋食礼大夫之祭礼也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臑膞

骼正脊脡脊横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亲肺一祭
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如羊亲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膚九
實于一鼎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肩骨臑者肱
骨也膞骼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脡脊次正脊横脊在後者膚
豕革肉也離肺者挂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刌肺者切肺也亲肺
者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亲肺即離肺
祭肺即刌肺也凡牲用右胖腊則合升左右胖故曰腊一純純
猶全也然此則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
牢膚奴到反肫膞皆音純骼音格刌七本反脡音挺鮒音附挂
苦圭反胖音判

公孫丑上

公孫丑章

公孫丑問管晏而孟子獨黜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能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爲五霸首尤天下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

曾西敬畏子路排斥管仲而不屑居管仲功烈之卑是謂子路僅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獨言心術之邪正而已楊氏乃謂子路之才不及管仲恐未全得孟子之意政發言之甚詳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此語猶有未推重曾西意謂曾西尚且不足於管仲乃爲我願之乎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致之頑民莫不率化翻善之時也

湯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大戊大戊三世至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二世至祖甲皆賢君也祖甲殁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居之稠迭乎四境則舉國皆稠也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有兩意一說言齊地廣民衆地不必更改已自辟矣民不必更改已自聚矣讀就改字略歇一說地不必再加廣辟民不必再加集聚五字一串讀下又連下文上說意詳下說意直上說得矣字出在人看

置郵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倒懸謂如人遭顛困懸挂困苦急迫也

楊氏言子路範我馳驅而不獲非謂範我馳驅真不可獲禽也如是則王良真爲無用矣蓋範我馳驅者王良御車之正也不獲禽者嬖奚不能射也欲使射者獲禽而行詭遇御者之詐也故王良範驅子路也嬖奚不獲時君也倘子路遇明君而信任之則雖小國攝大國而瀕於危亡亦必三年而有足民知方之效子路之不獲者不遇可與有爲之君爾管仲則惟詭成目前之功故雖詭遇而不殺也曰楊氏此段未爲知子路者不得曾西之意也

不動心章

孟子平日所言皆王道公孫丑習聞當時霸功之說前章雖聞孟子不許管仲猶未深解於此僅添一王字與霸兼言之耳

因上章以齊王猶反手之言因知孟子能用齊矣然猶未深信能王天下故用一霸字在上然丑亦未能分別霸功王道之所以異言動心否乎亦是未深信孟子

我四十不動心是孟子素有爲之之具而後有用世之言也

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声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量敵而進謂量度敵人之堅瑕然後進兵慮勝而會謂謀慮已必有可勝之理然後會戰

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比宮孟舍之勇皆是養而成至於必勝不懼乃其效而謂君子之道可以不養乎

曾子亦是論己與人相敵縮不縮指理之直不直不惴吾往指氣之勇不勇謂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所與較之事吾理既不直雖賤夫亦不求勝之吾理既直雖千萬人我亦必往蓋理曲必屈理直必伸也

以舍黝比子夏曾子是一意再以孟舍比曾子又是一意上以兩人比兩人之氣象此是虛比下却把二人較其短長此是實比

公孫丑雖借孟賁之勇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賁亦是以勇
而不動心者蓋賁之勇力足以蓋世故所向無前自然不必動
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勇士爲答然則孟賁以力爲主而不動
心北宮以無勝爲主而不動心孟舍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曾
子以理直爲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而不動心也
自章首至曾子之守約是一節孟子答丑問謂我不動心丑乃舉
勇士爲比是全未曉孟子所以不動者又問告子先我不動之
言方知不動之由有不同始問所以致不動何道孟子言心不
動固多端非唯告子與我不同也於是歷舉不動之人而歸重
於曾子以理爲主者丑至此已曉得主於血氣者非正然猶未
知孟子告子所以異而告子所以不及孟子者何蓋告子學者
之徒故孟子且告丑以告子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其言之病心
之失工夫之差觀今將告子之言但分內外看兩句心字只是
一箇心心是內言與氣皆是外君子之學當內外交相養告子
外不得於言則內不深明所不得之理是內不養外也內於心
有未通之理則外不用力以養是外不養內也兩端皆是心不

明理上句是事做不去心不必明理下句是心雖有不明不肯
去明理如此硬捺住心以至不動孟子言內是本外是末末之
蔽因本之蔽也言不通達是末心不明若不去明其心則言終
不達矣故曰不可若心不明乎理則惟持守其心且不務其末
循得輕重之倫故曰可但孟子且就他說心與氣上分輕重而
謂不及諸末則以爲可其實工夫內外皆不可偏廢故又謂若
遺其外亦終不能進德所以發明志氣將率之意然孟子破上
句是順他文破只一意下句是外他文破有兩意上句告子謂
窒於外不必求於內孟子謂必當求其內然後外可達告子本
意只指內孟子亦重發明於內下句告子謂不明於內不必求
外助孟子謂當用功於內兼用力於外告子本意專指內孟子
則使內外兩致也
告子亦未嘗不知爲學之道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固知言之
不達當用心明理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固知心於理有不
通當用力問學討論及臨事度義以明其心爲此說欲不動其
心故兩頭截斷他養心正似禪學

孟子言志至氣次持志無暴氣此因告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故言氣雖次於心亦當用功是隨其言救其失至孟子自言但
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
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
而行其於化正在此與前辨告子之非者意不盡同然養氣在
集義所以養之集之是心也但與前持志無暴氣相對說者自
不同
氣次焉次字不可緩看謂即亞於志也
知言即是知道孟子自言故如此知道理明故能知天下言之邪
正得失
孟子之學是知言養氣知言即知道知道爲心爲內養氣爲事爲
外格物致知以明心遇事行義以養氣然所以知其義而集之
者心也即志帥之說至於集義是要心無愧怍心既無愧怍則
氣自生雖有內外之殊及其至也只是養此心耳
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
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

此章兩言字兩氣字所指不同告子不得於言之言也孟子之
知言知人之言也告子之勿求於氣氣血之氣也孟子之浩氣
仁義之氣也
上其爲氣也言氣之體下其爲氣也言氣之用配義與道是氣之
能事上句言氣本剛大失養則小以直養之則復剛大而能合
助義道而行之亦然但氣即是義以養成既成則配義愈盛
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
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
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
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
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
直養無害是養之之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功
上言氣配義與道下言養氣只說集義蓋道是總言萬事之体義
就每事各裁制其宜言義則道即在此如父必慈子必孝義也
道在父子者也君必仁臣必忠義也道在君臣者也及事之微
細與莫不皆然

集義二字不是應事時工夫應事只是義字應事件件行義積
累持久方得此心全無愧怍而氣自生集注乃由事皆合義自
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事皆兩字說集
字自反直無愧是慊也慊則氣盛不慊則餒

必有事是事以集義為事勿正謂不可因集義便期必氣之浩然
勿忘謂未能充大則惟不懈於有事勿助長謂不可以私意作
為欲充此氣用私意便失義而愈喪其所集者矣故曰集義養
氣之節度

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

養氣專就行事上說於應事地頭做工夫直養無害一語是養之
之方直字則其得於曾子之本原下文有事勿忘即養字正反
助長則害之矣惟私意妄作害義為甚故發揠苗一段八十五
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失

揠苗一節只說不可助長後言不耘苗却言不有事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言助長之害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文公謂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金

先生謂當先問知言此亦是丑之學未能知所先後饒謂孟子
亦自有此文法滕文公下篇孟子先言出疆必載質後言三月
無君則弔周霄乃先問三月無君後及載質正與此同

知言之說致證言之甚詳

孟子之學盡格物致知之功故能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言皆能
知其是非邪正而無所疑然所以致其知者亦自夫前聖賢之
言而得之故知言雖是致知之效而致知未始不因言也所以
朱子以盡心知性為知言之本至於養浩然之氣雖專在於集
義而欲集夫義必先知義所在然後可是知言又集義之本也
知言以開其先養氣以培其後此所以不動心也然孟子之自
言知言却只說知詖淫邪遁是全說今人之言蓋此章本意是
說應事不動心故也

詖淫邪遁言之病也既謂知言而專挙不善者言之者蓋明理然
後於天下之言了然知其邪正若無四者之病則為善言矣曰
非礼勿視聽言動則其視聽言動者皆礼矣如曰思無邪曰毋
不敬曰毋自欺聖賢教人其立言大抵如此

善為說辭與知言應善言德行與養氣應

善為說辭此知又就己言上說與告子之言同孟子之知言畢觀
丑挙孔子之言可見

二子善為說辭二子善言德行善言德行為自有其德行也孔子
既兼之而但謂不能辭命是挙其輕者而重者從可知此是古
人省文處下文言孟子既聖可見上句兼包

饒雙峰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君子所性不過仁義禮智四
者而已惟聖人全體備具而各極其至其餘則或得其一或具
而微如子夏篤實近仁子游精密近禮子張高明近智皆是於
四體中各得其一冉閔顏淵是四體都全但未曾充得廣大如
聖人之渾博淵泉爾

姑舍是猶有不足意而不敢言下文曰所願則學孔子可見

丑以孔子比孟子孟子不敢當又以門人比孟子孟子不欲答於
是以古之聖人為問丑同挙夷尹是問孟子才德所至比聖人
為何如蓋二子雖皆聖然猶各守一德非如孔子之時中故孟
子先分別夷尹不同道下乃自挙孔子而曰願學之

吾未能有行焉是應上何如二字言已未及夷尹也雖兼三聖言其
實答丑之問至言所願則學孔子謂雖未及夷尹然亦不願學之

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主意

孟子言所願則學孔子又贊歎孔子孟子知言養氣
才德已度越夷尹惟未至聖人之化耳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
亦善言德行者及其積久恐知不化

孟子明言乃所願則學孔子而丑猶問三聖人班乎未為知言也
後面問同問異却問得明孟子上言皆古聖人下却言二子
不如孔子然則同謂之聖人却於何處見得既同者如此異處
却如何

聖人之道大固不可以名言然亦非丑能盡識故孟子亦不說孔
子德行上言而推宰我三子形容聖人處言之尔

類指衆人而言萃指聖人而言出類拔萃聖人也拔萃孔子也

集注言任大責重亦有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見得公孫丑之意
非謂孟子加齊之卿相因爵位富貴有以淫其心也

心通乎道氣不疑惑或是知不明以行道言則知當在前以動心言

則恐懼為重故先恐懼
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
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
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
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日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
也既若是必將窮探力索求明其理之未能明者以釋其疑戟
兢勉強推行其事之未能行者以免其懼皆足以亂吾虛靈靜
一之体而非自然應物之道是則所謂動其心也蓋公孫丑本
問為齊卿相若居卿相之位而有事之疑懼者寧遂已乎由是
觀之則不動心須着如此說
疑懼二字貫一章意蓋知不能明故有疑勇不能行故有懼乃動
其心告子不得於言未嘗無疑不得於心未嘗無懼彊制其心
所以不動孟子知言故不疑養氣故無懼自然無所動其心也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孟子之言亦不出此三達德
養氣則不恐懼知言則不疑惑道因知言而明德因養氣而立道
明雖因知然既謂道則行固在其中謂之德立則行道有得於
心而德已成言此是行道積累而至者此第一節注皆貫穿一

章意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人北宮黝必勝孟舍無
懼曾子自反孟子知言養氣告子寔悍強制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蓋黝專要勝人其事倚在人故與
信聖人者同意舍只是無懼其事專在我故與求諸己者同意
所以黝不如舍
等是等級以高下言倫是倫類以勇士與君子言
恐懼之是我去驚嚇他人
言有所不達謂不能通暢條達所言之事
急於本是順告子說但只持其心不動若論君子致力於內專在
明理固是急於本然非如告子之急於本也
顛蹶即跌仆趨走是疾奔
盡心知性性即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者知性則窮究物理無不
知也無不知則心之全體盡明矣朱子謂盡心知至之謂知性
物格之謂也故盡心知性則於天下之言辜無所疑然所以盡

心知性者皆因明聖賢之言而得然後以是而究天下之言則
是非得失皆洞然矣此聖賢問學之成法孟子之知言正如此
上云凡天下之言下云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總古今之言
也曰是非謂所言之事曰得失則當理與不當也所以然言其
本也如下文詖淫邪遁乃非而失理者所以然則蔽陷離窮是也
自反而縮關上文無作為害之關下文縮即直無作為是無害直
養是一意無害是一意上是工夫下是防弊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公字此氣得於天故能浩然而道義乃
天地間至理皆是公為有私己便不合公道便卑小然孟子所
言浩然之氣乃是言一身之氣爾故曰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吾
身本小養而無害則塞天地私則小公故大
謝氏教人須先體認得吾身浩然體段然後隨事致力以養之庶
不是只把做話說又見得心得正無虧欠浩然便在此則人無
有不可養者而養之亦不難也
一事偶合於義是學者固欲行義或理未明而處義未精或無力
量而行之不至皆未合義有一事行得恰好適合於義非是說

尋常人晏然應事無心偶然相合也蓋偶合正對不集說
心通乎道是孟子物格知至知言乃其效也
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言學而後智則李是智之功若曰夫子
唯見聖道之無窮而學不厭非智者不能言智而又學則學是
智之用恐亦可通
總夷尹事實皆是體貼經文說非言二聖人之凡也凡非避國言
非民不使避紂隱居言非君不事歸文王言治則進去武王言
亂則退湯聘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
能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聞湯桀何使非民
不擇夏商
本根指德之盛節目指心之正
此章當作五節看章首至曾子之守約也為第一節敢問夫子之
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二節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
為三節宰我子貢至所願則學孔子為四節伯夷伊尹於孔子
至章終為第五節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之廛市宅也謂市物邸舍天子諸侯之國都皆畫如井而以後一區爲市聽民交易市廛而不征謂但取其邸舍之稅而不取其貨物之稅也

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民居也周礼所謂上地夫一廛田百畝注五畝之宅是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即五畝之宅布泉也泉即錢也宅而不樹桑麻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疏云二十五家之稅布也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此蓋以漢法比擬古制未必周果以口計泉數如此又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按載師之法是宅不毛無職事兩事之罰今孟子乃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是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又出百畝之稅也集注言一家力役之征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釋之恐於夫里之布無所當愚謂孟子謂天下之民願爲之氓是境內田間之民皆使之出是兩等之賦只是於一家田稅之外多出里布耳與上文市廛之廛不相關蓋上既曰市廛而不征是居市者已征之孟子固以爲過矣而又出此兩等不太繁重乎集注上廛字既釋爲市宅於下廛字乃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二廛字合而爲一恐不敢必知其果如此也

不忍人章

惻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所發不忍以全言惻隱與三者對說是偏言然只就惻隱上看則惻自有專言意

擴而充之是日用之間隨四端之發者推廣而充滿之積之久則如火然泉達其勢自有不能已者既能如此而又大充廣之方能盡四海之大而充字是兩意上充字每端發處充下充字就應天下事上充

四行非土無以生四德非信無以成土即大地也無地則金木水火何所倚信即實理也非實理則仁義礼智爲虛言矣集註所謂定位以方言成名以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之氣言無定位即下文之於四行無不在無成名無專氣即下文於四時則寄王也

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本皆有仁二節即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循道性善而稱堯舜以實之也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体認此仁四節併言義礼智各有所發五節言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不可放過工夫全在此後一節保四海與上治天下運掌上相應

矢人章

集註本心全体之德以仁之体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也

子路人告以過章

舜固未嘗有不善之可舍亦不待取人之善爲己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公則舍己從人之謂也事之善者人爲之已亦爲之即取人爲善之謂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固皆知之人見己之所爲若是而舜亦若是是我爲者善矣安得不勸爲善乎故曰與人爲善也

公孫丑下

孟子將朝王章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齊王餽金章

礼注及趙岐皆曰鎰二十兩國語二十四兩爲鎰字書曰鎰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爲鎰則二十兩爲有義按儀礼喪服粥朝一溢米鄭氏注二十兩曰溢趙依算法言之其實趙氏注爲巨室章及此章皆云二十兩疏於前章引鄭注却云二十四兩而趙注爲誤失之矣

之平陸章

集註都恐是周礼所謂都鄙之都是大邑也此說爲是

致爲臣章

私龍斷謂用私智而時爲龍斷之所爲龍斷是商人就市中地高斷立而左右顧望衆人所聚多處而以物趨彼欲售之而罔羅其利

孟子以魏惠王之三十五年至魏二十七年改為後元年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孟子有見襄王語蓋當年即去魏適齊當宣王之二十四年也在魏前後討十八年至宣王二十九年伐燕孟子即歸是年宣王亦卒在齊首尾六年

充虞路問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則不待文王而興者也王者興而有名世者是猶有待於文王者也孟子之時雖無王者興苟有尊德樂道者則孟子能興之

讀孟子叢說卷上

讀孟子叢說卷下

東陽許謙

滕文公上

問為國章

文公問為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庠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許行章

許行言仁政是孟子所言井地之法陳相言聖人之政是許行言神農之法蓋文公始聞孟子之言既使畢戰為之矣然後許行來又許行來文公不斥絕之而與之處故陳相謂已行其法而其言如此

聖人治民不過教養兩事堯治天下遇災變先命禹平水土次命后稷教稼穡然後使契為司徒次叙必如此

江漢以下三語謂夫子之道德光輝如江漢濯之素秋陽暴之乾皜二字白人不可加尚已又一說欲以有若擬孔子則雖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而孔子之皜皜者終不可尚已以為孟子贊美曾子則曰曾子不可之辭識明義精有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若是皜皜乎而不可尚已

許行謂不論稜材精麤但大小同者同賈是實說孟子謂大稜與小稜若同賈則貴者必不肯為大者是比說將大小比精粗兩稜字意不同

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遁辭故又闢其市賈不貳之說

夷之章

語錄命之矣之字是夷子名

滕文公下

周霄問章

注精字音義見攷證前篇精者借也下。諸侯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上可兼下。紘以組爲之垂之而爲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褘王之冕得者王后之衣褘王之衮衣二者皆王后之服而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礼記注謂記者容二王之後與褘音暉。礼註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緖也淹於驗反又於劍反。白黑曰黼青黑曰黻青赤曰文赤白曰章用此以爲祭服謂絲成此色而綉裳或畫於衣者亦如此

彭更章

彭更以孟子傳食諸侯爲泰孟子答之以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爲泰而子以我傳食爲泰乎彭更謂非以傳食爲泰但無事而食則不可亦蓋謂有職業而食則可也後孟子之意則謂雖無職業而君子爲仁義有功於國者多何嫌於無事

好辯章

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解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

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爲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陳仲子章

匡章以仲子爲廉孟子謂齊之巨擘者許之也雖然以下貶之也伯夷盜跖之粟樹反問也此非君子之心謂仲子之廉當如是尔匡章對以織屨辟纑易之此則合君子之道然既以功易食爲無害而以母兄之室與食爲不義何哉與母兄之得此物爲不義而我受之母兄則爲義矣況既是齊之世家則兄之得祿未爲不義也仲子既於母兄之物所從來推一層上看而於所易者不能推一層上看是不能充其廉之類矣凡此皆是反說而愛親敬兄及君臣之義皆在其中使之就其所明充其所暗則仲子之非大匡章之惑解矣

此章經注諸廉字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謙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礼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未得爲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得爲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爲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也

離婁上

離婁章

兩言規矩六律前比說用法後正言立法前謂至聰明者亦須法度以比不一句必須仁政後則謂聖人立法雖盡智慮亦須法度雖主於不忍人之政一句然上兩語亦聖人所立之法也

不仁可與言章

孺子之歌主於人孟子之言主於水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本意然主人而言者意及淺主水而言者意及深所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

道在邇章

仁義根於人心人所同有行之則其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教子章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非謂爲子者必有是言也孟子所以責爲父者身之必出於正也

事孰爲大章

事親守身雖對說而守身又爲事親之本下文曾子只是事親之準則思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身則可尔

離婁下

子產章

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徒杠輿梁偶有闕耳孟子此言責備賢者盖恐學者因敬子產而以其所爲皆是故明斥其非以曉人也

中養不中章

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成事也今以子弟之無德無能而棄之是物之近者事之急者皆不能成

尚可謂之有德有能乎彼此相較相去夐遠哉
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

深造章

此章主於行而知在其中故集註謂道則其進為之方也進為字有力當看盡率者欲其循序漸進優游涵泳力行積久自然融會於心所謂自得也理既融於心則所處者自然安固而不搖既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愈深遠而無窮資之既深則日用之間無所往而非道矣工夫只在深造以道四字上至於自得則自然有以下效驗以知行二者各体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於行者為尤重也程子則寧主於知故在圈外

博學章

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

以善服人章

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亟稱水章

不舍見論語川上章

異於禽獸章

此以舜為標準而使人企慕以力行也舜亦異於禽獸幾希者亦以其能存故為舜則衆人能存之豈不亦可以至於此乎

春秋章

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亦周之典礼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晋楚之史同亦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

可以取章

可以與三字為重不可將可以可以無作兩下看初見其可而詳察為不可故行之惟從其不可者亦或問謂孟子辛傷廉以例二者蓋傷廉是順辭易看傷惠傷勇是反辭難看故也須先体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為傷集註略見而自許是全釋可以意深察而自疑深察半語是釋可以與意自疑字乃是指上去疑其可以者如此看方見得可以可以無不是兩下說下文過猶不及只是結傷惠傷勇兩語

逢蒙章

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言性章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故之發於逆者則又非性之本矣求已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川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下文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禹

遠者譏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

章內三智者不同上者字是問辭下兩者字是用智之人

萬章上

萬章問章

恝古點反音與戞同集註苦八反誤

娶妻章

對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為廢大倫則懟子亦不免有懟怨父母之心舜固非懟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消弭於未然此等處正好觀聖人

書四岳舉舜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堯妻舜時頑嚚傲應已化而萬章傳聞盖亦野人之語孟子不辯惟欲發聖人處變之心

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道弟有思兄鬱陶之道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堯以天下與舜章

凡祭有祈有報風雨以時年穀順成氣不為疹民無夭札則是神享其祭而其應如此

百里奚章

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然各有序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

以事實言其賢爲下節張本第六事以上文之賢證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爲第五節爲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但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萬章下

目不視惡色章

去父母國之道也此句亦孟子言孔子只有遲遲吾行一句

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集大成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事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爲聖智兩全

次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彊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

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

萬章兩篇皆論聖賢之行大率皆以孔子折衷之上篇前五章言舜六章言大禹固無間矣七章則言伊尹故八章以夫子之出處繼其後九章論百里奚次篇之首又言三聖人而以孔子集大成斷之三章尚友而上及堯舜四章言交際又繼以孔子五章爲貧而仕又言孔子下二章論君餽與見諸侯而又及孔子蓋孟子所願學者孔子故論古聖人則以孔子繼之論賢者必以孔子折衷之前篇言一治一亂及舜禹湯文武周公處與末篇之末皆然論語中庸之体大率亦如此所以示君子必學孔子而後可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人受天之理以生本具仁義礼智之性人之有惡是失其本性之善非其真也告子不知乃謂人性本不善因矯揉以爲仁義猶矯揉杞柳以爲桮棬孟子謂人之於仁義乃其本有而所當行者豈矯揉而成若告子謂矯揉而成乃是戕賊人之常性而爲之亦猶揉杞柳爲桮棬是戕賊之也非可以喻仁義也若此言之行人不知者將具以爲戕賊人爲仁義誰肯從之是仁義之禍也

性猶湍水章

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在所引者如何尔故以水無分東西爲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爲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激搏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况東西乎人之爲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活動知覺爲性孟子意謂以此爲性則人與物同而何足謂之人哉故先以白之說兩轉審告子之意待其應定了然後以犬牛人之性同異而問之告子知其說之非其言方塞所以言犬又言牛者謂非獨人物之性異就物之中其性又各不同

所以深曉告子以人之性善也

食色性也章

告子言仁是好愛只說得人心不知孟子所言仁義是直心告子以好食愛色皆發於心故曰仁內其言已定故孟子反問之告子只答義外之說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長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爲言不知愛之所施有宜即義在其中而長之之心豈發於外是則理之不明故也孟子因其以好食色者爲性於是借耆炙以爲喻謂美味雖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耆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富歲子弟章

先以歲之豐凶致人之善暴以明人性本善有以陷溺則爲惡蓋豐歲得食以養其生者人之常情故富歲得順其心則爲善凶年不足以養其生而逆其心則爲惡次以麰麥爲喻謂人之性本同當皆極於善所以不善者養之異以勉人當盡養之之道也

其下又以形之所好必同以明心之所好無不同而聖人之所為即衆人之所本同而當然者衆人當法於聖人以全其善則當力好如口之悅味可也

同然之然集註訓可與耆旨對而皆以同字冠之非語助也即是字之意謂理義乃人之所同以為是者

牛山章

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梏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魚我所欲章

弗受嘑蹴之食出於倉卒之時受萬鍾在於間暇之際倉卒之時私意未動義之所發者直間暇之際有計較之心則私不可遏矣倉卒而義明如乍見孺子入井惻隱即生意正同間暇而有宮室妻妾三者之累則如內交要譽惡其聲矣夫行道乞人皆能行之則義乃人之本有明甚君子其可不知之而由之乎孟子之戒深切著明矣

三鄉為身北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為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拖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

此章專以生對義說第一節是主意第二三五又以欲惡分說生字意因第一節暗與義對說盖欲生即是惡死出此必入彼二節言欲生惡死固人之常情而欲惡有甚之者乃義不義亦比是本然所有義理之良心也三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者四節兩是字金先生作兩讀蓋正指義而言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此是繳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上五節言生死大分下三節言辭受小節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天爵章

天爵人所皆有人爵各有命分有德則足以長民故人脩其天爵則人爵自然至不可求也若有心求人爵便已務外而失其本心之爵矣

欲貴章

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脩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顧字是不將這个為念

告子下

禮食親重章

殺兄礼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礼婚娶礼也雖至於絶嗣必不可摟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礼任人蓋異端之徒棄蔑礼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推其重輕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曹交章

第三節為字重與不勝為患為字與湯文亦在人為之如有力無力皆人所自為雖舉百鈞之重亦是自去發奮為烏獲之徒此言用力為之皆可至況礼義人皆有之本無弱大不須如舉重之用力豈以力不勝為患但能為之即至不至者乃不為亦所以後節掇他孝弟則為堯孝弟則為桀是皆為之而已

盡心上

盡心章

盡心知性知天　殀壽不貳
存心養性事天　脩身俟死　立命

朱子釋明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心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二者無大異豈心即明德之謂乎盡德者得也所得乎天是釋德字本義而指其得之之原虛靈不昧以狀明之体具衆理應萬事指所得之實然而虛靈不昧則心也具衆理則性也應萬事則

情也是合心性情三者言之而以得乎天冠于其上其釋明德
爲切至於言心而曰神明是指人身之神妙靈明光之可以參
天地賛化育之本而言其所統則性情也故亦曰具衆理應萬
事此釋心字亦切況德者謂得之於心不以心而言則德何所
倚乎然彼言以順辭也此言所以有主宰之意此又微有輕重
之不同

萬物章

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 — 仁
強恕而行 — 求仁

廣土衆民章

此章緊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礼智根於心一句上常人固皆有四
者爲氣稟昏蔽故物欲蔽隔四者不能根於心惟君子則得於
天者全而不曾失常與心相著故其發施有下文如此效驗爲
達不能加損而憂樂也分定是分得天之全体分子正指四者

伯夷辟紂章

孟說下 十

此章主意在文王之政有國者所當法不專言二老之去就

登東山章

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所
見大則小者不足觀游聖門難爲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
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般說第二節言聖人之道
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言孶者當孶聖人然當以漸而進不可
躐等也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比喻

揚子取爲我章

權秤錘也物輕重不齊權與物相準方得其平君子應事當隨事
取中而應之譬之秤銖兩斤鈞石物之輕重者有當其平處今
以銖兩爲輕鈞石爲重例以斤稱之其可乎是子莫之執中也

柳下惠章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和也至於不怨
不憫三黜而不改其道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故孟子
表而出之所謂三公當時必有命惠爲此任者不可知矣

堯舜性之章

性之者謂得於天者氣質清明義理純粹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
不勉而中不假脩治者也身之者謂氣稟微有不同而自脩其
身体道而行自思勉以至於不思不勉者也至於五霸則假尊
天子安同盟爲名而實欲自行其威富其國又於此道亦不自
知其實非仁義

子不狎于不順章

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謂我見桀不順今又習見太甲不順乃就
桀與太甲二人言之此一義也或言伊尹見太甲行事日日不
合於理我不欲習慣見此不順理之事乃就太甲一人言之又
一義也王文憲謂伊尹放太甲善用權者也孟子明其事而言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善語權者也倘使孟子
居於彼時則必行伊尹之事業

士何事章

尚志者高尚其心之所之士無位未得行其道故且只高尚其志
向非仁非義一節謂有此志而待他日得位而行之者也兩惡
在却是目今居者由者則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大人之事已預

孟說下 十一

全備矣當如此作兩節看

仲子不義章

金先生曰仲子不義當句乃先斷其爲不義之人下則曰若有與
之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其廉殊不知此乃舍簞食豆羹之小
義亦何足道哉彼有辟兄離母之大不義豈可以其小義許其
大不義而名之曰賢哉

食而勿愛章

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君子之於物章

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
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

程子嘗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而此却言仁推己及人
似有不同蓋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不言仁之体程子所謂
推己及人正訓此章之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
去尒

盡心下

盡信書章

書中二典三謨之類皆聖哲之言一定而不可易者若其餘載事之辭或有過稱者孟子此言非謂書中之言皆不可盡信但謂其辭時或有害於義者亦讀書之人不可以辭害義可也

集註杵舂杵也或作鹵櫓也作鹵者是然亦非櫓若以為舂杵與楯苟非血深一二尺豈能漂之雖非武王殺之而商人自相殺然亦不至如是之多也蓋鹵乃鹽鹵之鹵謂地發鹹潤言血漬於地如鹵濕然此金先生之意

我善為陳章

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莫肯與我為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梓匠輪輿章

此言師之教者不過案其大綱亦至於理之精微事之曲折與夫不可容言之妙而當默識者皆學者所當勉力推明潛心究察非師可以口傳也

民為貴章

集注八蜡不通礼曰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則先嗇一若神農者司嗇二后稷也農三田畯也田畯是古之官司督促田事有功於民者郵表畷四郵若郵亭表田畔畷井田之畔相連畷於此田畔造郵舍而田畯在其中督約百姓也猫虎五助田除蟲鼠之害者坊六坊畜水之隄水庸七水庸通水之道 此皆有益於農事者昆蟲八蝗螽之屬此則為害者也故皆迎其神而祭之畷知劣反又知衛反

貉稽章

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衆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為衆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已

山徑之蹊間章

山間之小徑僅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茅長而遂塞之亭同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礼之路矣

口之於味章

性也之性氣質之性也有性焉之性天地之性也有命焉之命本以氣言而亦有礼在中為之品節限制命也之命本以理言而所稟之氣有清濁厚薄之不同上五者人性皆欲之而有命分不同不可必得然亦有礼在中品節其命分下五者本皆天礼而却有命分一定不得其至君子則但循天礼而行以求至其極故不為命分所拘

堯舜性之章

性者謂所得於天者不假脩為終始如一聖之至者也反之謂得於天者不能無少失缺脩而至之亦聖人也第二節言性之第三節言反之

說大人章

為君子者固當貴貴然於言語之際有畏之之心則言語不能盡況大人所為之事皆不合法度而君子之所不為何必畏之哉

由堯舜至於湯章

亦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此章大意謂古五百年必有聖人興在當時必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必有聞而知之者今去孔子之世僅百年而顏曾輩已亡已無有如是見而知之者恐此後遂無有如是聞而知之者蓋孟子借前聖歷世之心眞切感人而孟子自任道統之意亦不容謙謙矣

然而無有乎爾此謂在孔子時無見而知之者正謂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作一串之下乃見意

孟子叢說卷下

此元刻殘本東陽許謙讀四書叢說中大學一卷中庸上
下二卷孟子上下二卷也余於宋元經學不甚喜購然
遇舊刻亦間收焉惟此則甚樂之為其中庸多一下卷
故也　國朝四庫書目止收四卷故嘉定錢竹汀撰補
元史藝文志卷亦如此今歲夏余為竹汀先生刊補志
一書竹汀因余於元代藝文頗多蒐羅屬為參校適書
友攜此書至知多一卷強索重直余許以番錢二千易之而未
果告諸竹汀竹汀已采入志中改作五卷矣越月有三書賈持
書易錢而去爰記此緣起以徵信于後余檢藂竹堂書目
載四書叢說四冊而卷數不詳又瑛川吳氏書目收藏較
近則云七卷然係抄白未之敢信余惟就所見之五卷
為信可也倘異日一齋書目之二十卷盡出不更快乎
庚申九月小晦日挑燈記　蕘圃黃丕烈

大學通一卷中庸通一卷論語通十卷
孟子通十四卷

（元）胡炳文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四書通二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已著錄。是編以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皆闡朱子之緒論，而尚有與朱子相戾者。因重爲刊削，附以己說，以成此書。凡朱子以前之說，嫌於補朱子之遺，皆斥不錄。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僅十四家。二書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則皆恪守考亭之學者也。大抵合於經義與否非其所論，惟以合於註意與否定其是非。雖堅持門戶，未免偏主一家，然觀其凡例，於顏淵好學章、哀樂哀懼一字之筆誤，亦必辨明。於爲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後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學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註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閒有所註，亦不甚詳。是書尚一一載其名字，頗足以資訂證。然如集註以有婦人焉爲邑姜，所引劉侍讀曰者，即劉敞七經小傳之說也。炳文獨遺漏不載，蓋敞在北宋，閉戶窮經，不入伊洛之派，講學之家惡其不相攀附，遂無復道其姓名者。故朱子雖引之，而炳文不知爲誰也。是亦各尊所聞之一驗矣。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
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
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
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
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
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
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
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
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虖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
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余
不敢自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
其所未是則余之所深冀也泰定甲子七月旦日新安
後學胡炳文序

四書通序

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
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者又次考求
朱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會其
意猶爲未善也纂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
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余竊病焉近世爲圖爲書
者益衆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
通而遽爲臆說以衒於世余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
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
以不如子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爲四書
通也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有所
發揮者則附己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
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
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爲史通通之爲
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
先生名書之旨云泰定三年良月朔旦巴西鄧文原敘

四書通凡例

一語錄凡朱子未定之說與門人傳錄差誤及重意者不復出門人姓氏依纂疏例亦不復紀

一集註謂集諸家之註而爲之也或檃其意或舉其辭字字稱停不可增減今集成衍堆朱子以前諸議論是朱子當時備有遺者也今並不復出或張氏敬夫洪氏慶善諸說有能發朱子之意者間存之

一祝氏以刊於興國者爲定本今細考其文義如爲政以德舊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本作有得於心後本又改作得於心而不失祝未之見也按桐原胡氏侍坐武夷萬先生執扇而曰德字須用不失訓如得人此物可謂得矣才失之則非得也此雖甚切蓋此句含兩意一謂得之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昨日得之者今日不可失之也今必以祝本爲定未必非曰得於心而不失然後改曰行道而有得於身末又改曰行道而有得於心故今不以祝本爲定詳見爲政以德註下

一纂疏引胡氏曰某之爲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愚按德之爲言得也政之爲言正也本記曰德者得也語曰政者正也謂前無訓釋可乎蓋如說喜意也猶是以喜字訓說字學之爲言效也學之爲字即是效字按說文古斅字從文則學字即是斅字效斅通今如纂疏此類皆刪之

一纂疏集成有筆誤者如顏回好學章集註載所好何學論輔氏曰古所謂七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也今程子以懼字易樂字蓋嫌喜樂二字相似而不及於懼也其義精矣愚按禮記中庸篇以喜怒哀樂四者言禮運篇以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言程子之論正本禮運初未嘗以懼字易樂字也似此筆誤者刪之

一纂疏集成有舛謬者如子游洒掃應對章集註記程子之說凡五條末曰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趙氏曰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也其說正與集註相反蓋不看上文有非謂兩字即以下文學其末而本便在此爲是也他似

此不可勝舉皆删之炳文指摘前人深愧非是然不明言之恐誤後學蓋亦不得已而爲爾

一雙峯饒氏之說於朱子大有發明其間有不相似者輒辨一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一炳文於諸家之後每章或取朱子用意處及朱子所謂其間有極緊要處發明一二以俟有道就正焉

四書通凡例

通志堂

朱子四書引用姓氏

劉子　賈子 西漢雒陽

董子　孔氏 安國 西漢曲阜

太史公　揚子

馬氏　趙氏 東漢京兆

諸葛武侯　何氏 晏 魏南陽

陸氏　韓子

趙伯循　丁氏

徐氏　邢氏 昺

周子　張子 載 關西

程氏兩夫子 顥 明道 河南 頤 伊川

邵子　豐氏 稷

文潞公　呂侍講

劉忠定公　范氏

王氏　蘇氏 軾

呂氏　孔氏

謝氏　楊氏

游氏　尹氏

侯氏　洪氏

陳了翁　羅仲素

通志堂

晁氏　呂氏
師古氏　孫毓
胡氏　林氏
劉聘君
黃氏　陳氏
張敬夫　范浚
李氏　周氏
鄒氏　何叔京
王勉　張琥
以上並依朱子四書中所書

四書通引用姓氏書目
朱子　文集　語錄　輯略　集義
黃氏　通釋　文集　講義
陳氏　字義　文集　庸學講義
輔氏　語孟問荅
潘氏　講說
蔡氏　易傳　蔡無惠問　中庸通
蔡氏　書傳
蔡氏　語孟集疏
陳氏　講義

陳氏　經說　木鍾集
胡氏　衍說
葉氏　講義　文集
黃氏　講義
眞氏　大學衍義　讀書記　文集
趙氏　四書纂疏
以上並依纂疏集成引用
胡氏　貫氏
張子　邵子
程子　張氏

陸氏　孔氏
鄧氏　游氏
侯氏　張氏
洪氏　項氏
林氏　胡氏
葉氏　呂氏
張氏　袁氏
郭氏　邵氏
錢氏　顧氏
陳氏　倪氏

李氏　李氏

李氏　葉氏 水心

衛氏　陳氏

陳氏　陳氏

林氏　方氏

譚氏　周氏

何氏　潘氏

鄭氏　王氏

薛氏　李氏

歐陽氏　諸葛氏

胡氏　黃氏

處氏　張氏

王氏　黃氏 莆田

祝氏　四書附錄

王氏　批點標注四書

程氏　字訓

饒氏　石洞紀聞　講義

盧氏　大學通義

沈氏　正蒙解

謝氏　文集

齊氏　語解

許氏 平仲 衡 河南　文集　遺書

馮氏　論語解

方氏　中庸大學釋傳

金氏　大學疏義

杜氏　語孟旁通

薛氏　四書引證

黃氏　四書講義

熊氏　標題四書

吳氏 新安　大學講義

陳氏　四書發明

吳氏　語類次

以上並纂疏集成外新增

姓氏

泰定三年冬存中奉
江浙儒學提舉志行楊先生命以胡先生四
書通能刪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纂疏集
成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
委令賚付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刊印以廣其
傳為此來茲書府承志安余君命工繡梓度

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四書校勘如集成標題經注善本既亦曰學之正之曰爲由增莫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改今以纂疏通釋集疏附録爲正庸學或問不敢分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於章句通後又於集註字之音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便於考索云天曆二年己巳秋八月壬辰新安後學張存中書於余氏勤有堂

大學朱子序

後學胡炳文通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語録大學是收拾身心人底規模又曰如一部行程曆相似皆有節次通曰經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序曰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蓋自古以來凡爲學與教只是此大學一篇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illegible]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illegible]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illegible]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illegible]三代之

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敎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

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

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朱子序

大學 朱子章句

後學胡炳文通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illegible]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illegible] 明明之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illegible]

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illegible]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 [illegible]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 [illegible] 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illegible] 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盧氏 [illegible]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

謂得其所止 [illegible]

[illegible]

知止二字讀者多作用力字看殊不知 [illegible]

下文曰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 [illegible]

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 [illegible]

格物致知則求知所止是工夫 [illegible]

又是知止之功效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 [illegible] 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

[illegible]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

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 [illegible]

[illegible] 近道矣兩句 [illegible] 下文六箇先字 [illegible] 下文七箇後字 [illegible]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illegible]

心者身之所主也 [illegible]

誠實也意

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毋自欺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

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

無不到也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

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

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

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

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

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

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

䏍其通深沒始終至於精盡孰詳之文斷
見之全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illegible]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illegible]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通曰右章釋明明德故此章 [illegible]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illegible]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綿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

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illegible]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illegible] 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illegible] 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illegible]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 [illegible]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 [illegible] 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illegible]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

斐文貌 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 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

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爾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illegible]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illegible]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illegible]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illegible]

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illegible]

謙快也足也[illegible]

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illegible]

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

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 [illegible]

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illegible]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

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 [illegible]

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illegible]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illegible]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illegible]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illegible]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illegible]

人謂衆人 [illegible]

之猶於也辟猶偏也 [illegible] 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illegible]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illegible]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illegible]

[illegible]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illegible]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illegible]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illegible]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illegible]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

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

幼而無父之稱絜度[illegible]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illegible]

[illegible]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illegible]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illegible]

[illegible]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illegible]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

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臨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

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

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illegible]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illegible]

[illegible]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

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illegible]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illegible]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illegible]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illegible]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

之言也 [commentary illegible]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commentary illegible]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義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commentary illegible]

大學章句

後學 成德 校訂

中庸朱子序

後學 胡炳文 通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illegible]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illegible]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illegible]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illegible]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illegible]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illegible]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illegible]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illegible]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illegible]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illegible]

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

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

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

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

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

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

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

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

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

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

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

四

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

朱熹序

中庸朱子序

中庸

朱子章句

後學胡炳文通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illegible]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illegible]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 [illegible]

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illegible]

通志堂

[illegible]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illegible]

通志堂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宜深體而默識之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

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

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illegible]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illegible]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illegible]

[illegible]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 [illegible] 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 [illegible]

[illegible]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illegible]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illegible]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illegible]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illegible]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illegible]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illegible]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illegible]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禀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illegible]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illegible]

[illegible]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 [illegible]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illegible]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 與平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 [illegible]

[illegible]

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 [illegible]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

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 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illegible]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illegible]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illegible]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illegible]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

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illegible]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内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illegible]

蓋可知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illegible]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illegible]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illegible]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 [illegible]

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illegible]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illegible]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illegible]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語錄此一句是一章之綱下節只是解此一句然緊要處又在且不遠人一句○人之爲道而遠人之爲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黄氏曰道不遠人此人字衆人也○饒氏曰上章說道如此費了恐人以闊遠求道故此章[illegible]不遠人[illegible]以上章言性體不在其[illegible]人也如此此章言性只在人日用常行之間[illegible]又如此[illegible]人道也所謂道不遠人是也不思人之所以爲人道者[illegible]以爲道而爲道遠乎人[illegible]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别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語錄人人本有此理只是不曾依道理做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有底道理還以治之[illegible]己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illegible]道理人人具有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間[illegible]故中庸[illegible]便說天命之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他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黄氏曰人即道也以治之[illegible]治彼之身[illegible]改其不善則本人身實得本人之道矣又安得不止而治他哉○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illegible]治他[illegible]衆人之所能知能行底責他只把他所知能行底去治他○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哦亦人耳人道不離於身亦不離於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只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遠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語錄[illegible]以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illegible]人[illegible]不是[illegible]不好底人○袁氏曰衆人即天下之民凡[illegible]亦是得此性有底道理台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聖賢[illegible]衆人作聖人責[illegible]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illegible]人[illegible]句分作一節皆提起不遠人爲首一句第二節[illegible]以人治人皆就此遠人以爲道第一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二節言[illegible]望人所以責己者[illegible]不遠人以爲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語錄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其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illegible]論語中說[illegible]忠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忠恕[illegible]已是[illegible]事做出如[illegible]大本底只如此實于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有推放於下以己及物[illegible]如[illegible]道不遠是也[illegible]此只[illegible]是[illegible]以人[illegible]之又曰[illegible]止之辭以[illegible]一語分明言夫子之道皆非聖人事○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違道不遠人人自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如違道不遠○方氏曰[illegible]不欲勿施如何是不違人以爲道之事曰此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illegible]人之道不必[illegible]求但勿其所[illegible]者而已故不遠

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語[illegible]凡人[illegible]愛人[illegible]續愛己則[illegible]恕[illegible]轉頭來便自道理[illegible]行○[illegible]陳氏曰此同如而言[illegible]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illegible]事也[illegible]一轉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

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賛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以一氣言則

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

所謂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illegible]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illegible]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illegible]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illegible]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illegible]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illegible]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illegible]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illegible]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

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

[illegible]

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illegible]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

同小異記有詳略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右第十九章[illegible]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illegible]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

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illegible]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illegible]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illegible]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

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語錄問仁而是道如何卻說修道以仁曰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又問如此[illegible]陳氏曰仁其身三字[illegible]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八字[illegible]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修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為一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上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

[illegible]

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北山陳氏曰親親之中有降殺九族五服之義可見尊賢之中有等[illegible]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

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illegible]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

外更別無誠 [illegible]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illegible]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 [illegible]

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illegible]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illegible]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 [illegible] 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 [illegible]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illegible]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illegible]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 建安吳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 [illegible] 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 [illegible] 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 [illegible] 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illegible]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illegible]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

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此章一句緊一句令之人[illegible]事親[illegible]上文[illegible]有時平中理[illegible]時又差了蓋雖到九分九釐亦有一毫差則併前都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只看不著事此所以要明善要明得盡○饒氏曰前言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illegible]修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illegible]曰此以在下位者[illegible]見得上[illegible]在上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illegible]信乎朋友[illegible]親此[illegible]言順親上言修身此則言誠身自道一也先儒[illegible]學誠身[illegible]心修身三節而言心是所存亦是所發故章句釋[illegible]發而言曰是天命之性故章句以人心天命之本然者[illegible]可知天而此以明善天命無有不善而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illegible]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爲先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 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illegible] 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illegible]之勇也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力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illegible]

論誠者[illegible]誠之者[illegible]知而後[illegible]入德之序言也○[illegible]章何以承上文誠身而言蓋[illegible]曰誠身二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掩是以天道言誠[illegible]以人道言[illegible]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而下數章又以天道人道分言[illegible]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有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者[illegible]之事此以下接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語可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illegible]之序也[illegible]知也[illegible]勇也[illegible]行勇也[illegible]仁又依[illegible]其所以聞[illegible]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illegible]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饒氏曰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illegible]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 [illegible]

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illegible]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illegible]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illegible]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 [illegible] 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illegible] 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illegible]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閒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　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　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illegible]文意相應○通曰章句兩盡字是釋終始也始是物之起處終是物之盡處發於春盡於冬是一年終始自天地開闢以至人物消盡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始何莫非實理之為者不誠無物當連下一句蓋在天者無不實之理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曰不誠無物而君子以誠之為貴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饒氏曰成己[illegible]故曰仁自成物[illegible]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illegible]

[illegible]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陳氏曰凡假偽底物久必易間斷真實底[illegible]間斷[illegible]何便先之以故之一字承上章兩言也蓋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乃特因上章之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之一字先之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饒氏曰久是久後有徵驗只一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　[illegible]　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　[illegible]

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illegible]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　黃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永嘉陳氏曰不息則久[illegible]

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illegible]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胡氏曰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定字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饒氏曰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可以意曉

無疆而成以悠久無疆似不相貫然□□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見無爲性得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云行雨施無爲而成是各正性命□□無息便是久久便自外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徵久成物見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言無積之博厚語曰高明是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或傳厚高明推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言武上章成己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事上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爲而成皆指悠久之成功而言皆指博厚專言之悠久切己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

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陳氏曰不[illegible]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語錄[illegible]天地[illegible]是如此[illegible]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爲文也此天之所以爲天也且看[illegible]又互而言[illegible]至誠無息而[illegible]章句所以[illegible]本文所以[illegible]及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須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

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

之謬理義則曰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曰謹其所未謹

此皆致知之屬也

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

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對乎在上段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踈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

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

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illegible]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驗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旣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illegible]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illegible]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illegible]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illegible]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一息之不中庶知化育只知天理之流行矣○陳氏曰[illegible]
論只如其[illegible]一般聖人之[illegible]無妄[illegible]
化與合交契[illegible]
一體所謂知也

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語錄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自知化不用倚靠人物事然後能如此○方氏曰思誠者必能倚誠以行[illegible]所倚靠不能到誠字上○饒氏曰上章至[illegible]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illegible]

六二九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以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饒氏曰固當為固有之固[illegible]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illegible]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絅口迥反[illegible]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 [illegible]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襌衣也 [illegible] 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 [illegible]

淡簡温絅之襲

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 [illegible] 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illegible]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illegible]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陳氏曰 [illegible]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illegible]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illegible]

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陳氏曰 [illegible]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 [illegible] 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

中庸之極功也 [illegible]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illegible]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

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illegible]

中庸章句

後學 [illegible] 校訂

論語

朱子集註序說

後學 胡炳文 通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 [illegible] 爲司職吏畜蕃息 [illegible] 適周問禮於老子 [illegible] 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illegible]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 [illegible]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illegible]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孔子如

蔡及葉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　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刪詩正樂　乃敘書傳禮記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孔子作春秋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illegible]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illegible]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 [illegible] 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 [illegible] 有讀了後知好之者 [illegible] 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illegible]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illegible]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illegible]

論語朱子序說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學而第一

[illegible]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 [illegible]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illegible]

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 [illegible]

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矣 [illegible]

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 [illegible]

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illegible]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illegible]

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

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然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之所不及也集註備述之有以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

[illegible]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illegible]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illegible]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 [illegible]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illegible] 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 [illegible]

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illegible]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 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illegible]

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illegible] 愚謂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illegible]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illegible]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illegible]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illegible]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illegible]

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illegible]

[illegible]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illegible]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 [illegible] 良易直也 [illegible] 恭莊敬也 [illegible] 儉節制也 [illegible] 讓謙遜也 [illegible] 五者

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illegible]他人也言夫子未[illegible]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illegible]○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illegible]張敬夫曰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illegible]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illegible]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illegible]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

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illegible]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illegible]○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illegible]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illegible]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illegible]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illegible]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illegible]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illegible]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illegible]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illegible]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illegible]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illegible]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illegible]○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illegible]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illegible]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步丹反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亦不自知其富矣[illegible]子貢[illegible]蓋先貧而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illegible]

[illegible]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illegible]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illegible]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此爲患也 [illegible]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illegible]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illegible]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 [illegible]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illegible] 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illegible] 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illegible]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 [illegible]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illegible] 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illegible]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illegible]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illegible]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 [illegible] 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illegible] 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illegible]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illegible]

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知飢渴之於飲食纔有些他便是也

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語錄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地去求討未得至此則得而守之無用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語錄立是[illegible]不動心與四十而不惑相似或問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之功知見明徹無所凝滯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有不明於中陳氏曰至此則豁然如大明中天觀萬象所知者益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語錄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illegible]物物上見知他本源處[illegible]如一水中知得源頭[illegible]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illegible]性性之所具爲理名殊而實一也[illegible]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物言性以人物言[illegible]命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illegible]天命[illegible]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illegible]不者大德之敦化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語錄耳順是[illegible]所不者[illegible]今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illegible]於所知至[illegible]而精熟[illegible]蘊裏故聲纔入心便道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從容中道而後得則是內外自相扞格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語錄聖人精粗無不盡[illegible]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在朱子未嘗有[illegible]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者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語錄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惑是用工處人或知天命日見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效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illegible]分許多段[illegible]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自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個路不是至七十歲便畫住了伊川說說聖人不到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恁地[illegible]一段大學聖人元是個聖人了他自恁地實做將去也欲上學者不可不勉乎聖人[illegible]

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語錄聖人于言語只是要人收拾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illegible]理身[illegible]他知他當然皆要此心爲之此心中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陳氏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謂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即中庸所謂不勉而中純[illegible]饒氏曰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則見得此矩十分透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 [illegible]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托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illegible]

[illegible]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夫子以懿子未達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 [illegible] 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illegible]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 [illegible] 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去聲別彼列反○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

○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又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對擧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illegible]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illegible]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 [illegible] 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illegible]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 陳人 干求也祿仕者之俸

也通曰本文無問字然實有問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干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去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

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

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illegible]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 [illegible] 諂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illegible]

論語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論語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illegible]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illegible]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illegible]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illegible]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illegible]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 [illegible] 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illegible]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illegible] 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illegible]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illegible]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

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

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illegible]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旣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敎誨之道也 [illegible]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飮其爭也君子 [illegible]

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illegible] 下而飮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飮也 [illegible]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illegible]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 [illegible] 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illegible]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illegible] 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

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
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
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
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
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
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
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
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
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
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
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
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
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
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
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
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
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
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
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〇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

說神來格不來格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〇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可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

亦非所以取禍[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illegible]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illegible]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illegible]

[illegible]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illegible]

[illegible]

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illegible]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illegible]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illegible]

[illegible]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illegible]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

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illegible]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弘此亦可見 [illegible]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illegible]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

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

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illegible]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胡氏曰封人[illegible]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illegible]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illegible]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胡氏曰明堂位[illegible]木鐸[illegible]

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illegible]

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illegible]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illegible]

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 [illegible]

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illegible]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illegible]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illegible]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智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謝氏曰仁者心無内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擧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

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illegible]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illegible]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惜之也 [illegible]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 [illegible] 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illegible]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illegible]

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論語集註卷二　八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　莫不肯也比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論語集註卷二　二十九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illegible]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illegible]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illegible]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illegible]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illegible]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 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illegible]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illegible]

[illegible]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

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illegible]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illegible]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 [illegible]

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illegible] 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 [illegible]

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 [illegible]

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 [illegible] 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illegible]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illegible]

又曰聖人敎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illegible]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illegible]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

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

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得而又者事親
謂也故孝子愛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三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

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illegible]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音鐸事理以適於義也 [illegible]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

悉索反敝賦是也 [illegible]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illegible]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illegible]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illegible] 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illegible]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旣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喩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晝寢謂當晝而寐 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 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 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 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敎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論而歎美之言也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旣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

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illegible]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illegible]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illegible]○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illegible]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illegible]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illegible]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矣[illegible]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illegible]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illegible]於菟[illegible]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

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

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 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 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孔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 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愚按季文

子處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illegible]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illegible]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illegible]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illegible]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illegible]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顔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

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户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illegible]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旨 [illegible]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詳見說苑 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illegible]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 [illegible]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illegible]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 [illegible]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illegible]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此可謂眞好學矣 [illegible]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 [illegible]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

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

學之道奈何

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
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
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
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

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
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
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
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
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
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
也 用用以
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
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
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
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
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 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
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
域而不能久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蓋言其
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
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

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illegible]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illegible]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illegible]

從政謂爲大夫 [illegible] 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illegible]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荅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illegible]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illegible]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illegible]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illegible]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illegible]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illegible]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illegible]

[illegible]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illegible]

武城魯下邑[illegible]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illegible]

[illegible]

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illegible]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illegible]

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邪媚之惑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苟賤之羞[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illegible]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illegible]伐誇功也[illegible]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illegible]

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

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
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
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
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
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
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
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 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
仁也 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
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樂音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
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動靜以體言
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
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
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
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
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言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

厭棄絶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

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

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

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論語卷第四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illegible]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 [illegible]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illegible]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illegible]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illegible]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 [illegible] 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illegible]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illegible]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 [illegible] 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illegible]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illegible]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

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
賢之域矣

論語通卷四　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
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
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
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啓謂開

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
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
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
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
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
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
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論語通卷四　六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
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
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顔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敎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閒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

是以惟顔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　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

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

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illegible]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illegible]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illegible]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illegible]

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illegible]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illegible]故可以無大過[illegible]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illegible]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illegible]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illegible]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illegible]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illegible]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

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
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
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
與猶示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
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
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
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
不敢躐易而進也 呂氏曰聖人體道
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名張子曰有常者不貳其
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
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
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
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　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
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
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
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
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
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
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
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
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
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
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
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
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
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
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
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
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
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
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
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

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illegible]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illegible]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illegible]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illegible] 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illegible]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illegible]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聲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illegible]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　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

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　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謹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識音志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籩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

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胡氏曰曾子足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猶律身度也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出其說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illegible]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 [illegible] 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illegible]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illegible]

其能而故問也 [illegible] 孟子 [illegible] 不校 [illegible]

[illegible] 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才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我相形 [illegible]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illegible]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歲知爲幼君也 [illegible] 與疑詞也決詞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illegible]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illegible] 弘寬廣也 [illegible] 毅強忍也 [illegible] 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illegible]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illegible]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 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illegible]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 [illegible] 其爲

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

又曰驕氣盈吝氣歉 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　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
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三十五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旣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三十六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
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論語卷第五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illegible]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

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illegible]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illegible]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illegible]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

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 意私意

也 必期必也 固執滯也 我私己也

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

我也

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

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程子曰

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

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

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

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

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

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太

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 將殆也謙

若不敢知之辭 聖無不通多能

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illegible]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illegible]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illegible]○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幷記之[illegible]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illegible]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illegible]

[illegible]○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illegible]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豈聖人之言哉[illegible]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illegible]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illegible]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illegible]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

亦服也 …… 者 …… 也 …… 行也 嘗少

當世 范氏曰聖人之心表裏如一不誣不成

人其 …… 益有不期然而然者 尹氏曰此聖人之

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

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

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

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

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程子曰此顏子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

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

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

者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

段著力不得

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

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

一間也 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

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

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

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

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

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

飭忘以從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以求售也

[illegible]其語異乎人之求之與蓋[illegible]
求字皆聞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illegible]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illegible]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illegible]

詩始非徒正詩之篇次而已也要之孔子去魯凡十四載而歸[illegible]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則亦非獨考訂其篇次而已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illegible]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illegible]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illegible]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illegible]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illegible]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illegible]

[illegible]

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illegible]

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illegible]

愚按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illegible]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illegible]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illegible]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illegible]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illegible]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

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進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 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云可也其或喩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 理足以勝私故不憂 氣足以配道義故不

懼[illegible]此學之序也[illegible]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illegible]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illegible]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

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illegible]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illegible]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illegible]偏晉書作翩[illegible]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

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illegible]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illegible]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illegible]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

[illegible]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illegible]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例之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說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illegible]

謝氏曰立中門則[illegible]

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illegible]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illegible]

[illegible]

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illegible]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illegible]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illegible]

[illegible]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illegible]

[illegible]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illegible]戰色戰而色懼也[illegible]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illegible]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illegible]

君子不以紺緅飾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illegible]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illegible]

[illegible]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illegible]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illegible]

[illegible]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illegible]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氏在魯致仕時如此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懽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無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飮食之人不忘本也齊

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illegible]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illegible]

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通曰集註於衣服曰制此於飲食曰節皆不敢過 [illegible]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illegible] 可知矣須看謝氏心安於正四字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阼才故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 去聲 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

誠敬也 [illegible]

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illegible]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illegible]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illegible]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illegible]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illegible]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illegible]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吳氏曰廄焚問傷人不問馬[illegible] 此專家語云國廄焚[illegible] 其實二字明人因[illegible] 天理也故朱子曰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音俊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饒氏曰君賜腥[illegible] [illegible]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 [illegible] 膳夫授祭品嘗食 [illegible] 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illegible]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輔氏曰[illegible] 有疾而君視之[illegible]朝服拖紳[illegible]之變也[illegible]之宜也然[illegible]不能[illegible]然後可以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饒氏曰禮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illegible]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既以義合[illegible] [illegible]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 [illegible] 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 [illegible]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illegible]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

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illegible]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illegible]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illegible]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illegible]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illegible]○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illegible]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illegible]○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illegible]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illegible]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illegible]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illegible]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

侯知者 邢氏名昺…人。饒氏曰山梁是[illegible]之[illegible]雉[illegible]山[illegible]
高位得行其志時[illegible]使之死[illegible]夫子[illegible]見而[illegible]此嘆[illegible]路不[illegible]
乃取而供之夫子以其非己意故不食而起[illegible]三嗅者聖人[illegible]不[illegible]
人也上言色斯舉矣[illegible]以喻君子之去就此語以喻小人之得時故門人以類記
云(通曰夫子嘗曰[illegible]又曰[illegible]之[illegible]文集[illegible]此必有闕文不可強
爲之說今學者往往強爲之說[illegible]求加於夫子[illegible]不[illegible]而謂
之通可乎按鄉黨一篇事節雖多然合而觀之見聖人而中而見中外者無一
非敬與一非誠而已[illegible]不[illegible]至善之[illegible]曰敬曰
誠[illegible]又一篇之[illegible]也故學聖人者宜[illegible]心也)

論語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論語卷第六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illegible]

[illegible] 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illegible]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illegible]

[illegible]從居初之文非從居末之文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去聲）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辭弟子師尚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也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目有小節目[illegible]如大學之教人人皆當從此入小節目[illegible]知長於政事者與之言政事[illegible]於文學者與之言文學[illegible]也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去聲）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illegible]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illegible]所疑問夫人之[illegible]助我以默識心[illegible]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illegible]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妻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 [illegible] 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illegible]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亡與無同）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

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也○王氏曰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則知此對字誤爲衍矣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顔路淵之父名無繇（音由）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顔淵然已與顔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顔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馮氏曰伯魚聞詩[illegible]

[illegible]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人謂顔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illegible]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顔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illegible]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illegible] 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illegible]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illegible]

行行剛強之貌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 [illegible]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 [illegible] 之難 [illegible]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illegible]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 [illegible] 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illegible]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illegible]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德者能之 [illegible]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illegible]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通曰正大高明之域[illegible]）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illegible]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illegible]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illegible]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illegible]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

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illegible]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 吳氏曰章首脫子曰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章首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
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
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
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
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illegible]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
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illegible]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
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
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
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
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
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
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
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 [illegible] 胡氏曰先王之制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illegible] 況
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
而已 [illegible] 即孔子不幸而遇難回
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
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illegible]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

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illegible]深惡之。○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illegible]

[illegible]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女音汝）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illegible]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illegible]

[illegible]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illegible]諸侯時見曰會衆覜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

[illegible]

辭。[illegible]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illegible]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illegible]

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illegible]

[illegible] 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illegible]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illegible]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

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illegible]

問何以知其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少長有序而和也[illegible]

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illegible]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illegible]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illegible]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illegible]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爾此所謂狂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爲矣 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便是這氣象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illegible] 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illegible]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 [illegible] 己謂身之私欲也 [illegible] 復反也 [illegible]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illegible] 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illegible]

欲去便得[illegible]一分天理來[illegible]那一分底己人使復得[illegible]一分[illegible]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故每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illegible]未能如尸即是有伴未盡即不是天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illegible]界限[illegible]未能復禮時底[illegible]人欲斷之 黃氏曰[illegible]之全德[illegible]天理[illegible]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illegible]

[illegible]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illegible] 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語錄爲仁由己[illegible]著力使他人不著[illegible] [illegible]是天地萬物之心[illegible]於我[illegible]我日日克之不足[illegible]日蓋惟其[illegible]日克之不以爲用功之難則一日能克自然見效之速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illegible]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

克將去 [illegible] 人之氣質有偏所見往往不同[illegible]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語錄[illegible]又謂勿字似旗脚[illegible] 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饒氏曰顏[illegible]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

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illegible]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illegible]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illegible]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illegible]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illegible] 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illegible]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illegible]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illegible] 矧是樞機 [illegible]

好 [illegible]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 [illegible] 己肆物忤出悖來違 [illegible]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illegible]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 [illegible]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illegible] 造次克念戰兢自持 [illegible]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illegible]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 [illegible] 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illegible]

以養其不可見不可倚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 [illegible]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illegible]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illegible]

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illegible]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

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
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
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
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
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
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
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
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illegible]
[illegible] 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illegible]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

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
未可遽以爲易易去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
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
排遣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
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illegible]
[illegible]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
而不間去聲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
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

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illegible]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聲明[illegible]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illegible]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illegible]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illegible]漬[illegible]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illegible]

[illegible]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illegible]以致丁寧之意云[illegible]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illegible]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illegible]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

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輔氏曰[illegible]
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illegible]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illegible]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輔氏曰[illegible]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illegible]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illegible]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illegible]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一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
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
念也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
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
百度舉矣上下寧有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
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
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
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
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
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
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
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
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
也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
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去聲)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 與平聲)

片言半言 [illegible] 折斷也 胡氏曰折者析而一之也 [illegible] 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illegible]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illegible]

○尹氏曰小邾射(音亦)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去聲)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事見左傳哀公十四年) 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通曰片言可折獄者明決也所以 [illegible]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illegible]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illegible]○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illegible]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illegible]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illegible]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illegible]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

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illegible]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illegible]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旣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illegible]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illegible]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illegible]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illegible]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illegible]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illegible]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illegible]

[illegible]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illegible]

善其切於爲己（爲去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illegible]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illegible]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illegible]

[illegible]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illegible]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省悉井反）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知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illegible]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去聲）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illegible]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illegible]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illegible]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智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旣問於師又辯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可止而遽止非忠愛之道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七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illegible]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illegible]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 [illegible]

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illegible]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illegible]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六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

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illegible]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illegible]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illegible]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illegible]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喻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illegible]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illegible]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illegible]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illegible]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illegible]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illegible]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

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illegible]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illegible]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敎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 [illegible]

通志堂

[illegible]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illegible]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illegible]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 [illegible] 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 [illegible] 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敎冉有之意深矣 吳氏

通志堂

[illegible]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 [illegible] 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胡氏曰 [illegible]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易去聲

[illegible]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illegible] 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微 [illegible] 氏曰聖人說話直是平帖坐了高低看 [illegible]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illegible]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

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

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

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

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

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

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

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

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

恭而天下平矣

胡

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

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

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知也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絹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道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巫反夫 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illegible]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illegible]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illegible]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illegible]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如字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去聲者惡如字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illegible]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illegible]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illegible]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illegible]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illegible]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illegible]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illegible]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illegible]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illegible]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illegible]

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illegible]

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illegible]漏矣[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illegible]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illegible]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illegible]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illegible]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illegible]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 相去聲 而篡其位其臣寒浞 [illegible] 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 [illegible] 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

忠也大矣[illegible]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 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上聲）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illegible]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illegible]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illegible]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illegible]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illegible]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illegible]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illegible]

仲尹之知道[illegible]孟子非管仲[illegible]夫子所以[illegible]天下之人皆知尊[illegible]孟子恐功利之說[illegible]故[illegible]切抑之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未有聞也 東陽許氏曰[illegible]

管仲 [illegible]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胡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 長上聲 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illegible]

[illegible]聖人用人因用其長而[illegible]其短以如公綽之才不如其優猶可[illegible]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illegible]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

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illegible]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去聲)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illegible]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

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

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管仲之功大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

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illegible]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illegible]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 [illegible]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illegible]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illegible]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illegible] 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illegible]

公曰告夫三子 [illegible]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illegible]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

得而討之孔子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illegible]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顔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illegible]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illegible] 通曰高明如在九天之上汙下如在九淵之底其相去遠矣何如是哉人心之[illegible]本自與天同一高明特不可一毫私欲累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illegible]

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illegible]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

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illegible] 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illegible]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唯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矣 [illegible]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illegible]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illegible]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illegible]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通曰 [illegible]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illegible]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

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illegible]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illegible]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illegible]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illegible]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illegible]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 道德經 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illegible]

之自然其言如造化之簡易易知理之費者也其中微妙無窮理之隱固寓於費之中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爾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illegible]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illegible]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illegible]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illegible]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賢者之[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illegible]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illegible]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illegible]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illegible]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illegible]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illegible]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illegible]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illegible]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illegible]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

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illegible]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

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上聲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illegible]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illegible]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上聲少去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illegible]

論語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論語卷第八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戶郎反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illegible]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illegible]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illegible]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illegible]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illegible] 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illegible]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illegible]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

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illegible]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illegible]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 [illegible]

蠻南蠻貊北狄 [illegible] 二千五百家爲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illegible]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illegible]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illegible]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illegible]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illegible]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 [illegible]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illegible]

○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illegible]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illegible] 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illegible]

乘殷之輅 輅音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illegible]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illegible] ……文之中者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illegible]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illegible]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 [illegible]

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illegible] ……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爲春此是夫子微意天時 [illegible] 取變改王制但如此書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illegible]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 [illegible]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illegible]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illegible]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illegible]

通志堂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 [illegible] 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illegible]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illegible]

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illegible]

通志堂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illegible]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illegible]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illegible]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illegible]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

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敎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

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illegible]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illegible]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illegible]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illegible]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illegible]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異

〇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〇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

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

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〇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

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

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

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

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

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

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己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 去聲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音丙也言不 馬氏曰蕭之言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敬故曰蕭牆 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王氏曰夫子知其時爲魯與季氏之患者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illegible]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音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馮氏曰 [illegible]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馮氏曰 [illegible]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illegible]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天下無私議非箝其廉反其口使不敢言也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illegible]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 呼肱反 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

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illegible]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illegible] 便習熟也 [illegible] 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illegible] ○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illegible]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illegible]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 [illegible] 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illegible]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illegible]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 [illegible] 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

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illegible]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illegible]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illegible]

○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illegible]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illegible]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 [illegible]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 [illegible] 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illegible]

用之曰蓋聖思亦五行主土屬物非土由不生萬事非思所不成五事先視而後視聽者用事之序也九思先視聽而後貌言者修德之序也○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乃有九思彼爲思而不學者言此爲不思者而言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 好惡並去聲 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言然 [illegible]皆古語

[illegible]兩句是大學誠意之事故以顏曾閔冉之徒當之下兩句是中庸成己成物之事故以伊呂之徒當之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子嘗以許顏子而集註於此乃以謂顏子亦庶乎[illegible]未見其人一句用之則行雖許顏子有此而顏子[illegible]天此所以[illegible]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illegible]以其事言[illegible]以其德[illegible]深言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 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 首陽山名 胡氏曰在河東蒲坂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illegible]曰夫人必有異於人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illegible]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illegible]伯夷[illegible]夫子論[illegible]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則事理通達[illegible]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敎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

其子[illegible]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illegible]

論語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九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illegible]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音機）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illegible]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荅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illegible]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

欲使助己爲亂耳[illegible]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去聲而亦無所詘[illegible]也

[illegible]

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與伸下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言之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illegible]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illegible]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

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illegible]

蓋衍文耳

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illegible]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illegible] 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耳 [illegible]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illegible]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illegible]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illegible]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illegible]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 [illegible]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 [illegible] 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爾 [illegible] 任倚仗也 [illegible] 又言其效如此 [illegible]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illegible]

[illegible] 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illegible]

佛肸召子欲往 [illegible]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孔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illegible]

磷薄也涅染皁物 [illegible] 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illegible]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illegible]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知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不知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 與平聲

爲猶學也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 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illegible]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illegible] 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illegible]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illegible]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illegible]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illegible]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illegible] 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illegible]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 [illegible] 忿戾則至於爭矣 [illegible] 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illegible]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illegible]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illegible]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illegible]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類相發學者

詳之 [illegible]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illegible]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illegible]

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illegible]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illegible]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illegible]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 音昨 楢 音由 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矣 [illegible]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illegible]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 [illegible] 衰 [illegible] 既葬疏食 [illegible] 水飲受以成布 [illegible] 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 [illegible] 緣 [illegible] 要 [illegible] 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illegible]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

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illegible]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耳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敎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

[illegible]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上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夫子時問答也

[illegible]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咈扶弗反]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illegible]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illegible]

所謂介者其介不在和之外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illegible]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illegible]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illegible]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避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illegible]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耰音憂輟陟劣反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以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謂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illegible]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弔反 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

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大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illegible]）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竊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illegible]）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illegible]）

論語通卷九 三十 通志堂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胡氏曰[illegible]）○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通曰[illegible]）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通卷九 三十一 通志堂

論語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論語卷第十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頴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 [illegible]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illegible]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道廢 [illegible] 焉能爲有無猶言不足爲輕重 [illegible]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illegible]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illegible]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illegible]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亡與無同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

失[illegible]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

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矣[illegible]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

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illegible]

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

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

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

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

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

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

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illegible]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

重其過[illegible]非惟不敢自欺也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抑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為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

然[illegible]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然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　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　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illegible]

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illegible]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illegible]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illegible]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illegible]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illegible]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胡氏曰上 [illegible]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illegible]

[illegible]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敎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illegible]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illegible]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illegible]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衞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illegible]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illegible]魯大夫名州仇[illegible]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illegible]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illegible]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絶謂以謗毀自絶於孔子[illegible]多與祇同適也[illegible]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illegible]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illegible]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illegible]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illegible]

[illegible]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音善)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illegible]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illegible]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illegible]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音[illegible])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illegible]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詞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illegible]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汎言帝王之道也 [illegible]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illegible]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費芳味反焉於虔反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五官反）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illegible]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illegible]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illegible]

[illegible]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illegible]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illegible]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illegible]

論語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孟子

朱子集註序說

後學 胡炳文 通

史記列傳曰孟軻 [illegible]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illegible]

道既通 [illegible]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 [illegible]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illegible]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illegible]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illegible]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

二

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illegible]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illegible]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illegible]

又曰孟子有些英

三

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

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朱子序說

後學 [illegible] 校訂

孟子卷第一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illegible]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illegible]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illegible]

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illegible]

弒下殺上

也饜食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illegible]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繆靡幼反）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 [illegible]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illegible]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illegible]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喩塡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

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

七

尺市不得粥(音育)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

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

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敎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敎以孝悌則

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臣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民父母之所以爲民父母者也爲其能使之有以遂其生今則使其飢而死父母之於子又何忍使之至於如是哉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illegible]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illegible]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

[illegible]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illegible]晉文公[illegible]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illegible]

[illegible]不足道是皆拔本塞源之論蓋其見二君之[illegible]心術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illegible]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illegible]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illegible]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illegible]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 [illegible]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illegible]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illegible]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illegible]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 [illegible] 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illegible]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illegible]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

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

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
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
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涖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
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
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
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
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
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
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
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
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

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
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爲也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
心民則不能然也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具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 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

之好樂問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〻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〇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〇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

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

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

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巳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巳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

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

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為篡弒之罪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illegible]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illegible]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illegible]

[illegible]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illegible]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
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illegible]不容髮
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爲獨夫
然命之絶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illegible]
[illegible]
相與衆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illegible]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
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
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illegible]里爲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illegible]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
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
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
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
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
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
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
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illegible]
拯救也係累執[illegible]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
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
則燕人悅之而齊可以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
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
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illegible]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

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illegible]

[illegible]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胡弄反 長上聲下同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 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 去 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 去 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illegible]

[illegible]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間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illegible]

[illegible]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 [illegible] 己而

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illegible]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下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illegible]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
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
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
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
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
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illegible]

[illegible]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
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illegible]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illegible]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
法[illegible]傳[illegible]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illegible]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
可也[illegible]○楊氏曰
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
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
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
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
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illegible]此則

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illegible]何又曰勉之爲善之辭[illegible]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說在齊楚之間[illegible]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昔者[illegible]空閒之地無人來覬他故曰漸盛大若滕則實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illegible]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illegible]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illegible]

孟子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胡　炳文　通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illegible]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然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illegible]

[illegible]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illegible]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illegible]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

[illegible]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illegible]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illegible]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illegible]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illegible]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於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於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

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則於己之言可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illegible]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illegible]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illegible]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illegible]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 [illegible]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却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illegible]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illegible]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 [illegible]

義者人心之
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
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
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
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
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
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
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
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
矣

然則
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
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
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
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
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
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
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

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

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illegible]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

是四者之病矣

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

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旣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十九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二十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

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 綢直留反 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處之反）鴞（于驕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七入反）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也[illegible]

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illegible]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illegible]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illegible]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illegible]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illegible]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illegible]

[illegible]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illegible]

二十七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illegible]

二十八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illegible]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能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

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絜也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第三

後學　戈德　校訂

孟子卷第四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値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illegible]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以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

三

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哉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四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尹氏

曰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尹氏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

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

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

子當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

以美大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

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

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近

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

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illegible]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〇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illegible]

[illegible]

〇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illegible]

[illegible]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illegible]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illegible]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

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事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徒玩反）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有此便說只及得泄柳申詳則又只得如此耳不是則苟容以病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孟子卷第五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 或問性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illegible] 先有理而後有氣也○通曰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 [illegible] 前賢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賢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

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旣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illegible]

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瞑眠見反眩音縣

絶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illegible]○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illegible]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

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illegible]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縫曰斬衰縫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旣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illegible]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上聲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illegible]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illegible]見前篇）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税其私田[illegible]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illegible]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

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饒氏曰[illegible]封植之界[illegible]者爲經横者爲緯只[illegible]

[illegible] 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去聲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鈞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illegible]

多者民食[illegible]以多取而天下多[illegible]所以深嘆夫[illegible]田之不修而[illegible]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illegible]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illegible]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平聲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出地來分則五十畝四分田一十五畝[illegible]大地[illegible]開只著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蕃[illegible]多使有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 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illegible]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illegible]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道去聲書曰天敘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

堯言勞(如字)者勞之來(如字)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illegible]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illegible]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illegible]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illegible]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敎化無窮矣此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illegible]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音洛)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敎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産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illegible]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

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
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
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illegible]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 鴃亦作鵙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
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 中耕反 鳥鳴嚶嚶 於耕反 出自
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
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
者也懲艾 音乂 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illegible]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
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 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
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illegible]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illegible]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
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
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illegible]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illegible]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

彌(?)疑亦託辭以覲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

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

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illegible]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illegible] 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螻音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illegible]

孟子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六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 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

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illegible]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illegible]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illegible]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illegible]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illegible]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illegible]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illegible]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

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去聲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illegible]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illegible]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illegible]

禮曰諸侯爲耤 [illegible] 百畝冕而青紘 [illegible] 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 [illegible] 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 [illegible] 黻 [illegible] 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 [illegible] 器者 [illegible]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illegible]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 [illegible] 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

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狗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毁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牆壁之飾也毁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食音嗣要平聲 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惟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捄與救通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illegible]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敎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illegible]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illegible]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體諂笑強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去聲之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輔氏曰此一治

[illegible]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汙音烏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illegible]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illegible]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illegible]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illegible]

十七

一八

[illegible]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illegible]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illegible]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幷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戎狄荊舒者以楊墨乃夷狄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害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illegible]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爾○饒氏曰闢邪說[illegible]）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音鐸）聖賢之心也（[illegible]）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音曹）蠐（音齊）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惡平聲[illegible]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illegible]

人之曰野子也其語意與子誠齊人而相似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 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音壁 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illegible]

鶃魚一反 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 [illegible]

[illegible]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步也不得了這箇不是孟子如此撥得分曉則後世將謂仲子[illegible]通曰必如蚓而後充其操人之所不可爲也人倫人之所固有而人之所當爲也不爲人之所當爲而欲爲人之所不可爲豈人理哉

孟子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七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筩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黄鍾太蔟千候反姑洗蕤音如賓夷則無射音亦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都玩反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illegible]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illegible]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illegible]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illegible]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

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或問此章之說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倫故亦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方員自為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illegible]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illegible]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illegible]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

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illegible]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illegible]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饒氏曰上面三句包裹盡了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求諸己 [illegible] 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求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 [illegible] 章補前章之所未說大綱此章說得密 [illegible] 饒氏發出一皆字即集註自云益詳也 [illegible]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饒氏曰國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 饒氏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官之家 [illegible]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illegible] 此則君得罪於臣也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 [illegible] 承宗斂手削地 [illegible] 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通曰三代以前上有 [illegible] 巨室此曰得罪於巨室者爲戰國之時而言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 語錄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 [illegible] 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語錄問天下無道 [illegible] 小役大弱役強 [illegible]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

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叉宜反）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音鐸）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

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illegible]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淸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illegible]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illegible]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 [illegible] 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音曠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illegible]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灼爲 [illegible] 去聲 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illegible] 可也是故爲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illegible]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禮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illegible]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已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 省悉井反 也 饒氏曰前面說 [illegible]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illegible] 易去聲 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illegible]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

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illegible] 之極功也○饒氏曰中庸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 [illegible] 只為學者說所以說居下位 [illegible] 如修身事親知人知天之說卻是孔子告哀公之言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illegible]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illegible]

十六

知行而言集註所謂思誠者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饒氏疑之過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太公之初來 [illegible] 故孟子將太公與伯夷並說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 [illegible]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illegible]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illegible]

十七

[illegible]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illegible]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illegible]

善戰如孫臏音牝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音恢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illegible]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illegible]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illegible]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彼列反）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illegible]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

[illegible]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illegible]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

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見荀子大略篇）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饒氏曰[illegible]義便是正也仁兼義用正包仁義言之○通曰[illegible]程子之於經筵朱子之於奏疏拳拳乎正心誠意之說[illegible]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去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illegible]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

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與平聲）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illegible]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驩音歡）

[illegible]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illegible]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

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illegible]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絶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illegible]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illegible]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illegible]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

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illegible]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illegible]

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厎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

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厎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illegible]

[illegible]

親者其必以舜爲法□通曰父母者子之所天也爲物無不仁之天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非舜孰深知之

孟子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八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illegible]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胡老反文王墓 饒氏曰兩箇夷字不同上箇是東方夷服之地下箇是近畎夷之地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illegible]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也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輔氏曰先後以世之相後言遠近以地之相去言[illegible]其不一也而最[illegible]可見其道之一）

〇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溱音臻洧于軌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僑音喬）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乘去聲）之車載而渡之（[illegible]）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見國語[illegible]）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沍音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文集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時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不備如此）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去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

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語錄辟除之辟乃[illegible]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illegible]）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illegible]）

〇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

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

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illegible]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禮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illegible]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

六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illegible]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illegible]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illegible]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七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illegible]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illegible]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上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上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illegible]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子夜反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音志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上聲下同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illegible]

何以至得自得田地、饒氏曰道字承予當知如何不解做道理都斷做方法[illegible]之字以字這兩字臨了所以解做道理不得[illegible]便是致知力行之方者[illegible]家未有人如此解集註方說得如此精[illegible]之以兩字不可作助語打過[illegible]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illegible]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illegible]自得之先下工夫[illegible]有所持循是切己以實[illegible]所[illegible]精處是切[illegible]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鬭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語錄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討箇約[illegible]程子[illegible]格物處不但積累多後自能貫通[illegible]饒氏曰集註所謂文即詩書六藝之文理[illegible]通貫便是約[illegible]多道理也常人之博學詳說者欲以誇多鬭靡耳若夫爲己之學則不然[illegible]

[illegible]以博學於文詳說其理者蓋欲其心理融會貫通[illegible]極其大然後中可求[illegible]其博以詳然後博可約[illegible]可說一以貫之也[illegible]又曰博學詳說[illegible]反說約則[illegible]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互相發也[illegible]所以博學者非徒務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鬭其靡[illegible]融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illegible]學非[illegible]自得必由於深造之以道則亦[illegible]約[illegible]博以知言[illegible]以行言此所謂博約皆以知言[illegible]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鄉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文集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聲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上聲放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

虛聲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illegible]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 [illegible]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illegible]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illegible]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饒氏曰[illegible]王者之[illegible]詩乃大雅小雅二雅則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illegible]之事亦得春秋作是孔子之春秋[illegible]春秋其義則[illegible]取[illegible]之門是孔子之春秋○此又承上章歷敍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饒氏曰[illegible]亦承上章[illegible]

[illegible]兼三王以施四事[illegible]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illegible]孔子出來作春秋 通曰[illegible]周公之事而因以孔子之事繼之孟子之意其亦思之意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輔氏曰流風以風聲[illegible]君子小人之[illegible]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敍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通曰孟子之辭雖謙而自任之重有不可得而辭者即末章與此章參看孟子之意尤可見矣

通志堂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 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何反 夫夫也 尹公之夫並音扶 去上聲 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 待洛反 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 作木反 也扣輪出鏃令 平聲 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通曰此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illegible]不當有此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 去聲 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 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

所矯揉(人久反)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illegible]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illegible]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illegible]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illegible]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
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
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
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
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饒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音教下同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待人者恕責己者嚴恕則不校彼之爲妄人嚴則惟恐己之爲常人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食音嗣樂音洛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顔子之地則亦能樂顔子之樂使顔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顔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上聲之各當去聲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illegible]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illegible]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

[illegible]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

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瞷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瞷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九

朱子集註

後學 胡 炳文 通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

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爲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illegible]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二女[illegible]

孟子 卷九 二

[illegible]百官只是百司今書司客將之類○輔氏曰如窮人無所歸[illegible]形容得舜不得以自遣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爲[illegible]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illegible]

孟子 卷九 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曰妻 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

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以君命治[illegible]之不容并吏之不聽也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秦制而不容恩者則官司以法治使之如此耳）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音汗）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女力反）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

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illegible]）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illegible]）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illegible]）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

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蒲交反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illegible]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 [illegible]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illegible]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荅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天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

非天與也〔朝去聲朝音潮 朝大夫日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趙氏曰冀州爲帝都在中都之北故謂之北 河在帝都之南者謂之南河 [illegible]〕其

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饒氏曰當時人知舜 以天下與舜 孟子 [illegible]〕

〔饒氏曰非以天下與舜是天 與之 [illegible] 仰是人歸之〕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陳氏曰天無形則無耳目安能有所視聽而 天人之理 [illegible] 民 [illegible]〕

〔此又以人兼天也○通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天與之是 堯與之天亦自不能與之以堯之天下人與之是天與之〕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

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

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

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朝音潮〕

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

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

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

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 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

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

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

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

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輔氏曰理則天理之本體命則 [illegible]〕

〔人理之命分人者○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却微有分別爲以人事言 故曰 [illegible] 天以 [illegible] 禍福 [illegible] 力非力所 [illegible] 命天以全體 [illegible] 中女用 [illegible] 以理 [illegible] 天之 [illegible] 命在其中 [illegible] 自人 [illegible] 之謂之命 [illegible] 大命 [illegible] 後見故 [illegible] 禍福自天來 [illegible] 人然後 [illegible] 天理中 [illegible] 而言 [illegible] 一個若只就天 [illegible] 吉凶禍福未有人受 [illegible] 如何見得是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

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

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

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顚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

十四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以證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十五

惕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語錄知知得君之仁臣之敬[illegible]蝕氏曰知是知[illegible]覺[illegible]有界限覺無偏全）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輔氏曰程子云譬如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以我先覺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亦無欠少了未嘗有增加適[illegible]全備[illegible]先覺[illegible]在新民到此地位則自外[illegible]着如孔孟[illegible]萬世[illegible]）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illegible]）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illegible]）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與閹同音奄又音掩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壽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illegible]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illegible]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朝音潮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illegible]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

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十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力反）

接猶承也淅漬（疾智反）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與脫同）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與燔同）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

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
意思在 [illegible]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
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鍾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
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
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
及聖者德之所就也 [illegible] 蓋樂有八音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
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
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
金始震而玉終詘 [illegible] 然也 [illegible] 故並
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 [illegible] 鍾以宣其聲俟
其既闋 [illegible] 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

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
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
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illegible]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illegible]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
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
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
子之行 [illegible] 各極於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
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
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
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illegible]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斬也嘗聞其略也
當時諸侯兼幷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
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
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
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
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三萬三千畝其入可食二千九百七十人卿田

三千三百畝可食二百九十七人大夫田八百畝可
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
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
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
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
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
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
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
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
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爲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禄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禄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禄曰天禄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

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曲勿反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通曰[illegible]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得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爲朋友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辭去而卻之直以心度音鐸其不義而托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徐刃反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譈書作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曰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明法[illegible]者又有若義何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illegible]

如此說[illegible]而可受其[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也[illegible]不以[illegible]爲可先也三代相[illegible]而先[illegible]至今[illegible]也是二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illegible]不爲之說乎曰熟讀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新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一說亦衍[illegible]不若從李氏闕之爲愈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毗志反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輔氏曰世俗之所尚猶未合禮聖人猶或從之以小同於俗況其以禮來賜何爲不可受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此可見孟子作人之恕大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大抵其充類至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爲哉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嘗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illegible]孔子仕於定公而言相子[illegible]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輔氏曰[illegible]字誤或是所傳之[illegible]當年人行也[illegible]孝公

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音烏)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聲)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 柝音託)

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許氣反)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去聲)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普約反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饋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之無復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

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

非止為一世之士矣[illegible]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踈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乃委任權力之

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illegible]

孟子卷第十

後學成德校訂

朱子集註

後學胡 炳文 通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熊氏曰首章至第六章言性[illegible]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杞音起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巵匜之屬 [illegible]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語錄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illegible]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波流瀠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illegible]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illegible]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眞氏曰告子[illegible]

[illegible]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illegible]

告子論性 [illegible]

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illegible]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illegible]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illegible]

三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 [illegible] 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illegible]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illegible] 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illegible] 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 [illegible]

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

四

知覺運動之蠢（尺允反）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illegible]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illegible]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 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 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 夫音扶 [illegible]）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illegible]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illegible]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荅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

范氏曰二章問荅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

此卽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消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

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

明如萬在兩水中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文集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不可改易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語錄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至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者為人○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通曰氣質之說雖起於張程而實肇於周子太極圖說太極是言本然之性陰陽五行是言氣質之性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程子論才不同孟子之才只一般自其出於性者言之則無不善論才兼氣稟言之則其才有善有不善孟子但見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則見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自大處說性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程子則兼說氣稟始可謂之備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而言之方備通乎程子說氣稟則才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為仁義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音謝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去聲種上聲○按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耰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夕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平聲之味則天下皆以

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聲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淸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

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上聲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音現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

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

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蘗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illegible]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 [illegible]

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illegible]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illegible]）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illegible]）

豆木器也嘑咄（[illegible]）啐（[illegible]）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

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illegible]）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illegible]）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illegible]）○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illegible]）

時異宴安之時
而人心之危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種上聲）仁則其生之性是也（[illegible]）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illegible]）義者行事之宜謂之

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

臾舍矣舍上聲 [illegible]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illegible]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 [illegible]

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

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

矣 [illegible]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illegible]

[illegible]

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

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

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

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

上達也 [illegible] 此乃孟子

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

膺而勿失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illegible]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 [illegible]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illegible]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illegible]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 [illegible]

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illegible]人於其閒眇然有身[illegible]是身之微太倉稊[illegible]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illegible]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illegible]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illegible]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illegible]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illegible]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illegible]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illegible]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幷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illegible]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

物輕 [illegible]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幷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之不已則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illegible]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illegible]

[illegible] 教弟子之學皆不可無法

孟子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十二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illegible]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通志堂[illegible]

通志堂[illegible]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 [illegible] 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illegible]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illegible]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 [illegible] 去聲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illegible]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麤倉胡反 [illegible]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illegible]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分去聲 見音現 [illegible]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襃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踈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illegible]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踈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踈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illegible]）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兗反）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踈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illegible]）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音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上聲）聒不舍（音捨）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趙氏曰此[illegible]人雖有善心而不知方）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 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爲其之爲去聲 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

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illegible]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illegible]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illegible]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illegible]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illegible]

[illegible]甚明惟伊尹有[illegible]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起音以爲肉爲 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
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
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
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
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
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

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
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
哉 [illegible] ○尹氏曰淳于髡未嘗
知仁而未嘗識賢者也宜乎其言若是 [illegible]
[illegible]
識賢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
晉文謂之五霸 [illegible]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
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
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
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 [illegible]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
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

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
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
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
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
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糴徒歷反 長上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

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道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餘）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繆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

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illegible]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illegible]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illegible]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illegible]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illegible]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之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余六反）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illegible]）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illegible]）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illegible]）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illegible]）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illegible]）○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illegible]）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illegible]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illegible]凡而曰之類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孟子卷第十三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illegible]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illegible]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illegible]

[illegible] 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 [illegible] 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illegible]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語錄 [illegible]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illegible]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illegible]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illegible]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分去聲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illegible]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illegible]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說音稅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illegible]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illegible]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illegible]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通曰內重是得己 外輕是囂囂 [illegible])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知(去聲)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材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illegible] 不失其性不教亦善被感發興而乎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通曰 [illegible] 則亦無過人之識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

怨其不然者反是(通曰 [illegible])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皥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通曰 [illegible])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下同)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illegible])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

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illegible]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illegible]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者也 [illegible]

通志堂

[illegible]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illegible]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illegible]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illegible]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 [illegible] 是達而無所不通

通志堂

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illegible]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illegible]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illegible]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illegible]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狥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illegible]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音現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illegible]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illegible]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

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此章言君子

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
也[illegible]
[illegible] 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〇此章言聖人之道
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進也[illegible]
[illegible]

〇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
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〇楊氏曰舜蹠之
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
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
者所當深察也[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illegible]主於
敬便是爲善

〇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illegible]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
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illegible]
利物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illegible]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illegible]
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音鐸於二者
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
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
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
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
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
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
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illegible]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illegible]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 [illegible]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illegible]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爲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illegible]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士雖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 訢與欣同 樂音洛）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illegible]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 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illegible]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歉口簟反）○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illegible]

[illegible]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

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強上聲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縓七絹反緣以絹反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亦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illegible]孔子告顏子以博文約禮告曾子以一貫此所謂時雨化之者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輔氏[illegible]樊遲之粗鄙萬章[illegible]

[illegible]問而後告[illegible]是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語錄艾音乂[illegible]也得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通[illegible]孔門四科顏閔冉閔皆以德行稱而子[illegible]成德而顏曾為時雨化之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孳音茲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illegible]良[illegible]教人者皆有不[illegible]

自貶以狥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illegible] 之道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illegible]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不誠者 [illegible]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illegible]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illegible]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illegible]

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illegible]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illegible]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illegible]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illegible]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

也[illegible]人之全體則其用有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爲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爲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徒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皆弊無以愛之雖廣而德澤不下流矣用其心者也饒氏以爲識其全體是智仁知所先後則爲智非集註意矣

孟子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之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言吾今然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四

[illegible]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囿圃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illegible]

通志堂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illegible]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illegible]

通志堂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illegible]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illegible]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illegible]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illegible]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 音里 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衞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 音暗 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illegible]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illegible]

豐氏曰追鍾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illegible] 蠡者齧 [illegible] 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欲絶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illegible]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絶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illegible]

[illegible]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上聲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illegible]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illegible]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illegible]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illegible]

[illegible]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illegible]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illegible]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illegible]

孟子曰[illegible]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

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illegible]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羇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illegible]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illegible]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

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illegible]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illegible]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

充滿也穿穴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illegible]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illegible]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輔氏曰言近而指遠則人之所[illegible]原窮之而[illegible]遠是君子教人之事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輔氏曰守約[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illegible]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illegible]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illegible]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illegible]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illegible]之

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

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

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illegible]

一般須行法以俟命也○通曰集註以性者為非有所為而為之何也善本自性有所為而為之[illegible]以矣如之何能反之哉惟行法以盡其在我者以俟命[illegible]計其在天者此其所行雖未至於自然而[illegible]其自成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illegible]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

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illegible]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illegible]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illegible]

貴富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通曰說焉而不藐之必不能舒我之情矣[illegible]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illegible]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士戀反食列於前者方一

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

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

象在孔子則無此矣[illegible]

[illegible]按其言如此孟子所以為浩然之氣則不徒在此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

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illegible]

[illegible]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

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

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涉反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illegible]

[illegible]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輔氏曰此語與論語異者以曾皙言志之事觀之則此語尤切異乎三子之撰則志大而略於事可知直欲瞻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然不肯俯而就下學工夫復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然論語狂簡一字又於論語得下兩句進取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略於事之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萬章問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大宗師篇 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 [illegible]反 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輔氏曰[illegible]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illegible]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

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絶之也萬章述孔子之言而問也 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爲善不惟無所資乎包慶源曰善人則不應遽以爲德之賊矣 荀子焉誰以原爲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原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人以爲愿則亦未爲真原者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而遽斥以爲德之賊惡而痛絶之是亦聖人性情之正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輔氏曰閹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惡志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頽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輔氏曰鄉原欲人以爲謹愿故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雖其如爲忠信廉潔而其心則實不然不過欲狥俗諧世而已惟其如是故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則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中至正真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辯給以爲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非義則有不然者故以爲言美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者故以爲多言而不實[illegible]既譏狂者又譏狷者不狂不狷皆悅之故人皆以爲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聖人所以惡其亂德而深惡之[illegible]亦與以才同歸有辭哉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

得爲其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旣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語類問反經之說曰經便是大綱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天下事本有出此五者又[illegible]只是[illegible]行不及政事曰道理不[illegible]分[illegible]而作[illegible]如[illegible]只[illegible]便[illegible]做出鄉曾[illegible]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illegible]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illegible]有不可勝詳者惟吾學旣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illegible]而不可以外求者也○[illegible]陳氏曰經是日用常行道理○饒氏曰此章人品有三中道上也狂狷次也鄉原斯爲下矣狂者只識高遠狷者操行介潔皆能不[illegible]流俗汙世之是非者鄉原則專陰[illegible]俗取容所謂[illegible][illegible]於世者君子不取也○通曰論語集註謂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旣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振拔而有爲也況此所謂鄉原者其鄉里以爲謹愿之人耳而又豈聖人所謂謹愿之人哉大經一正而異端邪說不得以伸其惑使知大明一出而魑魅魍魎不得以神其姦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列聖相傳之說繼之不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通曰此書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伯論語以行[illegible]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七篇言故歷敘其見聞之[illegible]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步出執中之道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illegible]見堯舜湯明道統至若見而知之言禹皐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禹皐[illegible]但其餘然皐[illegible]稷契不[illegible]或曰[illegible]皐獨[illegible]稷[illegible]可見也[illegible]洪範時尚[illegible]大[illegible]人[illegible]與[illegible]發[illegible]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虺音許偉反爲湯左相○通曰書言精一而後湯言[illegible]伊尹能發之以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以勇智仁[illegible]以[illegible]中庸三達德之[illegible]子四端已微見仲虺誥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無疑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孟子之謂以明道言也武王執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

自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於虔反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通曰書[illegible]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爲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敘亦宜生蓋有助焉○同時則君臣皆聖人也而臣當以君爲主故伊尹太公雖爲湯文之師亦曰見而知之異世則前後皆聖人也而後當以前爲師故文王孔子雖生知者亦曰聞而知之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爲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遠是則聞而知之者爲難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

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通曰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極有深意蓋爲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曰見曰聞時有先後之異見而知聞而知心固無先後之間也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道異而心之天理相爲無窮而成之不已信此其爲神會而心得之者與）○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字寬夫汾州進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通曰論語之末見而後解之以武王孟下之末解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是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又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通曰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聖之相傳者非徒爲其行道而言實爲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誌言學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殆與孟子之意暗合故集註述之）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通曰孟子六知字要看得重程叔子此四知字亦不可輕看了蓋所向者入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眞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爲明道矣眞知明道者眞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不得辭者矣）

孟子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